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桴與枹通 賈逵曰司馬相國語范鑫曰左提鼓右援枹 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客遊梁著子虛上林賦漢武帝讀而善之召見屢獻賦拜爲郎會唐蒙鑿擾巴蜀遣相如諭之還拜中郎將建節乘傳至蜀通邛莋還報帝大悅復奏大人賦帝稱飄飄有凌雲意後以病免居茂陵人莫得知有淩雲意後以病免居茂陵人莫得知 尋起爲孝文園令會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莫能與之 南宮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爲南省省門下省爲北省唐舊說禮部郎中等皆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富文忠公富弼河南人未仕宗時拜相

卒謚爲文忠

書法 丘濬曰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後世由題試王於殿廷始見於此遂因之以爲定制

三月蘇良嗣卒

書法 於是大臣不書卒六年矣多太后所殺也於是始書良嗣

○四月范履冰下獄死○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禮泉人疾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兎縣官捕人搜捕踐蹈甚衆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蓬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改雲騎尉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御史中丞李嗣眞上疏曰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斷事決不復聞奏尚有寃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覈操生之柄鞫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將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仕景儁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迫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

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

曰知曰、曰知不離刑曹。此因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曰知果直然後行刑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利器刻胸傳妄假利器注利器謂威權也

宜一統志云、禮泉縣名本漢左馮翊谷口縣地東漢及晉爲池陽縣後魏改寧newline[illegible]

攻禮泉縣因後周禮泉宮爲名唐初析置醴泉參縣後省入禮泉宋割屬涇州

州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恒州注見漢武建武九年常山行王元名舒州名注見漢

簡文帝大寶元年晉熙元名高祖子也和州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獬豸但能觸邪神羊經云獬豸神羊也性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裴駰曰今御史法冠曰獬豸後漢輿服志獬豸神羊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衡水縣名注見隋蔡帝皇泰二年勝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李嗣真邢州柏仁人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徐有功東海人杜景儉武邑人李日知榮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寺教兩京諸州建【集覽】閻浮提佛經云郁單越洲此洲名在贍部即此洲名在贍盧山南故稱南閻浮提

【書法】大雲經何偽書也胡氏惑志不書頒此其書頒何誤也自欺非欺人甚哉故大雲經書偽武后偽造佛書頒誤欺人也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武承嗣告上金素節祟厭行在素節在道聞遣使矯令自殺并殺其子及支黨【質實】澤王上金澤州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上金高宗子也許王素節許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素節高宗子也

太后殺南安王顯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質實】一統志云南安縣名本漢會稽郡侯官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郡梁為南安郡治隋廢郡改縣曰南安屬泉州唐初以縣置豐州後屬泉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泉州府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 考證 當去皇字○謹按唐武后廢黜中宗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凡例曰篡賊干統而不及傳世者唐武氏之類綱目名武氏爲篡賊得之凡例又曰凡非正統者去皇號固雖容改姓而爲篡賊之嗣皆得以皇號加之今當以豫王旦爲嗣

侍御史傳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伏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

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爲皇帝妣皆爲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皆襲爵

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以史務滋爲納言宗秦客撿校內史傳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也爲壽坐贓貶黜遊藝春年之中歷衣青綠者四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己常與密議天下事胡氏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昇非也猶可言也簒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唐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幾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

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集覽 檢按內檢按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出於特旨所置與正員資格同皆以待資淺之人君子有言下文皆伊川易傳文也 注見睿宗景雲二年以六居五 集覽 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梁州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帝太平公主太平縣名本漢之河東郡臨汾縣名後魏始置太平縣以在太平故關城因名屬平陽郡隋初屬晉州唐初屬晉州尋置蒲東北屬絳州唐復移原治又移故堡寨金仍舊元屬絳州 本朝改屬平陽府公主武后女也

書法 書稱皇帝廢某爲某公矣此其不書廢書以何不予旦之辭立也不予其立則廢之宜矣故不書廢武氏既改國號自是削其太后稱武氏焉所以絕之於正也綱目之筆削凜凜矣

發明 武氏之亂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綱目亦因其漸而書之以見不整絕之之意蓋自高宗時書初令皇后決事書而宗室四夷朝天后至廢立以後書大殺唐宗室書除唐宗室屬籍書殺濟王許王南安王等極矣然猶以太后書之未遽黜也至是改國號周自稱皇帝以豫王爲皇嗣改姓武氏於是始加斥絕不稱太后止書武氏所謂誅以王法廢之爲庶人者也夫天下唐之天下武氏爲唐妾婦遂乃革命

稱尊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卷絕之於唐明其不得爲李氏婦而中宗亦不得爲之子也嗚呼女禍之慘未有若是之甚者綱目書之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斥潘曰嗚呼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道象日后道象月此天地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焉武曌一旦以陰乘之資當陽剛之位則地升而爲天也月易而爲日也女變而爲男也反陰陽之常變則忝之質陽之外名位稱予所謂非[illegible]之變不可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況見之乎當是之時武曌以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羣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女、犹其峯養之恩畏其誅戮之慘忘其身之爲男子也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也前此呂雉益嘗爲之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惠帝之子以臨朝稱制漢之爲漢固自若也武曌則革唐之命滅夫之族被天子之袞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然行人君之事以受人君之朝以爲萬邦之主忘其身之爲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男焉嗚呼此豈但人世之理情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夫以睿宗爲皇嗣瑒姓爲武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尤爲悖逆、夫倡優之子、則從母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奔喪如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唐宗益亦不幸而生爲武曌之子也、歟然則舊書睿宗皆作孫王旦不子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爲唐帝旦者蓋以見孫王前此固爲唐之帝矣至是又爲曌之嗣焉可前也不父則姓父之姓以爲唐之君後也承母之姓以爲周之嗣鳴呼人之性也合父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嗣宗共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矛盾以紀世道之大變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纔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爲塞忠事主可汗

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考異 按名號例曰篡賊曰新綱目每事但冠以莽字未嘗冠以新字此書則當易以篡字庶合朱子立例之意且無唐經亂周紀之失也後書則處僞此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

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賈

一統志云道州本春秋戰國時楚之南境地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吳分爲桑陽郡梁改爲永陽郡隋廢郡併入永州唐初置南營州治營道縣貞觀間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爲道州元改爲道州路本朝初改爲府後改爲州屬永州府

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廟、改崇先廟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 八年 周 武氏天授二年

考異

武氏載初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考異

提要分注作周興作左丞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

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徙關內戶數十萬實洛陽（貫）（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勗（考異）按統系周曰見垂拱事有相因之連書之注云案與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一加其名據王恭歲首書事及間有異事一書其名無異事者不冠以名則此年流周與事在歲首當冠以墨字徙關內戶上有日食亦當冠以墨字疑自殺張虔勗以下事皆墨所為間無異事舊書皆周字皆當削後並倣此

來俊臣鞫虔勗、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又鞫岐州刺史雲弘嗣不問一款先（貫）（梟首）注見漢隋其首乃偽立案奏之（貫）（靈帝建寧元年）（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

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貫）（統一志云）（義豐）本漢中山國安國縣地名晉屬博陵郡北齊省隋置義豐縣屬博陵郡唐改為立節縣嗣聖初復曰義豐屬定州景福初於此置祁州宋改為蒲陰縣景德初以州為蒲陰金天會

中復爲祁州元以蒲陰縣爲附郭
本朝省蒲陰入州改屬保定府
光順太子賢之子也與弟守禮守義及睿
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九月周平章事傳遊藝自殺

遊藝登湛露殿所
親告之下獄自殺

青泛

武氏自嗣聖以來殺人多矣書太后
殺十王太子賢裴炎程務挺劉禕之
韓景琦汝南王煇郝processing公瑾張光輔現去
胡楚王瑽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南安王顒
書周殺八縣處務挺輔元名長倩歐陽通
李安靜裴匪舟劉思禮書周武氏
殺一隆王妃劉氏惟傳遊藝書自殺自殺
何自取殺也遊藝首倡改號爲周之議遂
取大位纔及暮年而以言夢下獄綱目不
書下獄書自殺若曰其所以死者自取之
云
耳

周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
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
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
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

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搭鋪充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許請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訟之不服詐爲敕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子不敵母古今誰有天下而以與人爲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退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而朝士已賀慶之曰皇嗣立武承嗣命拔之耳目皆血出然後以刀殺之其黨乃散昭德謂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豈有

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質實 李昭德長安人乾祐之子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頑殺卻殺若謂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質實 李安靜蔣州人

書法 綱目書周所殺必曰殺其某官某其者何外之也右將軍天授所命也則爲不書其爲安靜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及下制獄後臣詰之辭曰唐家老臣須殺即殺則安靜心乎喜者也綱目不書其所以殊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周遣使存撫諸道

壬辰 九年 周睿宗文明元年 唐中宗嗣聖九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撫巡察所舉人 考異 武氏二字當作璽字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次亦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惟侍御史益朘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績之曰翹心存撫使眸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拔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胡氏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謝詼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集覽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守風俛首也 集覽 閻舍人給事中通典注試者未爲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官卑者稱行階卑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

字次郎御史遷補校書郎其次等者試守諸
郎官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權權權俱
反權傳逆反薛登謂四鎮杷爲權新書云杷
權益脫之誤益脫益通作挩說文小孟也脫
者挩之形變脫日脉母禮反
物入日中也莊子駢拇脉日 正誤 權權侍御
書郎今按權當作權胡三省音吐雷反爲是
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權衆之多益脫言官不
得人如模脫益柘簡簡相似也蘇
軾詩益脫本無模對貴賤終自異

周築神都外城 築 神都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周以郭
霸爲監察御史

郭霸以詔詼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
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愛今苦無
傷也元忠
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
本司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
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俊臣請降勅一問
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
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
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
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
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

壽曙而謝之仁傑裂余帛書冤狀遣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于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後臣後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李昭德亦為後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後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後臣等所誤臣不信臣言乞探湖中之魚陛下素所憐者為反狀以侮後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由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洛陵流行本罪九重請誅之徐有功駁之曰明主有更生之恩後臣不能將順補損恩信毀申肯御史霍獻可宜禮之錫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順命於前以頭觸殿階流血染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萬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五聽之道今者三覆之奏比來推按反者今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棱杖若濫亦旅豈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

羅告羅縛下文七人之罪卿之子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淮觀

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瞳子視不直則眊然今著三覆之奏覆者反覆推訊如是者三然後奏裁此已著之爲令矣太宗貞觀五年既斬張蘊古悔之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又曰自今宜三日五覆奏諸州

【寶】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王熹尚農官名注

死罪三覆奏

【寶】三年王熹尚農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彭澤縣名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浩陵縣名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萬年縣名注見漢高帝十年徐堅未就

夏五月禁天下屠宰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牛會同徐剛村蕭懷一欵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志內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集覽】一欵欵壯覽反俗也麪裹肉爲之

【正誤】一欵一欵今按史記欵與款同猶言一款謂口之食也

【書法】自革命以來每事必書周公之也此則因爲不書周禁殺未失也書周是善之矣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太后愛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猶衆咻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遂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延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就政誌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擇之胡氏曰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家其位也前而觀諫去承嗣所以剪其黨也此誠處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矣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

集覽

質實

帝建安十二年

翼然翼風翔反

左右爲顧視

滑橋有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神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昔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入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生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

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幸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爲息慕故開告端以禁異謀然急趨無善迹促性少和辭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弊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寧親緩之源棄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體不異故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利貞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沈玄龍頭物例被捉搦衣爪懸髮重耳人非木石豈無感死但寫聽與議者牆大下太平向者須反密欲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而仁天下幸甚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胡氏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爲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忍辯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面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告密顏師古曰告密者以天下秘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訐之類文明草昧文明庶宗年號草昧注見太宗貞觀十二年天地屯蒙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解云屯乃物初

生之時也物生之初蒙昧而稚弱三叔流言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蔡氏傳曰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勃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皆舊說也蔡氏書傳曰共工官名驩兜臣名三苗國名鯀崇伯名左傳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未詳是否左傳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謂之饕餮堯流四凶族舜殛鯀羽山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宣帝本始三年匈奴少和薛延陀董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即投淫聲繁奏當今之匈奴豹言向時妙策今不可用也莊子天運篇師金曰夫子猶天也陳也盛以從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林希逸口義曰芻草也結草爲狗形以祈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泥耳以物蒙口耳龍頭作鐵籠以殺凶首狗研狗頭椎也研椎也椎殺先結反擊也於籠頭之上加以擊椎必至腦裂而死

鞅黑角反急速也㩻音尖楯鷹楯與拔通落合反摧也膺胷也唐書酷吏傳作拔脅公羊傳莊元年搏幹而殺之注脅與拔通幹肋也簸丕箑千廉反鏡也貫也瓜手足甲也薰耳耳字疑刓誤以上文有泥耳此必是薰曰尺僧唐書酷吏傳果作薰目然古有薰耳之說漢書呂后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顏師古注薰音云反又樂書其耳伶其辱也睒死人謂莊三叔流血謂竹簡等物緩為睒正誤

張兵臣復之欲因朝如明聖元年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之類寶臣羅織注見

景龍元年睒州刺史周憬等大業元年李斯楚人學於荀子為秦丞相始皇滅六國焚書坑儒天下然者乃西入秦秦王政善之拜客卿諫逐客為更極其苛刻相始皇滅六國焚書坑儒天下然之及帝崩與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後為高所譖腰斬咸陽陸賈楚人有口辯從漢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佗為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者書十二篇以好時地善因家焉叔孫通薛人仕秦為博士漢高祖時起朝儀承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長樂宮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讋帝曰吾今日乃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太常卿賜金五百斤徙太子傅刑名注見漢景帝元年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祉○冬十月周遣兵擊吐

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沒於吐蕃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 賈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於是遂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圍兒為太后所寵有娠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數知其處德妃父孝諶為洺州刺史有奴憑為武氏伺皇嗣

禍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誣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於免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意曲法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詰曰卿北拔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少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罷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集覽 厭呪厭上聲禳也又音益涉反鎮也呪詛也失出失於出人之罪

書法 豫王妃何武氏之婦也革命以來所殺恒書周殺殺婦耳斥武氏何武氏殺人多矣自張虔勗格輔元岑長倩歐陽通李安靜輩皆托罪而公殺之故書周妃

死宮中莫知所瘞獨斥武氏者
罪而繫於因來也其旨深矣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劉氏曰唐制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僞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況武后行事污穢所隱姚璹為之隱拂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發】記注兼書善惡之史職所當為故反踐也

【續】反踐姚璹京兆
【塗】染也【質】萬年人

【書法】特筆也書曰送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於宰相矣是得為信史乎書譏之也此書撰時政記憲書撰日曆同一轍矣

癸巳 十年【壽】【周武氏天】一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供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

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慙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違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張鷟朝野僉載曰婁師德弟爲代州刺史將之官師德謂曰吾荷國恩位過其才人多嫉吾今弟又分陝而往深爲吾懼弟曰兄之所憂弟能不犯人人雖唾弟面弟自乾之何敢違尊意以重兄憂師德曰人唾汝面是其人怒汝汝若不拭彼將自乾拭之是逆其意也弟曰當奉教師德喜

泰王政三年爲門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且太后命來俊臣劾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欲自誣太后知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沒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庶宗由是得免

三月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惡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周以萬國俊爲侍御史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國俊至廣州一朝殺三百餘人還

秦因言諸道流人、亦疑有如此者、太后喜、擢
國俊爲侍御史、更遣使詣諸道按殺數十人
既而頗知其濫、制未死者皆
釋之、國俊等亦相繼貶死 睿宗 廣州注見
十三年 泰始皇三
南海人

夏五月楪州河溢 睿宗 楪州注見宋明帝
泰始三年築隄

流二千
餘家

秋九月朔日食 睿宗 日食注見新
泰天厲元年○周武氏自

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
置之殿庭

發明 綱目褒貶、寧奪立法甚嚴、固非他史
之比、至於亂世之事、亦不盡書、如王
莽之紛紜制作、武氏之濫名越號、皆書于
冊一以見紀實之意、以著姦僞之迹也

突厥可汗骨篤祿死

子幼弟
默啜立

周武承嗣 十一年 睿宗 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
午

喪師德爲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三月周

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討默啜 考異 計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擊 質實 朔方道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懷義未行、虜退而止、長史李昭德常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

書法 書討何事融也於是命筮十八將軍以蘇味道二相爲之長史司馬事任重矣而以一僧總之羣其人乎

綱目重其辭所以病太后也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書法 凡加號不書所號恒也此其書何譏非名也前書金輪此書越古後書慈

氏書天册此書譏其非名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公等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朝廷百官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爲陰陽失時就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集覽 卉木卉訓草木之總名也許許貴反草木之總名也許出車篇卉木萋萋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爲天樞，刻太后功德，立於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天樞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徑十尺，每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

九月朔日食○周貶突厥俊臣爲同州參軍，流王弘義於瓊州

瓊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弘義詐稱追遡至漢北，俾往漢北濱史明元禮遇之，按驗殺之。集覽

之北注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爲南賓尉

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衆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悅上疏，文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權，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卽是惡之，貶爲南賓尉。質實

一統志云：南賓，隋之縣名，屬欽州本漢合浦郡地，唐初因之，後改爲靈山縣，宋初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入焉，後徙欽州治此，元徙州治安遠縣，以靈山屬焉

本朝因之改
屬廉州府

【青法】自書南昌尉梅福是後未有書者至是復見終綱目書尉十四多貶逐者也

陸佳嶺陸邑連山羊士諤皆惡吉賀之又南陽唯南昌尉梅福以上書言革

陽尉張士喬以諫死者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成為布政之所、夏官尚書劉人軌諫、不聽、

史周知疑有疏謬、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官、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丈、

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侍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忌、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卉所致、時方隆冬、拾遺劉承慶請輟朝修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毀撤、乃止、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欲殺之、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或一年再降

使撫頭不仁之輩、指期天澤、至罪將斷決、寫行貨賄求致稽延、咸冀釋免、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內具僚、奔蔵遂赦、賂賜階勳、至於緋服衆於青衣、緑袍多於未緑、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宰臣易得、而法網嚴疏、人競爲趨進、循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賦、以利時君志焉

瑣渠幽反 疲 集覽 瑣渠、珠上集覽 正誤 麻上集覽 正誤 無注

○今按太后作明堂、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藏大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胡三省謂其重呂反緑屬令人謂之紵像者、以時俗如此、遂爲大像、所言体主是也、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劉知幾彭城人藏器之子六合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乙未 十二年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周天樞成

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爲文太后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書法 書鑄書成勞民也於是賦銅鐵不足取農器足之凡書作書成久酵也

秋七月吐蕃寇臨洮周遣兵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考

證 計當作擊 資治 [隋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洮州

書法 吐蕃前再書擊兵端自我也於是入寇故以討書之

○九月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書法 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諸侯也

○十一月周武氏封嵩山禪少室 集覽 封嵩山中嶽嵩高山在潁川陽城縣西南為外方崇氏書傳曰地志潁川嵩高縣[illegible]

在今西京登封縣按地志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在陽城西北二十三里封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禪少室括地志云潁川陽城縣嵩高之東為太室山西為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為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資治 一統志云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五嶽之中嶽也其山三尖案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渭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山詩曰嵩高維嶽是也上有中嶽廟漢武帝至中嶽獲駿鹿夏后啟母石真日親登嵩高吏卒或聞呼萬歲者三乃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置奉邑名曰崇高唐武后改山為神嶽少室山名注同見上

書法 書識也封泰山井也高宗乾封元年封嵩山蓋非也是年其後又有請封西嶽者矣 宋大資九載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不有志行憑寵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難其許之以覘其所爲攸緒潛於懷州置私第於太后所賜服藥養疾冬居茅廬不畜僕妾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藥養疾冬居茅廬不畜僕妾妃耕種與民無異初武氏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攸宜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難非玄而識門達視其所爲無偽飾者遂以取信是舍之時余十矣不能知其而立于其朝者涼可惜矣天下惠有英才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而不至滿不少爲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爲邪但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其君乎 集覽 茅坤 柳下惠名展獲字禽山之北也廣韻注柳下山頂曰柳下惠又漢書釋奧馬於山柳並注山頂曰柳下惠又張自附於展禽附比附也展禽即柳下惠春秋魯公於展氏也名喜字禽柳下食邑謚曰惠仕僖公爲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此下文所謂將有偷合苟容之行也自附於伯夷伯夷殷末時孤竹君之長子父欲立幼子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於是夷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焉此下又新聞不失爲守道潔身之人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注)

正說 茅撝令按茅山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在江東句容縣界武攸緒隱于茅山胡三省通鑑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安平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二年

書法 書隱何美之也諸武方爲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澹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綱目書棄官二字攸緒劉總而書棄官隱者一而已

發明 東漢鄧后臨朝鄧康免官就國綱目猶書而予之況棄官歸隱者乎武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宜乎書法之深予也

丙申 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周遣夏官侍郎王孝傑等擊吐蕃大敗○周新明堂成

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規模率小於舊號曰通天宮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孫誠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侍郎趙文翽百官之地牢固大兵將至使守牢會給之曰吾帶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侯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孱弱以擒縛之曰吾叅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從汝去遂擒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麻仁節等率步卒將騎六千餘進契丹設伏橫擊之悉索以縛仁節仁節曰使守牢會之將卒死填山谷繼之皆息

入反即白雪營寄地牢之六也契丹使此以下文之語詰繫牢之因云飛索以縛酋注縛音韜以索習物也言為縣反縛也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縛索 管州 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一統志云誠州本秦之黔中那地漢初屬武陵郡武帝時屬辰州郡唐為溪峒誠州五代時湖南馬希範有其地後周時楊正巖以十洞稱徼誠二州宋太平興國中其酋長楊通禮內附熙寧中收復元豐中仍為誠州移治渠陽縣元祐初改渠陽軍尋廢為寨屬沅州後復置誠州崇寧初改為靖州隸荊湖北路元陞為靖州路後降為州屬辰州路 本朝初陞靖州刑尋復為州以附郡

永平縣省入直隸湖廣道
〔酉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秋九月周免囚奴遣武攸宜將之以伐奚丹

陳子昂爲總管武攸宜府參謀上疏曰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奚丹此乃徒忿之計非天子之兵應命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奚丹小孽假命待殊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邪

書法 武氏任兵有之矣未嘗有事奚丹也於是入冦營州再執唐帥則數不在我故以伐書而攸宜竟不敢進非奚暴矣故此能不復喜擊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時欽明兄欽寂爲討擊副使與奚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來下者欽寂紿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堅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無救冦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酒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集覽 〔靈州〕縣名漢惠帝四年置屬北地郡顏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縣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名靈州韻會注漢北地後魏武帝置靈州取靈武縣 質實 〔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名 〔安東〕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

【音注】欽明也扎祿善辭也力屈而被執耳欽明也

欽明周所命也何以不書周全欽明執至靈州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志帥之士也綱目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視天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兵決陵曰吐蕃貪

THE BRITISH LIBRARY PEKING ROC

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捐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川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蹇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

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集覽】【十姓突厥】初西突厥分其國爲十部，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謂之十姓，事在太宗貞觀十二年。【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依斤突厥部】【酋長之稱也】【俟斤之反】【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拔悉密】注見德宗貞元十年。【拔汗那】注見前。【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書法】不書周何不以周故書請也終綱目書請和四是年唐宗景雲二年代宗永泰元年德宗元和四年求和二中宗嗣聖十九年玄宗開元九年

冬十月突丹陷蕭州周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

突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陷蕭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突丹徙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百姓大悅。【集覽】【突丹】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進　姚元崇後名姚元之

周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寶）（姚元崇陝州陝石人謫之子）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崇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斷道依仁，因宇就簡，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優裕長者，因曰：徐公今之張釋之也。

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罔遵憲章，僥倖以逃刑網，偶逢恩赦，幸而獲免，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鴻惟新之運，人自有疑於止酌吏忿虐於下而徐公守寬道深相明白，幾陷囚數相繼，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視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焦竑）（宗城潘好禮）古洛州有宗城縣，據唐書，潘好禮貝州人，按古洛州即今廣平府貝州，即今恩州，亦隸廣平路，疑

宗城仰貝州更當考之竇宗城縣名注見或作鹿城主簿潘好禮竇宗獻帝與平元年廣宗張釋之南陽堵陽人以貲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後拜廷尉惟務持平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景帝時出爲淮南王相囚囚圄爾雅云囚圄禁也領錄囚徒禁禦也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鞫獄若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恭謀反誅之恭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剣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俊臣奏如璿黨惡逮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竇賢竇姓名樊恭姓名恭音渠記反竇賢吉頊洛州河南人箕州注見樂簡文帝大寶元年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絞刑事物紀原云絞縄也古者棄市周禮有磬于甸人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

年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蓋典於周代矣〔濮州〕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晉法〕書族誅多矣未有多於此者書三十六家甚武氏也

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衛尉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爲之天待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寵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弭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元六年〔賞賚〕注見宋孝武帝大元六年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凡十七年

丁酉　十四年　周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質實）（房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　○三月周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質實）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周立突厥默啜爲可汗

突厥默啜請爲其女求婚、太后遣闕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爲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稻、粳農器、鐵、婦、琦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琦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驕、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爲和親必久、賛賛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可保、賛賛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豐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勝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九年、靈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代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李嶠、賛皇人、楊再思、鄭州人、單于、夷狄君長號、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周鑄九鼎成

九鼎成、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令宰相諸王帥宿衛兵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

入【質實】九疆注見周愼靚王五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書法】三年書鑄大儀矣八年書鑄天樞矣於是復書鑄九鼎焉終綱目書鑄六

詳新莽天鳳四年而后居其三亦泰甚矣哉

周以王及善爲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爲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卿木事此爲根本卿不可出留爲內史【質實】王及善鄆人滑州注見隋恭帝

皇泰二年

周遣武懿宗屠師德擊契丹○丹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袖帶大怒諷酷吏【集覽】綠珠晉石崇有妓妾名羅告族誅之【集覽】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綠珠【羅告】注見遂自投于樓下死之【質實】嗣聖九年

【發明】喬知之滅僞周之罪蓋恕周所以惡喬也其肯徵矣

綱目末減僞周之族誅而綱目止以殺書者何哉知之溺一愛妾遂至淪陷其族故

此載萬紀事

周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不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使臣同奏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欲甘心，士民相賀，曰：今眠者皆始得安寢，後語方用事，遂可受其詞，不次除官者每留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使臣語，立見滅族，集覽南北牙唐分宰相爲南太后乃赦之，集覽石勒武鄉人有豪志，因晉亂起北牙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牙，集覽兵割據都襄國，自稱趙王，不遜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　武氏殺人多矣，自永徽書房遺愛以後四十四年無書伏誅者，武氏所殺多非罪也，於是始書，來俊臣後書闇知微，俊臣誣陷善人，知微受虜僞號，皆大罪人也，故特書誅

發明 武氏殺人多矣獨俊臣死得其罪故以伏誅書之雖然是時監察御史李昭德與俊臣同死綱目何以異而不書曰武氏亂唐大夫士稍知愛重者必有以自處其身矣至駢首受戮故綱目於武氏殺戮之事或書或不書其書之者所以著武氏之惡其不書者所以示不滿時人之意此固書法之深旨君子所當加察者也

契丹寇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攸宜等至趙州聞契丹將至冀州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背城三日克之盡俘其男女方(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與唐兵相拒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於突厥(冀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柳城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元年)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班師(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裴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

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脇從請悉原之

賈 王求禮 許州入 注誤注

太后從之 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鸞政中丞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公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冤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頃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

賈 羅織 注見景龍元年 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爲鸞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爾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遵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

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亡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子深、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存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況目之今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解琵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靳其窗穴、與蠻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不倍、以主禦客、則我常有餘、其便堅壁清野、則虜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坐制狄遠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刺史張恢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太宗使其酋自治之、竟

兵之用而空竭府庫、卒平人愛役、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那氏嗣聖三年太后以爲繼往絕可汗

賀魯

傳麻姑爲王方平言自接待以來見滄海三爲桑田又注見漢光武建武七年流沙河名注見漢元帝初元三年五嶺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四鎮注見德宗建中二年安東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推亡固存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高氏絕國高氏謂高璉之後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張東之襄陽人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集覽 解琵羅名也姓阿史那氏 滄海即東海神僊傳麻姑爲王方平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一統志
姚州本滇國地漢初爲弄棟縣屬益州郡東
漢改爲楪棟縣蜀漢屬雲南郡唐麟德初置
姚州都督府以其民多姓姚故名天寶中南
詔蒙氏改爲弄棟府宋時段氏改爲姚州元
立統矢千戶所至元中復改置姚州屬大理
路天曆間陞爲姚安路 本朝初改路爲府
後又改姚安軍民府隸雲南道〔滇北〕滇水之
北注見漢後主建興
五年〔滇南〕注亦同上

書法 仁傑進用則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
書周何仁傑心乎唐者也自仁傑相
而中宗始有請行官之名綱目於其始且
特不書周所以表其爲唐也故終太宗

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尚惟張柬
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乎唐者也他日帝
既在東都周之復爲唐已決則
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
官數千人、

戊戌 十五年 周武氏聖 春三月帝。。。還東都。。。

戊戌 元年

武承嗣三思、嘗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
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
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
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

嗚呼詐不能如綏徵狄梁公功之爲不逆矣

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皆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挌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深以爲然、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

與二張謀此亦挽回穢德之一端後日當分之言頊之心亦不可盡沒

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命召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朝氏曰、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所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爲國家、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集覽 〔挌鶴監供奉〕官名也、唐百官志、挌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

十七年改爲奉宸府〔賈〕〔櫛風沐雨〕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鸚鵡〕鳥名注見太宗貞觀五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前書築神都外城矣此其復解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改既書周則雖書神都可也今帝既還反正有曰興爲流而復舊名所以正始也一字之謹嚴如此

〔發明〕綱目之於褒貶若坦然明白者有微詞奥義寓於其中者武氏未改以前凡用人皆書太后自改號後皆書周然去年狄仁傑同平章事獨不書周何也蓋盧陵之歸自仁傑爲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迫幸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祚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繫之周則明其本志爲唐非武氏得而臣之繼書帝還東都守於其下則見宴唐之績原於仁傑爲相之後此其微詞奥義寓於其中要在後人深求而得之者也不然仁傑他時進用皆書曰周何獨於此而不書

周哉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

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妻、復遣閤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默啜悉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判合州、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器行濫惡、阻我可汗女、當爲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固宜爲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河北諸州聞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乃使諸田各往大梁、雇(賢遇)器(行)

濫(泰物)不牢爲濫惡也。先曾祖與農器三十事、今故云。唐韓琬傳器不行、窳音羊主曰不牢曰行苦惡曰窳(貫)淮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貫(貫)淮陽(今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埧(媧檀等州)媧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寧檀本秦漢時漁陽郡地、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兼置安州、北齊廢郡以二縣併入密雲縣、後周改安州曰玄州、隋初置檀州、後改爲安樂郡、唐初復置檀州、遂爲武威軍、宋號橫山郡、金復改檀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爲密雲縣、屬順天府(衛州)注見秦莊襄王三年汲(蔽暉)蔽暉、終州平陽人(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金湯非粟不守(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大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术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集覽

足繼祁奚左傳襄三年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舉其子祁午以自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立其子不爲比也今狄仁傑舉其子光嗣而稱職足可繼祁奚不比之美矣參朮甘微寒微温月參沙參皆味苦微寒苦參味苦寒玄參味苦微寒爾雅朮山薊注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白朮味

實

一統志云祁奚晉人悼公時爲中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職死公問就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羊公立趙奚爲公族大夫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周以武攸寧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死之

黜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許死、虜輿詣黜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頓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

集覽 唐般若唐姓也名般若般

若音撥喏

質實 翻城猶言踰城也

高叡京兆萬年人

青法 許欽明不書周不以周之臣累之也高叡以死節書其過欽明多矣書曰周刺史何帝在東都則周之為唐決矣難書周無嫌也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黜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問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諸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黜啜還漢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

質實 趙定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中山

之心、

質實 趙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書法 皇太子書立恒也未有書以者書以爲皇太子何帝矣而爲太子非所以也故不從恒辭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棱

集覽 摸棱摸捵摸也棱盧登反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僉載曰味道爲相或問其變和之道無終但以手摸牀棱

冬十月周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〇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徙走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諸爲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遣還本貫放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稿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議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

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爲懇懇恐百姓虛獎恨本動搖爲唐計耳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聞知徵伏誅以田歸道爲夏官侍郎

默察納知徵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集覽 磔陵遲也裂其支體而殺之史記作礼正義音貯格反索隱曰礼與磔同 質實 天津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古今字異耳

千一月周以豫王旦爲相王

質實 相王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魏郡

書法 旦嘗爲皇嗣矣於是廢之則不書廢何不予武氏之立之也故旦終始書豫王自皇帝廢爲皇嗣書以自皇嗣廢爲相王亦書以

○周置控鶴監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薛稷員半千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 集覽 員半千員王問之之遂忤吉、左遷 集覽 反姓也名半千 質實 李迥

秀〕涇陽人大亮族孫〔薛稷〕汾陰人道〔衡〕貝半千〔齊州全郎人〔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周貶宗楚客爲播州司馬〔質〕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滇恂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

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猴性沐浴仗組〔代太〕

賞〔集覽〕猴性祭天地宗廟之牲曰猴卜得吉之〔集覽〕曰牲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左傳僖三十一年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質〕不豫猶言不安也〔少室山〕注見嗣聖十二年崇山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畧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率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

以所統七千帳來降【集覽】贊婆欽陵長弟名【論嚴】嚴名也論注見嗣聖十七年【質】【實】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不書則不爲周降也此其書降周何帝在東宮則周之爲唐也決矣雖書降周無嫌也

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太后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於明堂銘【集覽】太子相王太子謂中宗也相王之鐵券【集覽】即睿王旦鐵券漢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注謝以鐵鎖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質實】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爲文昌左相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離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爲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后不許以爲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考證）當分註謚曰貞○謹按武氏之亂仕于其朝皆僞官也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婁師德也況師德寬厚清慎盛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之稱故當註其謚云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師德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

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考實）河隴謂河西隴右注見漢

周以武三思爲內史○河溢

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爲鳳閣舍人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故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

進至如仁傑元忠、柱遊按鞫亦皆自誣、非下明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鼎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柱濫、非陛下之意、而冥欣歡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永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永慶甚酷、每杖永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爲捐寬、永慶爲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集覽（俎醢葅葅魚反字本作菹酢菜也醢肉醬也前漢刑法志菹其骨肉於市注謂醢也醢醢之詠注高誘曰言剉斬之如此耳萊蕪縣名屬泰山寶寶）韋嗣立陽武人思謙之子統志云萊蕪漢之縣名屬泰山郡本春秋時人谷地魏孝治嬴縣隋屬魯郡唐屬淄州尋省入博城縣後復置屬兗州宋初因之後又置萊蕪監金廢監以縣屬泰安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

突厥默啜以其子闕俱爲小可汗

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冬十一月周賜吉項爲安固尉

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爲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鬼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侍、耶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倶闇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乎、邪頊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罪、貶官事、由是坐貶、薛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承酖闇庶、庸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今朱虺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張鷟】魁岸雄傑貌前漢江充爲人魁岸注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偃僂偃於武反背曲也僂力矩反疋也廣韻注偃僂不伸也莊子一命而偃再命而僂林希逸口義云偃背曲也僂腰曲也

【質】一統志云安固晉之縣名屬臨海郡太康初析置始陽縣尋改曰橫陽隋省之唐復置安固縣乾元中改爲平陽縣宋因之元陞爲州本朝初復改爲縣屬溫州府爭趙州之功事在嗣聖十四年然業已如是業已注見漢王邦元年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

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慮、忤旨遂罷、元方爲人清謹、再爲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質實）陸元方蘇州吳縣人餘慶從子孫其未衰乎（質實）

周以狄仁傑爲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謎車駕覲塋舍利、太后奇之、仁傑晚於馬前以偈荅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士、彼朝僧說謊直欲招致爲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

吾直臣之氣（質實）一統志云三陽宮在河南府登封縣唐聖曆中所建舍利釋氏要錄阿育王造釋迦真身舍利塔注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阿育王造塔以藏之萬乘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庚子 周武氏久視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爲奉宸府、以易之爲令、舞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命易之昌宗與李嶠等脩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捴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

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族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耻臣職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大其狀、以問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集覽 臣按舊唐書、則天紀、天授二年秋七月、文昌右丞周允元、左補闕朱敬則、各上封事、極言張易之兄弟、恃寵驕橫、請加裁抑、則天雖不能用、然亦不罪也、又按、新唐書、朱敬則傳、敬則、亦作敬則、蓋二字通用、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槊、及騎射、舞槊、舞陣如鶻入烏合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枙殿、太后召公卿合宴擊鞠、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集覽 綱索注見嗣聖十八年飛索以綱三年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

質實（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獻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事，請爲諸君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集覽（諸論）王崇曰：吐蕃之俗，不言姓，其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質實（隴右）注見秦王政三年（涼州）注見景龍二年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更鑄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儞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烽，刓剔銷鑠，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造。集覽（伽藍）伽求迦反，梵語僧伽藍摩或其役曰僧伽羅摩，猶中華言衆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或云毘阿羅此云遊止處也，釋氏要覽：利音與察同，梵語利中華言竿，即幡柱也，增韻注：僧寺也，緇衣緇帛黑也，浮屠所服，袈裟壞

色衣也 貴 勤王 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青法 先是嘗作大像貯天堂矣天堂既火於是復造前作大像不書此其書何為仁傑之諫書也後書復作為李嶠之冰書也綱目嘉二子故書罷役亦書之終綱目書作大像三丁未年號主宏是年周武氏二十七年事書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考異 此據考證當去二字分註諡文惠○謹按狄仁傑仕僞周為內史曲盡忠誠迎中宗還宮授計五王反正唐室卒于周贈文昌右相冰宗朝司空玄宗追封梁公綱目書曰司空梁公狄仁傑卒凡綱目書大

書諡考證文惠

后時事事各冠以周號雖如婁師德不免也獨仁傑不加周號者明其心在唐室不曰文昌右相而曰司空梁公明其忠於唐室褒之也褒之所以示勸也綱目平易中有精深處故曰非朱子其誰能修之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朕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

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贈司空

貞觀

追封梁國公

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州桓彥範丹陽人大州莫詳沿革或謂敬暉前爲衛州刺史疑大當作衛未知是否明者察之梁郡名注見宋順帝昇

書法　仁傑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遷職皆稱其本官而不書同平章事者蓋以其時宰相已多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同何也仁傑之始終爲唐也是故大臣卒不書論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廢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唐臣卒具官爵姓謚者五人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具號官爵謚者一人

郭子儀

發明　婁師德之卒綱目以同紳言書之雖具其官然固不就爲同之臣也狄仁傑之卒書爵書謚而不繫之同則仁傑雖事武氏固唐之臣爾夫武氏廢唐人神共

憤仁傑蒙恥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終徐不迫令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以著仁傑始終爲唐之意爲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雖然仁傑不繫之周是矣胡爲亦不繫之唐哉曰是時武氏雖僭位號然天下實唐之天下故不必繫之唐而已知其爲唐此又綱目書法之意也或曰武氏殺賢士大夫多矣奚獨於仁傑信重若此曰狄公一念在唐發於精誠惓惓懇懇其所以爲武氏言者不由諸此故武氏亦以誠相感初非有奇謀異說行乎其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至誠未有不動若不誠未有能動者其狄公之謂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爲歲首

發明 武氏自六年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正月爲一月至是凡十二年間前史皆從其說每歲十一月書於歲首以爲正月繼書臘月一月然綱目止用夏正紀月初未嘗爲之改易今此雖書周復以正月爲歲首其實歲首固已自用正月不待是年而後復凡此皆所絕武氏不予其改唐家之正溯也然則易爲書周曰書周所以著其廢唐之罪明其自絕於唐爾若紀年則用嗣聖而正朔止用唐舊此則綱目自立義例取法春秋之義不以其私自改作而遂從之

者也故曰綱目之爲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周以葛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慢安石晚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願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賀賀韋安石杜陵人孝寬曾孫禁欵服賀賀申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十二月周開屠禁

鳳閣舍人崔融言劉熹七獵著之典禮荀順月令谷禮禁白狐揚雄其生矣送開屠者案祠祭用牲齊州全節人月令禮記篇牢如故賀賀崔融齊州全節人月令禮記篇名乃呂不韋所著言十二月政令所行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也

辛丑　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德既衰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之上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爲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蕃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飲慰諭而

遣[賀]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之[賀]統志云武邑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置武邑郡於此北齊郡縣俱廢隋初復置縣以親津縣省入屬冀州唐宋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三月周流張錫於循州

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洩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稱之流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合三品院唯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縣廳地蔬食太后聞之赦味道而[賀]循州生見晉高復其位[賀]循州生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厲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慚然[集覽]厲言亟明其失也書益稷注大言而疾曰厲

[書法]記異也終綱目書冬雪一漢元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五年書一

月雪一丈子年新莽書三月雪四漢景帝
中六年武帝元朔二年元帝永光元年是
年書四月雪二漢成帝建始四
年陽朔四年自是無書雪者矣

夏六月周以李逈秀同平章事

逈秀母本微賤，妻叱隸婢，母聞之不悅，逈秀
即時出之，或問何速如是，逈秀曰：娶妻本以
養親，今乃違忤（違忤）隸婢，隸婢以證反送
顏色，安敢留也（仕宦）女從嫁為隸婢

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暐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

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
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質實）崔玄
暐博陵人（博陵）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
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破
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
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
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
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豬羅數十斛，
軍儲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吏
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質）

安恒再疏而武后不之罪豈淳風所謂年老心多之驗歟

壬寅 十九年 周武氏長安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一統志云和戎城在陝西行都司城東六百四十二里本漢武威郡地唐築和城宋因之元爲古浪城立巡簡司屬永昌路本朝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戶所仍屬焉

白亭軍白亭本海名在陝西涼州衛東北境唐郭元振置軍於此故名白亭軍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甘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

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富今太子追慝先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文武唐高祖神堯文武皇帝太宗諡爲文武皇帝

周設武舉○突厥寇鹽夏遂寇并州周遣薛季昶張仁愿禦之 質實 鹽夏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張仁愿下邽人

張昌宗爵鄴國公

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乃賜爵鄸國公

質實 鄸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 書譏私也漢世初賜爵止左庶長至宣帝以後賜爵皆疾矣入唐以來自贈武士彠外未嘗書賜爵唐書賜爵始此而得昌宗封爵之輕甚矣哉唐世書賜爵十五昌宗李多祚等敬暉等半仙客李林甫等安祿山李光弼等僕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等韋皇李懇裴度李德裕楊行密天寶以前自楊行密多祚敬暉外皆濫授也至德以後自楊行密外其庶幾乎

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書法 末文丁卯年梁武己巳年唐開元十七年日食亦皆不盡如鉤矣不書此何以書爲武氏書也武氏以陰伐陽且極矣故矣年而日食之既終網目書日食不盡如鉤二是年玄宗天寶十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吐蕃遣使求和

宴吐蕃使者論爾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爾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鷹無敵故欲試之休璟練習邊事自磧石以西論四鎮綏

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集覽】【碣石】此非北平郡驪成之南之碣石按戰國策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碣石】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書法】書求和始此終綱目書求和二見年憲宗開元九年睿宗景雲二年代宗永泰元年德宗貞元四年憲宗元和四年皆不與焉

冬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張公慈與戰敗之【質】

【茂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冉駹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後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後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集覽】【雪冤】雪除也洗雪而免罪【質】【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蘇頲】武功人璟之子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爲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

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謂之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妻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升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質實）

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張嘉貞薦薄州虞鄉人（平鄉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癸卯 二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以女妻太子（重之乃遣武延秀還，欲遣使來謝，寧太子頗焉，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人子所以佩韋者，爲別物，儆忘，恐有詐妄，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須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玉契，太后然之（質實）崔神慶東武城人，義玄次子

三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唐天鳳元年 ○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爲中臺 ○六月，寧州大水（質實）寧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

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朕用卿晚，時西突厥阿瑟羅用刑殘

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集覽 突騎施西夷種名本西突厥之別部元和姓纂云突騎施本號西陵突厥碎葉西域國名或曰突厥中有碎葉 賈實 城 豪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牙帳注見玄宗開元八年

九月朔日食既

朔其日君后永年曰食既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永徽而後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不

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爲女主之應乎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理固然也今武氏反陰爲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頗正朔於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 賈實 日食既注見漢武帝元光七年入荒謂入極之外荒昧之地也詳見淮南子 書法 食既大變也往年九月不盡如鉤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武氏之陰滲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卽世變不虛生信哉終綱目書食既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漢惠帝七年

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深切至此非真會重名義者不能

初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暴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妄證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說事有不測，璟當叩閤九重，與子同死。努力勿爲小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毅然曰：

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久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

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斂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衆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嘗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顧沛無根。璟歎曰。璟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坊之。許爲非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侍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樂布奏事。未越頭下。漢卒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行乎。太后意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璟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棄坐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朔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遂生。庶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爲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

益之（張說讀曰悅）（愜恢）字本作愜與匈反也（質實）（張說讀曰悅）兇通漢高本紀天下匈匈翟方進陳葦下兇兇孫奕示兒編曰按皆當作上聲讀說文擾恐貌（高要）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睚）祖峻反（中傷）中陟仲反陰中害之也（質實）（雍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武功（汪見周顯王八年（張說）洛陽人（宋璟）邢州南和人（張廷珪）河南人（刻如幾）彭城人藏器之子（晉史）夏暖曰史者紀事之籍謂之晉者蓋古人以火炙簡令汗出取青易書故其簡謂之青簡而史亦謂之青史（伊尹）伊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周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畯）涂州景城人（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顛沛）朱子曰顛覆流離之際馬奈素

丹徒人（蒙布）秦事彭越頭（下）事在漢高帝十一年

周以裴懷古爲桂州都督。

始安猺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宋敬則薦懷古有文武才以爲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猺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猺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伏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詰（質實）（始安）縣名注見晉成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帝咸和四年（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裴懷古）壽州壽春人

死（考異）提要死誤作卒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在位七年矣。

甲辰 二十一年（圓）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周作興泰宮

武三思建議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芻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咎己而愛人也，不從。（質實）三陽宮注見嗣聖十六年一統志云興泰宮在河南府宜陽縣西萬安山，唐長安四年所建，萬安山在河南府城東南四十一里，又名大石山北接登封縣（盧藏用）幽州范陽人

庚午 章事宋敬則致仕

敬則爲相，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爲諸州刺史

大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其後、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鍠而已

貶累力僞反 貶也 累倫追反

常州注見隋 楊帝大業十

二年 昆陵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彭城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左
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人典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
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
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
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
相崇無爲願察臣之愚行佛之
意太后爲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周以姚元
崇爲春官尚書。

中國國際圖書館
BS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4537 v.68

初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夏官尚書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乃改春官尚書同三品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集虛（叱列）虜寶（姚崇）陝州陝行複姓石人懿之子

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謝紙帖中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譏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高麗）

周貶武承嗣爲梁王

武三思爲魏王

武攸暨爲定王

武攸寧爲建昌王

武攸宜爲安平王

武攸止爲恒王

武攸望爲鄎王

武攸緒爲嗣虢王

武懿宗爲淮陽王

武嗣宗爲淮南王

武嗣業爲汝陰王

武嗣本爲高密王

武嗣先爲平原王

武嗣古爲東平王

武嗣玄爲濟陰王

武嗣明爲琅琊王

武嗣真爲臨淮王

武嗣興爲城陽王

武嗣立爲濟北王

武嗣宣爲廣平王

武嗣良爲高平王

武嗣忠爲新興王

武嗣慶爲定襄王

武嗣勗爲襄陽王

武嗣環爲永安王

武嗣琮爲咸寧王

武嗣珍爲咸陽王

武嗣貞爲臨汝王

武嗣元爲安定王

武嗣直爲河內王

武嗣謙爲河東王

武嗣文爲河間王

武嗣節爲隴西王

武嗣恭爲天水王

武嗣肅爲略陽王

武嗣虔爲武威王

武嗣義爲金城王

武嗣初爲酒泉王

武嗣昭爲張掖王

武嗣業爲敦煌王

武嗣基爲燉煌王

武嗣立爲安樂王

武嗣本爲高陽王

武嗣先爲平陽王

武嗣古爲東陽王

武嗣玄爲濟南

周以韋安石爲揚州長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狀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質實）（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幽營）二州名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營注見晉武帝泰康二年昌黎

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與外司推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質實）（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置州

（書法）自革命以來凡封拜皆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柬之心乎唐者也自柬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爲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周以岑義爲天官員外郎

太后命宰相選郎吏牽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

由是諸緣坐長倩爲累累力僞反事相者始得進用集覽緣及也長倩乃義之伯父先因諫立武承嗣爲太子被誅故云爲累質實岑羲鄧州棘陽人文本之孫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欺罔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黨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尋勑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重囚大事不當出使今離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

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胡氏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囚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畧、始與孝武等矣。集覽 飛書如語無姓名上書者 漢書注不知所從來也 皮變 許州注 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反 攽 李邕江夏人善之子韋承慶鄭州人思謙之子 龍蜀 謝龍西蜀郡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天雄刑名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大辟之計、漢文聽申屠嘉囚鄧通事在漢文帝後二年

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集覽 搏擊之任御史之職出計 袁恕己 汴州如鷹鸇之搏擊鳥者 質 滄州東

光 乙巳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人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暹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武后所篡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將相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爲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拔也柬之又用彥範暹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攸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寧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暹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

（然則之事張柬之相左右非數賢深心密計豈可僥倖成事然此時天忽人忽已極故有諜即就耳）

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哀怨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昌宗不原其爲周興等所在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

皆復屬籍敍官尊其爲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集覽北門卽唐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天津南天津在龍門山之西北天津南謂在天津橋南寶寶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楊元琰號州閿鄉人長生殿注見玄宗天寶六年華清宮天津橋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爲

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殘德彰聞八罪也濫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減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幽於唐東之等乃潛守常故不能討高使得從容傳位文瀕冊窮尊稱以是見爲大臣論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規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諫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弒武氏未嘗弒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況移兵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集覽

毒痛四海書泰誓文蔡氏傳曰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毒病四海之人言禍所及遠也文姜預弒魯桓文姜魯桓公夫人桓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殺之哀姜預弒二君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二十二年公疾問

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不死秦般後莊公薨子般即位慶父使人弒之魯人立閔公後年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弒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姜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何休曰爲淫二叔殺二嗣子聖人例以深書例謂春秋乃例也莊元年經曰夫人孫於齊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弃謂之孫猶孫讓而去孫亦作遜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遁也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弃也注孫猶孫遁也夫閔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於邾注孫猶奔也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之文姜哀姜與聞弒君之後史筆畧不及之見二人如徃而不歸者是所以深絶之也

正誤 文姜哀姜今按文姜孫齊之後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又享于祝丘又如齊師又會于防又會于穀又如齊又再如莒又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凡十見哀姜孫邾之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姜氏之喪至自齊書葬我小君哀姜凡三見集覽謂與弒之後史筆畧不及之非也然哀姜與弒二君去而不返春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亦也文姜與弒桓公之後即歸于魯亦書夫人孫于齊一例皆以孫書何也其罪已極雖即歸魯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之也

質實 王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書法　武氏自臨朝稱太后既革命則削稱武氏絕之於唐廟也上書討武氏之亂綱目固已正名其罪矣此其復書太后何罪唐朝之君臣也大后絕唐宗廟罪莫大焉中宗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大臣知守常而不知隨義從其恒稱所以深譏之也而復號曰皇帝焉又書突厥綱目雖書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而其崩其葬則從其恒稱然則書遷太后何太后得罪宗廟固不得以自遷爲文也綱目書遷太后六其辭有二秦太后漢竇太后魏郭太后秦宣太后皆逆辭也漢謂太后唐武太后皆順辭也

發明　綱目自七年改國號周之後不書太后止書武氏明其得罪於唐宗廟故黜而絕之廢爲庶人是以上書姓氏例今此上書張柬之等討武氏之亂而下書遷太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夫所謂太后者即武氏也既討其亂又尊其號可乎綱目於此深恨唐室諸臣不能舉正其罪而黜之故備載胡氏之言於下以明武氏當廢之罪爾況皇帝者有天下稱烏可加之於已廢之婦人乎直筆書之其義見矣可勝歎哉可勝惜哉○臣溥曰嗚呼皇帝者天子之嘉稱非婦人女子所得稱也彼其逆理亂常自爲稱謂勢必行而威可畏臣下懼死而不敢拒納之可也今既立皇帝矣

而遷於別宮顧循拿之以大聖皇帝何邪其罪不特在武氏矣先儒胡寅追咎當大臣不能數其九大罪而廢之以爲千古遺恨嗚呼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爲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

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納言官名注見漢

靈帝光和元年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

老君爲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

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曰以天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稱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褒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覽】禪位董賢漢哀帝置酒麒麟殿祝董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質】社稷

注見新莽

天鳳元年

【書法】此書復國號曰唐世史書韋去周號

何武氏所以篡竊位臨篤方以臣其

人民者豈盡出其智力哉因唐之舊耳於其韋去唐號不稱曰周特見於爾呼施之文移焉耳人心天意之在唐者固未嘗有渝也武氏一旦去位則唐之社稷固自如也又何俟於復哉韋去周號唐斯在矣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質】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嶺○以楊再思同三品○姚元之爲亳州刺史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恒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

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
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蒙罪實所甘心、
遂出爲亳(賀賀)州刺史、(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推卿所欲、不相禁制、至是、上將冊后、必遵(遵)

坐於戚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誅)之、上皆不聽、(殷鑒不遠詩蕩篇文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誅)左道以亂政記王制文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禁)(左道以亂政唐元帝太興元年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房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書法 前書立韋氏爲皇后矣中宗被廢則韋氏爲廬陵王妃可知也然中宗雖書廢而綱目每歲皆以帝書不予武氏之廢之云耳帝既復位則后正位中宮亦不言可知也其必以復立書何若唐再嗣之始也帝既復位唐不爲唐韋后復立唐必再嗣特書復立若曰唐室之嗣復自此始矣復之故重書之凡事有不必書復而書復者綱目皆有深意焉韋氏未嘗書廢而書復立爲皇后以爲不可立者也崔氏未嘗書遜而書復使遜鎖以爲不可使遜者也代宗大赦二年皆慎之之辭也然則武士彠再書卒不書后父玄貞則何以書書后父見中宗之沒及於韋氏猶前日也

武氏立爲后十七年而後追王其父士彠復立首贈后父以王綱目聯書之中宗反正以來之初政可知矣

發明 春秋襄十四年書衛侯由齊二十五年書衛侯入于夷儀當其失國之時皆書其爵至二十六年書衛侯衍復歸於衛迨其復國之後反書其名益衛侯在外十有二年而德弗加進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是以春秋深貶而名之爾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疢今中宗橫罹廢酷二十餘年固心衡慮多於衛侯沧恤之日反位未幾放態復作果何爲哉況其嗣位之初正以韋玄貞之故貽禍擅

黜。今縱念不到此。亦獨不思母氏亂宗。過出於女禍。則夫慫劍前失。尤當長鑑。

寵於動心忍性之餘。胡可反聽牝雞之晨。復蹈亂亡之轍者哉。昔太甲顛覆厥度。伊尹放之於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卒能復辟。爲賢德之君。中宗幽廢不爲不久。而其狂愚之惡。曾未之改。故綱曰於韋氏之立。既書曰復而於上洛王之貶。則特揭后父書之。所以著其因而弗革。雖得復國。猶非其國也。陽城劉曰。所謂不思不務之性者。安廢於母。和於妻。又何咎哉。

以武三思爲司空

三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三凶雖除。產祿猶在。天下未服。

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市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盡。今陛

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接踵如故豈遠近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數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柳氏剛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如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爲司空同三品（集覽）庭祿猶在尉武三思尚未除去也漢高后時呂祿背以外戚居中用事後並伏誅○按脈無及左傳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齧腹（質實）朝邑縣名注見唐紀噬腹喻不可及也（質實）帝大業十三年劉幽求冀州武强人女婿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狄道猴庭獄名注見漢武帝後元元年婕妤婦官名注同上太始三年愛陸博具注見漢武帝太清三年安諸注見代宗永泰二年

（發明）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誠爲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如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故綱曰書以武三思爲司空專罪中宗而未暇責及五王者端本澄源之論首惡必有所歸也

貶譙王重福爲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同防守之（質實）均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

以武攸暨爲司徒祝欽明同三品（賓賓）祝欽明東兆人

○三月流酷吏於嶺南死者追毀之所破家皆復資蔭○以袁恕己爲中書令○徵武攸緒爲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詩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繫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華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本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賓賓）安車法見漢武大而已（賓賓）帝建元元年

夏四月以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寵物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恒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怒下制攻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親故爲秘書監孔頴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尚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蕭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書法 監學清流長官要職而以方士居之直書而貶義自見矣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暐並同三品張柬之爲中書令 實實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五月遷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

書法 仍者何不宜仍者也

發明 武氏廢唐宗廟中宗僅能復之今乃復崇武氏果何謂哉故綱目既書遷周廟主又書仍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率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返遷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敬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驕豎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

不其法武后誅滅中宗五王皆此為之者宜后為所誅矣

此悟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
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等云
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惰功
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
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
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
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
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
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夫權盡
歸三思矣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
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矣則不知
三思其爲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
在天下何用更舉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云扶陽
縣名隋初所置於扶水之北故名屬唐州唐
屬貴州宋廢之故址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
五里漢陽縣名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南陽縣
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縣博陵縣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山中

晉法 特筆也霍氏之將誅書罷其屯兵五
王之將禍書罷其政事皆特筆也綱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反悟 質實 崔湜定州人仁師之孫東都注
揖淫反 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平陽縣 集覽 承湜

目於此凜凜矣

以岑義爲秘書少監畢構爲潤州刺史

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義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考異）畢構僞飾人卓之三世孫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踐璟（考異）踐子明踐之子今次后既復子明踐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唐祿之事乎（質實）復子明踐見漢孺子嬰

初始

元年

以楊元琰爲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集覽）由衷之請言此請出於衷心之誠然也衷與中通左傳隱三年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卓武一本無此一節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
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
改易制度以收
時望詔皆從之 集覽 喪出母三年出母謂爲
父所出者禮爲出母期
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記檀弓曰子上之母
死而不喪又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注云記禮所缺非之又喪服小記曰爲
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己私廢父
所傳重之祭祀也高宗時武
后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
發明 晉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弗知戒如
中宗之寵韋妖人是已況望其遠鑒
前世乎書皇后表請改
易制度從之惡可知矣
書法 此天后未十二事之故步也而皆從
之父子一轍矣綱目前書行之高宗
上元元年此書從
之是年深譏之也

降河內王武懿宗爵爲公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仍同
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
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
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
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
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質實 豆盧欽望雍州

大水壞吉韋后復專政之徵也

人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洛水溢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以漢陽王張柬之爲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爲刺史、不知州事、

質實 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質實 宋務光西河人

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

其儀如太原王故事、

質實 太原王故事高宗贈武士彠爲太原王事

中宗一世皆藥物止鍾于章玄貞一人而已

在咸淳元年（酆）縣名注
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書法】楊震書改葬嘉禮賢也此其書何議
私也復位一月而追贈越八月而改
葬中宗於后父亦拳拳甚矣綱目臣書
改葬二詳漢安帝延光四年宋路太后唐
息隱王
不與焉

章臣源罷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
皇后、仁與后溺劉太后被天下、相王太平公
主加實封、
皆滿萬戶

【書法】帝后並書何議也失尊無二上之義
矣綱目以羣臣上冠之罪羣臣也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考異】上當作帝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
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集覽】潑寒胡戲即乞寒胡戲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一年

【賈實】清源縣名注見周郝王二十七年梗陽

【書法】凡書觀戲也觀戲甚矣終綱目書觀十詳漢後主建興十四年而中宗六

年三書焉是年景龍三
年四年帝亦早自縱矣

發明 中宗失德初無足道然亂亡之蹟不容盡泯此觀殺寒胡戲之類所以皆書于冊爲世鑒也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稱則天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拒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胡氏曰元忠攝冢論事屢流危死無所屈折是以利爲輕以義爲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是非喪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爲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皆雨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皆雨容容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祔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集覽 容容循默容容謂不擇善否皆雨容容之也循默謂因循守職靜默不語也

賀實 蒜注見漢昭帝又容容多福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各注見睿宣帝太建九年六卿韓瑗京兆三原人仲良之子上陽宮注見高宗乾封二年

乾陵注見
嗣聖元年

發明 丘濬曰武氏自稱皇帝中宗復位又尊之以爲則天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書之可也而綱目乃以皇太后武氏書之蓋不與其爲皇帝也是何也女不可以統男皇帝本非婦人女子之所行而稱者也書之曰太后武氏崩則凡其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非所宜也如是書之不啻足矣今史綱直斥其姓名而且以死書何嗚呼武氏起自閨閫使其不入宮闈一匹婦耳所以生得爲后死得書崩徒以其作配高宗以承唐家之宗祀爲母今武氏爲人之妻則靈爲人之母

害爲人母則殘虐爲人婦則廢人之宗祀滅人之國祚殺人之族屬凡其一生所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絕人之宗祀不知其凡幾百千萬矣其於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以祔李氏之園陵祭不可以人李氏之宗廟由是觀之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婦人耳死全首領固已爲幸而又稱之以爲后書之以爲崩何以誅絕其既往而示戒於將來哉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之爲愈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書法 書戶口之數始此終綱目書戶口數七是年玄宗開元十四年二十八年天寶十三年代宗廣德二年文宗開成四年武宗會昌五年兵民數一德宗建中九年皆唐也

丙午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竇官濳窺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拖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發明 安樂縣名注見漢書 書法 書開府置官屬多矣未有以公主書者公主而有此制中宗之溺也直書其事以譏之

發明 武氏雖曰亂唐然大權在己故能控制四海踰二十年今中宗一出于以陽德居拿胡爲反縱女謁甚至下令特令公主開府置官屬書之于冊不惟遠愧乃祖亦且近愧乃母矣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己爲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彥範洛州、恕巳豫州、尋復左遷遠郡（質）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滑州注見晉泰帝呈泰二年豫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二月以韋巨源同三品

部輿皇后
叙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考異）自武氏始書僧拜官於是再見僧道五品是謂武氏之跡也再亂宜矣終

通曰書僧有官三處義熙宋永初有官二崇恩謝玄新社北庭本教宮齋仁

與焉

（發明）夫所謂僧道士者果何物哉就其本法言之清虛寂滅者也而乃加以品秩不惟王法之所不容是亦彼法之所惡者書之于冊豈不深可爲笑而適足以爲戒哉

置十道巡察使（考異）提要置上當有闕子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考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魏原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質）姜師度魏州魏縣人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
滑州人（李傑）相州滎陽人

韋安石罷以蘇瓌爲侍中唐休璟致仕○三月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承嗣憾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憾士氣入北平廟、大言曰、北平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縊（宋之問）西河人（武當）縣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北平廟）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梟首）注見漢靈帝建寧元年

大置員外官

此事以私憾太多者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官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睿元忠自瀛州還爲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裴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繒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

爲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侵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戾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悖、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楚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御所以成則志常爲集覽周來之甚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皆酷吏之尤者

資治　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酸棗縣注見周愼靚王四年　左傳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

各注見道

晉法　嘗書置員外同正官矣未書大也於是始書大書大何譏濫也中外合三千餘人其濫莫甚於此矣

發明　前書公主置官屬此書大置員外官亂政若此不亡得乎

夏四月李懷遠致仕○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宋璟爲貝州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瑰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道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訴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國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揄按貝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蘇瑰曰已矣廣寶人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二年

書法 隱士書殺韋祖思見之矣晉恭帝元熙元年於是再見殺至處士而中宗之爲君可知矣月將以諫見殺曷爲不以諫者書是年若曰韋氏宮掖之憨德雖山林之人皆知之矣而帝不之悟書處士所以病中宗也然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亦出位甚矣書交病之

發明 廬陵不道無足論者然綱目上書殺處士韋月將下書以尹思貞宋璟爲

刺史又以著二人因諫見殺爾彼其淫刑濫殺既戮言者又逐諫臣未幾身弒絕絕其爲後主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賀賀）乾陵高宗之墓注見開耀元年

（書法）后葬不地合葬也於乾陵常矣其書何罪大臣也武氏得罪宗廟薄而絕之可矣乃合葬焉特書於乾陵所以識大臣之不能斷也是故唐后之葬惟則天書乾陵不宜合而合也惟與慶書景陵之側宜合而不合也宜宗大中三年綱目之意微矣綱目后葬書地

此件為國家圖書館藏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卷宣帝本紀三年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遠州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司馬員外（集覽）崖州在海外漢珠崖郡長任削其動封也唐改崖州今吉陽軍是瀧州瀧音雙今廣東德慶府瀧水縣是新州秦南海郡也梁武置新州屬廣東竇州漢合浦地唐置竇州尋改高州白（賀賀）崖州注州今鬱林州博白縣是在廣西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一統志云瀧州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置龍鄉縣尋改爲平原縣置平原

郡梁兼置瀧州隋初郡廢改平原曰瀧水縣大業初改州爲永熙郡唐初復置改爲瀧州天寶初改爲開陽郡乾元初復爲瀧州宋初州罷以瀧水縣屬康州元屬德慶路 本朝初改隸肇慶府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寶州本秦南海郡地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唐置信義縣爲南扶州治貞觀初州罷以縣隸瀧州尋於縣置寶州宋以特亮譚峩懷德三縣併入信義改爲信宜縣熙寧中寶州廢以縣屬高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高州府白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

加周仁軌鎮國大將軍

初章玄貞流欽州州宋蠻酋寃承基逼取其女玄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是廣州都督周仁軌誅承基斷之故有是命及章氏歿仁軌亦誅 賀賓 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宮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璹屢諫不聽 賀賓 姚璹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以李嶠爲中書令

初李崎爲吏部侍郎，數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臣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叙，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質當 銓衡注見晉穆帝興寧二年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流皇后梓行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殺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上可其奏，天肆遂李朝隱奏再暉等未盡誅，恐不足塞天下之口，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瀧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罵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搥地，爪甲殆盡，仍捽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

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集覽】〔瓊州〕在海外唐以崖州之瓊山置瓊州〔瀼州〕瀼音攘廣南化外唐置瀼州〔環州〕廣南化外唐開生獠置環州〔古州〕廣南溪洞有古州八萬洞屬思州〔猺地〕以手杷土也〔代間〕代猶言世。【質實】〔天津橋注〕元陽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朝隱三原人〔瓊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環州〕注見本年鳴沙及原會〔古州〕黃氏詳沿革唯黎牛府城西六十里有古州八萬洞軍民長官司乃元初所置　不知改爲古州蠻夷長官司仍屬焉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參考〔貴州〕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定州宗楚客蒲州人〔宋之遜西河人〕等也書曰不書三思殺書爲所殺例各惡本不除。昧於遠。引以自取。

【書法】不書三思殺書爲所殺例各書曰爲所殺咎在我也終綱目書爲所十詳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張飛五士皆不在人也

【發明】入綱曰以來淫刑濫殺例亦多矣未有書某人爲某人所殺若今三王之死所書乃爾何哉武氏亂唐人神共怒徵暉等并謀協智、不遺餘力、僅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大義數武氏滅唐社稷之罪、廢而絕之、然後取其黨與族類、必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大惡、布告中外、庶幾上答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海臣

民之實若弗暇也、夫何謀之不臧、偉後二張等革而禍本亂根、反置不問、遂使餘燼復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如机上肉、故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心殺敬暉等、而書暉等爲三思所殺、變文旨義若曰三思非能殺暉等、暉等自爲三思所殺爾書法如此所以痛恨諸人不知大義失於處斷、以至此極是以深爲歎惜之也然則三思獨無貶乎曰傾覆社稷之黨逃國亂朝之賊濁穢宮闈之徒其惡猶待貶絕而後見乎

冬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丙寅從一爲雍州刺史

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碾磑

磨屬所以藉穀出米者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于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

之、榮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陛下曲爲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于儋州、餘黨皆伏誅、【質實】

【雍岐二州】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岐注見周顯王八年【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儋耳

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默啜寇鳴沙、靈武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詔發羣臣計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卻穀說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勳、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曉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緩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張覽】【默啜】突厥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君長名】鳴沙故靈州縣、咸亨初以爲安樂州治小說靈州有沙、踐之有聲、故曰鳴沙、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沙行五百里至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出天門關又西出玉門關西至瓜州州南十里鳴沙山久

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沙叱〕虜俗姓吐知加反〔郤穀〕春秋晉文公之謀帥也〔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射穿七札注見高宗肜日〔鳳三年〕〔蒐卒乘〕練習七卒車乘也左傳成十六年蒐

一統志云〔鳴沙〕古鎮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故名後周移置會州於此尋廢隋初置環州及鳴沙縣大業初州罷唐貞觀中復置環州尋廢以縣屬靈州神龍初爲黠咄所據咸通中收復仍於鳴沙縣置安樂州以處吐谷渾部落後沒于吐蕃

大中間收復復置威州徙治方渠以鳴沙爲屬縣元初於此立鳴沙州今廢故城在寧夏衛城東南十五里銀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會州〕縣州名見武德元年建

武六年高平會州本秦漢時北地郡地後魏爲鎮屬靈州後周置會州隋初改曰環州大業初州罷以其地屬靈武郡唐初復置會州貞觀初更置環州咸亨中改置安樂州太中間改置威州五代初廢晉復置威州治方渠縣周復改曰環州置通遠軍宋環州治通遠縣金內之元以通遠縣省入州屬鞏昌路本朝改爲環縣屬慶陽府〔郤穀說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御穀行唐人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公曰何以知其可也衰曰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必知御兵之道公乃使穀將中軍使郤溱佐之〔杜預〕杜預杜陵人畿之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晉武帝時爲河南尹荊州

都督羊祜舉預自代拜爲征南將軍決策平吳以功封爲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傳世

丁未　景龍　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旣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因名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又制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柳冕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冕曰以臣準君猶爲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所造其

版臣敬謂等輕忝前規詣闕伏乞以光孝烈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中興遠尊祖德疏奏不制褒美尋

集覽

鄧王后父勑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韋玄貞尋封酆王齋郎屬兩京郊社署共一百二十人掌供郊禘之役禮部奏補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併清官子爲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爲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充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士更一番者戶部下蠲符歲一申考如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錄奏吏部注名籍散官否者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天地日月等字注見嗣聖六年改造十二字

質

昊陵

順陵武氏尊考爲太皇妣
爲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發明 武氏爲李氏婦而滅唐宗廟惟恐不及中宗爲唐子孫而復武氏廟亦惟恐不及據事直書義自見矣雖然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此衛子鮮之所以議衛衎者也中宗廢於武氏擯斥幾死而崇之奬之恩意加復於五王而殺之不啻仇敵紉沮若此其及宜矣非不幸也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 質實 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夏六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秋七月大

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考異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討得其罪人曰誅此起兵討賊而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誤作誅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勑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

顛倒狂悖至此

霄嘉勗忠于太子

歷練有品

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竇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上以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藏用駁之、公主怒出藏用爲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爲太女、歎曰、禍亂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固辭之、逃去、胡氏曰、脩劖劖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譏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援、大臣處斥立明之策、闔廓禁兵以予脇父、其事遲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爲多祚者、於重俊之事、相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僞乎、○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柰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難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帶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

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慈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議不可不愼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

【集覽】千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爲萬騎梅福議切王氏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等專朝梅福上書議切之按議切猶言請責也劉聰欲殺南子劉聰春秋衛靈公太子也南子靈公夫人也左傳定十四年劉聰欲殺南子不果奔宋劉苦惎反聰五惎反羅織織細羅無辜織成反狀也青蠅小雅詩刺幽王也

【音義】音義曰蓮文公集傳曰營營往來飛聲比之而武王以勿聽也

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讒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武王以勿聽也

【質實】一統志云永和縣本漢河東郡狐謝縣地魏始置永和縣晉屬平陽郡後魏罷北齊於狐謝城置臨河郡及臨河縣隋初罷郡改縣曰永和屬州唐初移治仙芝谷置東和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盧氏縣幽州人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席豫襄陽人蕭至忠蘭陵人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吳競】汴州浚儀人

【尺布斗粟之議】事在漢文帝八年

【書法】漢據書反此則易爲不以反書江充既劾太子方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

庫兵發衛卒是真反矣若重俊者迫於三思崇訓之謀且方是時二武之強又非可以徒手取也綱目於重俊書起兵而三思崇訓書誅權衡審矣

發明 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帝后並加尊號

皇后卻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加皇后爲順天翊

皇后上
並許之

書法 前書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此則易爲以自加爲文識不在下也帝后一體皇后而表加帝號是欲羣臣之尊已也帝而許皇后之加號是自加也故雖宗楚客之請不書綱曰之意微矣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懣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陷沒耳宗楚

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耀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隳而終亦不免而以爲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

（渠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宕渠矣

（巂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宕渠志云務州禹貢荊州流裔春秋戰國屬楚爲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爲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州縣屬焉尋廢唐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置務州治川縣貞觀中改爲思州天寶初改爲寧夷郡乾元初復爲思州宋改爲羈縻州政和中復改思州宣和間罷紹興初復置元置思州軍民安撫司至元間改爲宣撫司隸湖廣行省本朝爲思南府隸貴州布政司治陵縣名

注見晉惠帝大安二年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牢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干求未厭陛下數

降不貴之澤近臧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
公違憲章徒黍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賓】不貴之澤注見漢順帝
【賓】永建二年不訾之身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爲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來都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
日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臧四十餘萬請
竇按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
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
放于家宦官薛簡等特寵紀法傳弓奏而誅
之御史大夫竇從一【賓】嗣江之時宦官用
事從一爲雍州長史曲加承旨【賓】

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東都注見
【賓】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雍州注見玄宗開元
十一年
京兆
【晉法】僧罪非謀反作亂不書此何以書重
階爵也慧範一僧耳階銀青光祿爵
上庸公濫莫甚於此矣
故因其有罪特書之

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爲侍中○

改羽林千騎爲萬騎【賓】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

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

書法 安恒掠、名、取禍、其以無罪書殺何病中宗也帝未復位安恒一再言人所難可謂有功于帝矣就使果聞此謀猶將宥之實有功而無報虐得罪而受誅足帝之愛三思甚於愛身也故書殺病之

冬十二月朔日食、

遣使詰江淮贖生

考異 據漢延熹八年書左悟之苦縣此詰字當作之

中書舍人李義琰曰、江南鄙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食、江湖生育、蕃長、亦事之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濕生之類、斯視、錢刀日至、綢習年滋、施之一朝、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術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集覽 食貨志貨寶於金利於刀索隱曰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名曰刀以其利於人也

戊申 二年春二月赦

書法 議非事也是故點兵書遣使贖生書遣使皆議之

宮中言皇后衣筒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

（承備）

祖媚成群且忘盡死矣

赦天下、迎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斌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集覽）斌媚娘曲名、斌固南反、太宗始召武后爲才人、既見、賜號斌媚、永徽後、民皆歌斌媚娘曲、（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也、樂（音洛）（貴貴）祀先蠶注見高宗上元二年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於河北

惟仁愿能了亦惟仁氣能行非他人所能僭竊也

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集覽）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地皆大磧也

按輿地要覽東城本漢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中城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西城在今豐州西北八十里拂雲祠朔方郡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塞必先

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也（牛頭）山名也在白登之北天山之東（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賈）（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一統志云（三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廢東勝州東北八里本漢雲中郡地寰宇記云此城東南至荊州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本朝九原縣地唐貞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橫塞軍遼置雲內州舊額雲川柔服二縣元省入州西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三十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炑候）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書法）嫌坼斥溫議專也此書張仁愿何予功也美惡不嫌同辭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爲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集覽）（上官昭容）上官複姓也名婉兒昭容婦官名也九嬪之一

（書法）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始用斜封墨敕除

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千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散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根膏膸子而及三

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欲離矣爲陛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詛紛然朝隱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建寺曰邊鄙未寧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

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靡過於此 貞觀

員外同正試攝簡較剩知官此皆出于特旨所置以待資淺之人員外一曰員外置謂員數之外別置者也同正一曰同正員謂與正員資格同也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某官判某同事知某事者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定昆池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也明皇雜錄曰定者言可久訂之也朝野僉載云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愛數子而取三慈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韓國夫人上官婕妤等三慈謂諸人力貴人財奪人家也

沙彌釋氏要覽曰沙彌僧始落髮後之稱華言爲息慈息在慈悲之地也善見律云沙彌雖未具戒亦入比丘數 貞觀

雨省謂中省門下省也張九韶曰省禁署也

漢書云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故改名省中顏師古注見階陽帝大業十二年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烽燧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冬十一月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奖將兵討之 貞觀

討當作擊

突騎施烏質勒本子娑葛自立爲可汗故將闕俟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

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自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悕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于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

朝，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況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爲可汗，使招十姓，幸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擒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今四鎮不安，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待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奖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討訶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集覽

拔汗那即寧遠國古烏滸國也。拔汗作緣

並音跋于閩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冢勒汁同上元鼎二年甘涼甘漢張掖郡涼漢武威郡皆在河西本匈奴休屠王地按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

賀 賀厥部落名注見嗣聖十三年閒使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甘涼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

考異 安上淑以字

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安樂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集覽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源流至詮曰唐史例曰某人尚公主今綱目例不曰尚而曰公主適某人此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 公主下嫁書以許與行不同時則不書以止書適前適武崇訓不書此其書何瀆倫也先是主以崇訓弟延秀美悅之崇訓死因以尚焉其梓不遍問之禮久矣書適延秀議之也

發明 不書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而直書曰安樂公主適延秀者言以則由于

上命不言以則公主自適之也。夫延秀崇訓之弟公主先適崇訓則于延秀爲嫂氏今崇訓誅寡未幾公主悅延秀而適之則是知有男女而不知有嫂叔是亦匹鳥之不若爾。書法如此既已著安樂淫奔之醜又以病中宗不父之惡也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餽餉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束脩。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佳兆柳樹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曰，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宜斥逐姦險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集覽（山服居士野人之衣服，起居舍人掌記錄天子言動以修紀事之史百官志起居舍人二人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質實（嵩山）注見嗣聖十二年兩儀殿未詳處所，武平二太原人。

青沙（自武德以來非蠻夷未有書入朝者書攸緒何錄賢也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賢之故詳書之

牛師奭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爲可汗

牛師奭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辭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悕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賈實 白州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可汗

突厥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前書犯塞書討之是可罪也於是一戰而敗遂卽赦之且立爲十四姓可汗唐之失馭甚矣故特書遂遂遽辭也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書法 昭容不書書上官氏何譏寵過也斬關叩閤之變帝曾不戚而又甚焉

○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

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

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爹、從一每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爹、欣然有自負之色（集覽）（歩障）晉王愷作紫絲布歩障石崇作錦歩障王凝之妻謝氏施青綾歩障自蔽與賓客談議按歩障今單帳是也以小竹交結爲之衣以布或帛可舒可卷（阿爹）爹之奢反吳人呼父曰爹

（貲貲）（疣贅）注見太宗貞觀十五年（莒國）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莒縣

己酉　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考異）幸上漏帝字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徵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蹔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集覽）（拔河）戲名也景文龍館記曰清明節以大麻絙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覽）力弱者爲輸、又晏公類要曰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

拔音跋〔鹿鳴〕詩小雅篇山揮意取和樂且湛謂樂不可甚也〔蟋蟀〕詩唐風篇山揮意取好樂無荒謂樂不可淫也〔三爵〕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正誤 鹿鳴〕今按湛者樂之久也中宗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故山揮歌鹿鳴等詩以諷之益取示我周行視民不恌等義安得又取和樂且湛一語以勸之也〔質實〕〔李景伯〕邢州栢仁人懷遠之子〔李日知〕滎陽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韋嗣立同三品

崔湜趙彦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湛通戎秋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備彈倆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爲比造寺極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益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在窮極後麗藪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

萬丁爲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疋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因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史選人衰老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監察御史宋務光亦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不被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割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綿人多趨利尤受其弊人冬流亡請分封戶悉除租庸每年洪

紐上皆切　貲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備不聽　僂趨出俯低頭僂曲背也俯僂趨出敬畏之甚也　貲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三省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兩臺謂中臺外臺也張九韶曰官舍之重者曰臺蓋取嚴蕭尊崇之義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以韋温鄭愔同三品

温后兄也

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考異

江上漏
爲字

崔混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賊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賊遠 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州 質實 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潯陽銓衡注見晉穆帝興寧二年狼籍注見僖宗乾符五年

楊再思卒○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

賜名
守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

中書令○九月以蘇瓌爲僕射同三品 質實 僕射

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譏欽緒以爲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籩大赦齋娘有婿者皆遷官流人放還均州刺史燕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撫棄天下之人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惓惓表表

不報（集覽）后祼獻以瑤爵祼音灌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瑤玉也疏云玉出迎牲入厥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齊或潔也五行志曰以婦人爲齊娘以祭祀之服執事近服妖也（質實）之孫蔣欽緒業

州廖永人豆蕤祭器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均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譙王重

稱蕲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重

癘申宗之子睦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

年漆業展禮注見漢

章帝元和二年柴告

豆盧欽望卒○以唐休璟同三品

休璟年八十

餘進取彌銳

關中飢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獵天子邪乃止（質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川杜陵縣名注見漢元帝初平元年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庚戌 四年 睿宗皇帝 景雲元年 春正月上觀燈方千里 考異

上當作帝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書法 凡觀燈也觀燈譏之甚也于市里又甚矣綱目書觀燈二是年玄宗開元元年

上御梨園 考異 上當作帝

命三品以上把毬教訓喜巨源唐休璟衰老遊御踏地不能與上及韋后妃主皆觀大笑

集覽 細居銳反 梨園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大繩也 賀賀

夏四月幸隆慶池

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集覽 厭之益涉反 賀賀 長安城注見隋煬帝紀東遊以厭之

壤也當也漢高本云隆慶池在西安府城東

五月宴近臣

固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揺頭蝉
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
公五經掃 八風舞注見新莽始
地盡矣 質實 建國二年八風臺

書法 書譏也綱目書宴十有七評褒
高帝五年自是以下皆譏也

發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載凡
見于綱目所書者畧無一善可紀故夫信
讒長北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
振貶黜燕王則愛子不保寘殺五王則功
臣受禍相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
則異端惑衆公主開府則女謁盛行員外
置官則爵位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絶
斜封拜官則賄賂紛紜甚至書召近臣宴
歲書觀宮女按河書觀燈于市里若猶未
也書御梨園書幸隆慶池書宴近臣極矣
併中進毒身且不保天醜其為禍出不測
固其理之必至者觀綱目先後所書則中
宗之禍咸其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
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
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而不知禍
機伏于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
不遑聲色者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
莫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盡自憂勤
中得之耳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
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
失體帝王之所以得其庶矣乎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
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考異 按篡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據分注后與安樂公主合謀于餅餌中進毒中宗崩則此條韋氏下漏進毒二字帝下于神龍殿四字當補去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剛愎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縊殺之、士意快快由是后及共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餌中進毒中之、崩茫氏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于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輔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羣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

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勿
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
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
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温安樂公主謀去之
【集覽】
即岌姓名岌逆及反易姚之初六曰繫于
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
屢反又女紀反羸劣隨反蹢直益反蹋直錄
反伊川先生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
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
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
爲之堅靭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
之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
之進往則漸盛而害于陽是見凶也羸豕孚
蹢躅孚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盛微不可[illegible]也
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
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
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
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
子之心防于微而無能爲矣、【質實】神龍殿注見太宗貞觀
十七年太極殿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許州注見漢後
主建興十年許昌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詩之注見明宗長興元年詰之無狀快快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
明六年温王重茂温縣名注見周
赧王二十九年重茂中宗之子
【書法】中宗復位以來姝無一善可紀百變
縱韋氏唐至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五人之相也孰以之書以于弒帝之下則以之者韋氏也然則五人之爲逆黨也明矣重茂不書迎卽位何不予韋氏之罪立君也不予其立故其廢也斥名之

【考異】呂氏亂漢平勃討之殄滅無遺故終西漢世無禍武氏亂唐五王討之失賊不誅故未幾卽有韋氏之亂然則禍根亂本可不深鋤而痛絕之哉雖然中宗之禍宗楚客馬秦客楊均安樂公主韋皆與聞乎故而獨歸惡韋氏何也中宗寵信懿妻溺而不制楚客韋雖爲逆黨要皆出于韋氏是以綱目獨書于冊則見中宗不能防閑惟箝始禍自已而韋氏陰柔浸長卒肆大逆所以推原禍始正其本也或曰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崔湜初不預謀反書于弒君之下何也曰此正書法之深意所以誅賊亂之黨孤元惡爾此五人者儻能稍知大義必不從弒君之賊而受其職故不書宗楚客等所以著禍本之所自起而特書裴談等所以治黨賊者之罪立法若此其爲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幷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皆貶官有差【考異】爲上漏白字是時中宗被弒處

宗未即位隆基封平王非自爲而何尹氏稱謂上書討韋氏著其撥亂之績故此恕其自爲之罪然昭烈自立爲漢中王以宗室繼絕未嘗恕其自立之罪也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睒豹文鶡，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俠，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竝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捴數物忌萬騎，萬騎皆怨，果殺爲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黨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此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

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爲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始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以叔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皆貶官有差胡氏曰臧玢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徙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爲患者縱不復爲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修陳嗣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其爲是以拔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臣無臣子貶尊上之文然武氏所以爲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必廢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爲法受惡可[塙]也[塙]將光反馬鞍具也[梱]捶並笞擊也[塙]梱音彭字或從手[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滑]神龍元年舉兵討諸武[宗楚客]見楚義帝元年[滑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翟日用]滑州人[鍾紹京]潁縣人縣十世孫[朝邑]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折衝]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果毅]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罪及三族]注

見秦二世二年〔徵稱〕注見漢殤帝建平元年〔立節〕縣名注見嗣聖八年義豐

【書法】書爲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五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爲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卽位隆基之心可見矣

【發明】分注載封隆基爲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若隆基之自爲平王者何也臨淄始焉舉事不白相王旣誅韋氏遲回久之考之前史蓋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五日必待劉幽求力言始請相王卽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蓋欲自取此卽綱目書法之意也然則何不以白爲平王書之曰臨淄劉平內難興復唐室社稷之

寶嘉賴之故綱目上書臨淄起兵誅韋氏旣以著其撥亂之績故下書隆基爲平王所以恕其自爲之罪也嗚呼綱目之立法如此則其急于討亂厚于待人爲何如哉

此君子所以有取于綱目也此君子所以有樂乎綱目也

相王旦卽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卽位以鎭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唐宗卽位以少帝爲溫王置于別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旣誅猶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

爾惜乎唐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唐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于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大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開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賀貽孫名注

相州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前)

器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音法】重茂嘗立矣斥名之何不成之爲君也終獨用唐諱不書王者三 梁蕭正德

蕭鳴鶴唐諱其皆立不以正也

以鍾紹京爲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爲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于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出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爲蜀州刺史【集說】自胥徒薛稷傳曰紹京本胥史夾按問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衙士矣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故一胥十徒也諝思叙反具瞻之美詩民具爾瞻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質實】(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音法】書尋罷之何美從諫也書尋罷之始此尋罷之之辭有幸之之辭以鍾紹京爲中書令是年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宣宗大中六年唐以

宋齊丘知尚書省五代王寅年皆幸之也
以李谿同平章事昭宗乾寧元年惜之也
終銅目拜官
書尋罷之四

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考異 太上漏皇字 考證 當加皇字於太子之上○謹按明皇平韋氏之亂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又不決宋王辭以成器不居平王上睿宗從之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曰斯言也宋王所自言因事處變一時之權也司馬公子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范氏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之言蓋皆激於

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爲太子明皇乘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于內外皆走天下歸心不得已迎睿宗共于父兄之間有撫德焉若宋王如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觀其專事娛樂未嘗及時政長枕大衾非明皇素友愛也宋王有以啓之耳然則宋王亦無得而稱乎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敢不敬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考異 宋王成器

宋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梁國成器唐宗長子(平王隆基)平州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隆基唐宗第三子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集覽)(工書)薛稷外祖魏徵家於藩邸故爲相(集覽)多藏虞世南褚遂良所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書法)嘗書熙封德彝贈謚矣未有書暴其尸於墓者此之也終削曰誓制

諡二封德彝武三思晉敎相三漢平帝伝
始五年發陶共王册及于姬家是年太宗

天寶十二
年李林甫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趙彦昭崔湜並同平章事○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爲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大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

士驟座清顯者、不可勝數、禮傾人主、其門如市、

贈郎茂燕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韋月將宣州刺史（資）（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以崔日用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太府少卿韋溫、中書門、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無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陳兵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悉就擒、使宿衛不安、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諡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虐、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集覽）（彭善癉惡）書甲愈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資）（韋溫）萬年人、叔祖玄孫（倒戈）注見晉（文注癉病也）疏云

姚宋輔政附興

進

武帝泰
始七年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紀綱注見宋主親承微之風貞觀義符景平二年

崔湜蕭至忠韋嗣立趙彦昭崔日用薛稷罷

日用與稷爭于上前稷曰日用頃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責友邀功幸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純臣何上兩罷之

廢崇恩廟追廢皇后安樂公主爲庶人

發明 悖亂之世正邪易位如武韋韋氏求得欲從富貴極矣然轉眄之間禍敗已及屠戮其身廢黜其號斬棺暴尸猶未足以盡其罪也即炎燕欽融韋月將諸人各贈以官而敬暉等五王追復爵位公道初無終泯之理回視向之炎炎者果安在哉

綱目詳書于冊其爲斯世勸戒豈不昭昭若明也哉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逐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

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段指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惲在遷、遷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州長史崔日知帥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惲與靈均皆伏誅、初、惲附宋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

賀賞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於是重福溺死、書伏誅、何正其罪也

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萬騎恃功暴橫、長安中苦之、故有是命、

賀賞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發明 是時姚宋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其設施如此、書之于冊、美可知也。

冬十月、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賀賞 薛訥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節度之名自此始

【書法】節度之置始此故謹志之

十一月以姚元之爲中書令○葬睿宗于橋陵【實宮】一統志云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一百十五里龍泉山下又河南府偃師縣東亦有陵在焉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爲和思皇后招魂祔葬范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魂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魂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而必爲之葬不亦惑乎

許公蘇瓌卒

制起復瓌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實宮】許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蘇瓌武功人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官

主以二女爲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欲爲造觀諫議大夫寗原悌上疏曰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仰諸僧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大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

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祈有禍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狥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貧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已而賑卹而爲之造觀局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于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矣上雖不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于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廢人倫蔑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爲先王爲之矣不得後世始能行也

【集覽】女官或作冠謂女爲道家者流

【質實】寧原陳欽江人

【書法】譏也以是爲孝未矣公主爲女官終綱目一書而已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聞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勝中上考

以宋璟爲吏部尚書姚元之爲兵部尚書

前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濟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甚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集覽

不畏彊禦注見漢 集覽 盧從愿范陽人祖六世孫陸象先蘇州人

晉法 兵部不書書元之何善其職也

貶祝欽明郭山惲爲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胡兵曰王者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焉祝部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令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姧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奸慝所噬矣、集覽以疑衆殺此上五句並禮記王制文鄭玄曰昔謂虐華捷給無誠者也不以聽亦王制文鄭玄曰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有民有社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質實倪若水恒州藁城人四商注見新恭始建國元年

姚州蠻反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詐發兵擊之、既降、縱吐蕃、吐蕃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嶲路絕集覽一姚本滇池國唐置姚州嶲古邛都國漢置越嶲郡唐置嶲州嶲音髓質實可西南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姚嶲二州名姚注見嗣聖十四年嶲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

辛亥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

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改元子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

書睿宗皇帝景雲元年矣此其復大書睿宗皇帝何正始也中宗弒重茂廢宜立者相王旦也大書睿宗皇帝所以正其始也

春正月突厥默啜遣使請和（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紀）

帝大同十一年○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懼其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視伺其所爲纖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君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祠安石謂曰朕朝廷皆側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不國之言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眞宗副社稷之主禁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置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從

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
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
以下官，徒以下
罪，並聽處分。集覽流言書蔡氏傳曰流言
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
彼而至此也。矍然
驚視貌。矍俱遇反。
十二年
蒲坂
實實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
始八年。東宮注見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豳州注見漢桓帝延熹
五年岐薛二州名岐注見周顯王八年。薛未
詳沿革。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陛下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蒲州注見周赧王
書法
冬十月壬申朔，分王諸州，公主安置。命太子
監國。此非先書監國，何以見四年九

書監國，次書出成器等，則其與於交構明矣。

復斜封官

殷中侍御史崔湜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
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
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
亦以爲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
宰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投
引，竄出先帝之意，陛下默之，天下稱明二日，
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
誣誤陛下，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非聽訶氏
曰：彰先帝之惡，爲陛下招怨，奸人之言類如
此，使暴明君罪先帝，予過舉豈所以爲

孝、沽美譽干羣小豈所以爲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奸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于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于此者姑忍焉可也【集覽】率府率所類反或音朔律反唐置左右衛率府掌東宮禁衛之器太子出入則率其屬于牙門之左右以爲捍守汲引薦導也漢書注顏師古曰言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以六居五六陰數九陽數也二臣位五君位也以六居五言以柔而居君位也易坤卦六五黃裳元吉伊川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黃裳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也五雖尊也在他卦六居五或多吉順或爲文明或爲暗躬在坤則爲居尊位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使太平陰疑于陽謂致使太平公主不守分也易坤卦陰疑于陽必戰伊川傳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于陽也不相從則必戰陰與陽戰則陰陽皆傷也朱氏本義曰疑謂均敵而無小大之差也【質實】柳澤解人【發明】睿宗庶之賢主側觀其恬淡寡慾黃屋非心即位之初擢用正人政事脩飭蓋自貞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撓政弊倖復生于是斜封官復而紀綱弛

素蓋帝之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共
鼓至于此爾嗚呼以睿宗之清淨簡寡而
猶不免此況汨没于嗜慾者乎綱目于前
書罷斜封官于後書複斜封官則當時治
亂得失補相賢
否皆可知矣

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爲楚州刺史寢二
制命之行

明年
山陽

太平公主用姚宋之謀大怒以薄
太子太子懼奏入輒用符寶發兵誅

秦始皇二十六年卽位滅周滅六國并天下（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卽位滅周滅六國并天下）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復吳陵順陵（貶）

（吳陵順陵注見中宗景龍元年）

太平公主爲武后壁請之也

以薛謙光爲岐州刺史

（岐州注見開元五年薛謙光）汾陰人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命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權柄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秋卑望重以時巡察弁先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書法 按察使之名始此

秋七月追復上官氏爲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崩韋后欲譖曰

惠文、

書法 昭容爲尉書追復何予從義也昭容自重俊叩閽之後心附帝室臨淄殺之爲不忍矣于是情亦以勤從事也

以韋安石爲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以竇懷貞爲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脩金僚玉與二觀君主臣多諫懷貞猶勸成之身自督役

質實 金仙玉真二觀所在詳處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

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

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補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愼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質 魏知古 深州人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

逢堯說默啜曰可汗一昏于唐皆當歸附何不表請尚公主默啜從之聞之默啜

詐明日帳頭紫 集覽 處審注見高宗永徽二衫再拜稱臣 帳頭 帳防玉反字亦作帳本帳中故用全幅帛向後襞髮謂之帳頭二儀實錄云古以皁羅三尺裹頭號頭巾至唐武帝依古三尺裁爲帳頭唐馬周交解爲之樊溪筆談曰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高祖始布漆于紗施鐵爲脚 質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遐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非藏用窘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集覽（廣成）莊子在宥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往訪之問至道焉隆德明曰廣成子或云即老子別號猶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于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于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黃帝時號力牧

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號支邑先生出周武王時爲柱下史號郭叔子出于漢初號黃石公出于漢文帝時號河上公（終南山）地理志扶風郡有武功縣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括地志云終南一名中南一名太乙一名橫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四皓以漢高慢士共入商洛山漢高徵之不來遂隱此山福地記云終南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八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往宦之疾徑）新史作捷徑杜詩捷徑應未忍注杜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容我不忍歛扇又杜詩薄劣憐眞隱注師尹曰隱有眞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徵求利祿此所謂仕塗之捷徑

耳卽
此

質實 一統志云〔天台〕山名在台州府天台縣西二百一十里道書是山上應台星超然秀出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山去天不遠路縣磴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援藤葛始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奇秀雙闕于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醮泉僊物畢具也〔司馬承禎〕隱居桐柏山精層軒于壇上號白雲子唐則天時屢召不起睿宗延問治身治國之術答以爲道日損與物自然之言睿宗嘉歎欲加寵位固辭而歸先期告終忽若蟬蛻弟子欽奉衣葬之〔盧藏用〕軒轅時人隱居嵩山而黃帝造焉訓以不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幼人其至道之極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智我敗我守其一而處和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終南山〕注見晉元帝太興四年

書法 史崇恩書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非黃冠師比也故不書

壬

太極 元年 玄宗皇帝 開元 元年 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集覽〕〔合祭天地〕合閻晉反曾議合祭天地、賈曾議虞夏之時帝

於郊則地祇羣望皆
合於園丘以始祖配

書法 自此以後天
地又合祭

竇懷貞岑羲同三品 考異 竇上漏以字 ○以蕭至忠
爲刑部尚書

蕭至忠白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尚書、華州長史將歛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歛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子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達

策馬 竇 華州 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而去 竇 官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書法 唐世之禍恒在女子武韋可鑒矣睿宗自景雲二年以來綱目所書二十二事爲人主而設者十二焉書蒲州安置之後書復斜封官公主之言也貶姚宋公主之怒也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則帝欲傳位公主沮之也書召還京師之後書復吳陵順陵公主之請也出薛謙光公主之諂也、參安石權公主之所滅也再遷竇懷貞公主之黨也、罷宋石等相幽求崔湜象先皆公主之志也蕭至忠爲尚書公主之所引也朝廷大政惟公主是從使非早授大位其不爲中宗者幾希矣故綱目特詳

之

夏五月祭北郊○六月以李義爲侍中○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敗没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謹有隙、謹毀之于劉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遇奚騎八千、戰于冷陘、大敗、爲虜所擒、獻于突厥默啜、啜之、

集覽 襲奚句疑襲掩其不備也奚之先東胡宇文之別種本號庫莫奚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後爲契丹所併以奚王帳所居建城號中京中京東過小河唱叶山孫古北口至中京皆奚境也契丹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前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冷陘契丹中山在營州

正誤 孫佺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北丹將軍烏可利諫今按當連下文契丹爲句唐謂奚與契丹爲兩蕃肅宗實錄安祿山云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又玄宗時信安王禕擊奚契丹烏承玼曰二虜劇賊也通鑑前後書奚契丹甚多或以爲一虜

者非烏可利乃唐（賈）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燕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賈）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太微注見漢景帝後三年○以竇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有相者謂同三品（賈）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賈）一統志安國寺在河南府治南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

考證　當作皇太子隆基卽位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

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赦
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
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于
中宗未有以甚相違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
在位日久亦同心前星（帝座及心前星）帝座注
歸乎亂而已矣（集覽）（帝座及心前星）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心注見漢成（質實）（巡狩）注見隋煬帝大業六
帝綏和二年（質實）年（太極）（太極）注見太宗貞觀
二十七年（武德）
殿）未詳處所

（書法）彗星之變高湛當書書傳位太子矣（乙酉年）於是復見綱曰上書傳位下
書即位正也太宗肅宗皆不得與於此後
此其惟憲宗乎然星變一也高湛傳位而
齊以亡睿宗傳位而唐以安所謂吉凶豈
人矣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周赧王十六年）

（發明）唐朝傳位于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
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在肅
宗則書太子即位于靈武惟睿宗順宗書
帝傳位于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已出于
縣衷而彼二君則幾于簒矣此
綱目所以不得不各書其實也

立妃王氏爲皇后○以劉幽求爲僕射同三品
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中書令（質實）（僕射）官名
注見秦始

皇三十四年 ○流劉幽求于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上之爲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涇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籓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主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雖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下之柄，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當斷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爲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暐于豐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質實 河內縣名，注見周紀。

赧王五十三年野王（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成州（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王同皎）相州人，寬之曾孫。

九月朔日食 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冬十月沙陀

奉克用之喪

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集覽）（沙陀金山）處月之別種西突厥之苗裔本號朱邪世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其地有大磧名曰沙陀後因以沙陀爲號以朱邪爲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見于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其子也朱邪猶遮反處月西域國本西突厥之別部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楚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賕三日忘不行日知終欲捶之既而謂

李曰知能以德化人

雖曰本親然後心已盡性能善嚴梗之爲

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撓李日知嗔受日知快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愧無敢犯者

癸丑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人軍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爲中書令○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敗

相妒之諫 猶為明主

說透人情

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其順以去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邪、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集覽〕而善之

〔大酺〕服虔曰、酺音蒲顏師古曰、服音是酺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酺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合樂〕如字、又音閔〔合酺〕合音閔酺極虐反、會錢飲酒也、〔百戲〕漢書天子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蓋若此雜變不一、〔晉陵〕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昆陵陳之故名、百戲

〔發明〕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容宗在上、猶總大權、而太平熒惑其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歎也

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爲勃海郡王【集覽】〔大祚榮〕祚榮姓大氏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質實】〔高麗〕東胡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東牟山〕來詳處所〔靺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勃海〕郡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挹婁

夏五月罷修大明宮

修大明宮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質實】〔大明宮〕注見大宗貞觀八年

【書法】太宗再罷脩洛陽宮不書罷此其書罷脩何美之也於是脩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特敕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故特書而美之終綱曰宮室書罷者三漢明帝永平三年是年敕宗資曆元年皆美辭也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

主宰莫若盡此可歎矣

義興王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竇懷貞岑羲斬之懷貞自縊死餘皆其只七月

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寧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慧範其名（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爲粉而服之味辛温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

集覽 僧慧範 浮屠道人

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耐隱居云赤箭草亦是芝類莖赤如箭鋒葉甚端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十二子爲衛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如此亦非俗所見圖經曰赤箭實似苦楝子核作五六稜中有肉如麪（前奉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湜與）湜示力反與讀與預同（枝黨）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正誤　（湜與逆謀）今按此處有兩湜與字上文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云云與字則上聲　質實　（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故曰其姓（姜）陵上邽人

主反逆誅死者四漢鄧邑唐高陽太平惟安樂以韋后黨書共黨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考證

（青法）上書公主謀逆勦死下書四人伏誅則四人爲公主之黨明矣綱目書公

宦者于高力士上○謹按凡例曰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註云以其刑人與政之屬夫刑人用權莫盛于唐尊爲上皇以兵劫之貴爲天子以父呼之甚至弒君弒后豈特與政而已或追原其自始于高力士一也於李輔國而極于劉季述皆由諸帝狎近便僻（按以國命而不可奪）此非用權者之過用之以權者之過也今故揩本正例自高力士至韓全誨十有餘人拜官

太宗定官制可以爲法

力士用事非特宦官之禍好邪之進昔日

之始皆加官者于名氏之上若張承業死則若目特筆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是時唐已亡猶冠以唐號表其忠賢云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承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薛崇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于孫廢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待之雖、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漸近而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堅氷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于國政、末流之禍基于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書法

蕭嵩謂蕭至忠岑羲崔
霜堅氷易坤初六爻辭

呂强不書宦者賢之也、漢靈帝光和二年此其不書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爲書爲將軍議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爲將軍而宦官自此盛矣書爲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

發明

漢竇憲之誅鄭衆實預其謀和帝寵以封爵遂爲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

公主之誅商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爲唐室肯盲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綱目詳而書之所以著唐人禍亂之本蓋自此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哉

以張說爲中書令○陸象先罷○八月以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以李暢爲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窓袁恕己請由相王諸子于外上即位于柩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質實　李暢賢皇人（虔州注見樂簡文帝太寶元年南康）

罷諸道按察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引見京畿縣令求以惠養黎元之意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紿事中知禮僕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遠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

罪諸軍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珪二軍不動上
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張鷟曰竇道又音毒軍中大阜旗名二儀質竇錄云纍阜縛爲之似崇尤之首新豐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郭元振魏州人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胡氏曰書講武何譏也何譏黷武且淫刑帝兩失之矣終綱目書講武三詳書大閱二詳書帝帝中平五年帝崩六年皆書葬而書舍是無書者矣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便御史大夫趙彦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殺市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卽召元之諭旨在拜以爲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悉記上簡精爲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惟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俯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

細柳 灞 橫門詳見秦末 壬寒心 不劉除吏任用宰相說侍太獻然前五不已向諫梁向莒之臣

開共議之郎吏甲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尚此途鼎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弊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請親戚以求舉嬖媚容容以取客苟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揖步送至家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槃布之倚也集覽失弱在緣情之弊失過擢爲尚書頭集覽也溺乃陷反惑也言敬人之失在于因緣私情耳淺中猶言狹中淺謀也弱植左傳襄二十年弃君弱植注其君之忠弱于樹立延頸企踵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李揖姓名揖叶爲反槃布之倚漢高時槃布爲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收視越者輒捕之時布使于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爲都尉正誤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弊今按當以其所以失四字爲質質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斥堠注句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張九齡曲江人新興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新州槃布梁人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及越爲梁王請布爲大夫越被誅布祠而哭之漢高帝欲烹布布請就烹帝壯其義拜爲都尉後以功封鄧侯

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爲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奸、寧不隆其詆中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美詞而美固在其中矣

發明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尊號前乎未有也自高宗武后始玄宗始清帝室治象一新而臣下猶踵前弊綱目書羣臣請識諛也

書法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雍州）注見開元十一年京兆（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賢貴

○命中書侍郎王珚行邊

中書侍郎王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珚權謫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縱橫）縱亦作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按行謂至北邊有所按察也行音下孟反

集覽

川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諷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塞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宋。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集覽 岐王名範 寶 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相州 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郡名 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上冊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載 凡三十四年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以盧懷慎揀校黃門監。○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

中國國際圖書館
GENEVE
224531 v.43

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延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遵堯舜、漆以悅鄭聲、好遊佞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既崇於是、又張其所藏矣

【集覽】梨園弟子、階有洪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生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尚樸素）教尚質樸、見素守貞不事文飾也、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寶】太常官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倡優女樂也、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倡優女樂也、注見開皇二十年、梨園有二、一在西安府雲陽府縣、漢武帝置、一在京兆府、通化門外、唐文宗嘗命太常卿王涯取別元雅樂按成獻之於此、（酸棗）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年、（鄭聲）注見漢元帝永光元年、鄭衛之樂

【音法】直書其事、其爲勿政之累多矣、（○）教坊之名始此、

【發明】玄宗即位至是再葺、宗廟之典、未聞有所乘行、而左右教坊之置、綱目首書于冊、則帝之溺意鄭樂、固已不待晚年、而後知其有寵蒙羽舞之失矣

惜哉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僧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絶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而已矣非平民也然則易若使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張鼐】齒於平民猶謂

【增】佛圖澄言未僧名趙王石勒甚敬之

【增】鳩摩羅什晉末僧名秦王姚興尤重之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書沙汰何？黜異教也。魏書釋老志門五十以下者矣宋戊寅年唐初雖一書沙汰僧道高祖武德九年不旋踵而書罷焉於是復書沙汰僧尼是年予知節也終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

鞠奚雪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幷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與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張氏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徵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强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全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咎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騎其臣而輕於出武，卒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突丹東胡種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突厥注見唐宗太極元年靺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奚霫東胡種名注同上開皇元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幷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書法 書以相國將兵於突厥見之矣此書同紫微黃門重其任也重其任，則易爲言聽計從，事之好邀功，拒人言莫此爲甚，故書擊賊之而卒以敗績削其官，亦何益矣。

發明 自文武既分而後，將相之任各異其選，其來已非一日，明皇欲擊幷州，慮

羣臣進諫，乃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名之正，莫甚於此，或曰唐中世以後，率以平事爲節度使，亦宰相之選也，夫以平章軍衛，或大臣出鎮蕃方，或方鎮跋扈不臣，不得已而加之，君子猶深爲之惜，況永平無事，乃以紫微黃門同三品，將兵擊幷州，果何謂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三月，以太史奏日食不應 貶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太史奏太陽應暢，不暢，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書法 書議決也，按九年太史奏麟德曆疑日食屢不効，總計日食之不應，皆官之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議之，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詳屬安王二十年乃決，

（惠帝七年書不應者一而已，）

發明 日食不應，僅可免咎而已，表請賀之，姚崇之決也，將書子此，蓋議之耳，

突厥同俄圙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圙北庭，虔瓘擊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貶 注見睿宗景雲元年

復置十道按察使 集覽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

五日山南六日隴右七日淮南八日江南九日劍南十日嶺南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得其賢乎乃止宰氏曰姚崇之論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各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若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不是不必得知之

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職乎

以徐愉爲蒸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愉爲蒸陵令寘孝謹之子光祿卿希玚等請以已官爵讓愉以報其德由是愉累遷申王府司馬[張鷟]愉龍泰反希玚名也玚音場

[寘]徐愉東海人蒸陵縣名宋白曰漢舊縣名屬零陵今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貶劉幽求爲睦州刺史鍾紹京爲棗州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崇攝侍郎玉珮行遷未

還、坐黨貶（睦）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澤州刺史（賈）（餗）統志云梁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爲充國安漢等縣地仍屬巴郡漢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爲巴郡治安漢晉屬巴西郡劉宋析置宕渠郡隋省宕渠入巴西唐初地屬隆州尋析置果州治南充天寶初改南充郡乾元初復爲果州大曆中又改充州尋復舊五代屬武泰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潼川路寧慶間陞順慶府元置東川府又改爲順慶路本朝改順慶府爲順慶路（注見梁武帝太同六年建州）

（賈）（餗）涪州（注見晉武帝太

安二年

以利貞等天后時酷情狀差輕放歸草澤

（集覽）草澤猶言田里閭寂寞之地終身勿齒記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曰出鄉不與士齒注齒猶錄也不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周興等勿齒。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爲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正

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撿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賦，安石憤恚而卒。

葬[隼鷹]定陵中宗[貨寶]之第定陵注見中宗

景龍四年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銘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衢作石臺頌德，至是并毀之。

夏五月罷員外撿校官

以歲儉悉罷員外試撿校官，今非戰功及別勅，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勅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寮事爲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求手請者不行。

[發明]與治之世，其清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政，姚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酷吏，皆有足取。今又罷員外簡較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爲有唐盛德之主哉。

飛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

門下過官知古衛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幾時臣常卯而暮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荷還知古崇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圖書

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

圖書

唐制凡選東都注兄泰莊襄王元年王川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而王宇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妾結交上愈信重之故邊閒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衛州宇禮領絳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

王頒州者、並準此〔范氏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於太姒、故慈於子孫、以及于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惟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不能盡斯心加諸彼而已、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葦黜其妻、爲人君、則以卉翔妙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捴遍地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列心哉〔王夢〕捴遍地位遍迫也、蓋宋王成器乃嫡長當立、故曰地遍太姒、周文王之正妃、嫡長子之母也、姒姓、姒音詳里反、充其類、孟子謂文爲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又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李氏解云夫所謂充類者、謂自其小者充之、以至於大、自至輕者充之、以至於重之謂也〔賀賀〕〔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畿州〕注見周顯王八年〔潁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虢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商平〔同州〕注見開元十一年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御鞍、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

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綾羅、敗雜文綵、命京織錦坊、（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其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獅子國求諸藥香、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綵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斯、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有、況於胡媚、豈宜寘之宮掖、去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豈敢冒炎瘴、私不敢離、此特胡人琛、惑（張）乘（衛）經（衛馬勒也、字從金從行以行馬者也）鑒（丁邪反鞍鑒也、市舶、蠻夷泛海舟曰舶）舶音白於海濱置吏（賀）賓（賀不有初鮮克有終）以稅海商名曰市舶、詩大雅蕩詩之詞、獅子國、在西方之域、其地能馴養狻猊、因以名國、

（喜）法（書予之也、音式樊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綱目書焚錦綺三乙未年陳後主禁文綵階文帝開皇十五年焚綾文布是年皆予之也、舍是無書者矣、）

薛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詔與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賓客以爲土卒盛夏負甲齋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詔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滿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詔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宣道將後軍亦走詔歸罪定州於宣道制斬之免詔死削其官爵

貞觀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滱水莫詳處所唯有滱河在萬全都司雲州望北六十里發源於此河北流經古恒州南下流入口北圍平界又東南流經永平府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漆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渤海未知是否姑錄此以備攷焉

貞觀

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考證

凡例王侯死皆葬當作卒謚當分註○謹曰卒當從提要

提要卒作葬按

考證

韋氏弒中宗而立重茂韋氏伏誅庶宗即位廢重茂復爲王凡例曰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重茂韋氏所立故不書即位者非正統之君也然亦廢爲王而死故比例而書葬當作卒註其謚於下

貞觀

襄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房州注同上建安二十四年房陵

書法

書葬何謚爲帝者也綱目自分王外其書葬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謚爲帝爲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功公主也舍是無葬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大臣有

書薨者誤也以皇
帝贈謚於是再見

作興慶宮考異 作上漏
圖子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誅宮等之仍
踰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
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集覽花萼相輝義取詩棠棣
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之意以名樓一統志云興慶宮在西安府治
東南五里唐南內也玄宗所建
內有文泰殿大同等殿誅宮注見周赧王
四十五年花萼相輝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
興慶宮西南間勤政樓西玄宗與寧薛諸王
鷄友愛常登此樓召諸王同榻飲宴勤政務

本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
隅玄宗建每歲千秋節酺飲於樓前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
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
其家訛言乃息發明蘇軾有言操網罟而赴江湖語人曰
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明
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
女子之言是未可以家至戶曉也出宮
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
修明皇蓋得之矣故書以美之

吐蕃入寇以薛訥爲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訥郭知運王晙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集覽】王晙祖峻【質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反【質實】【臨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洮州渭源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九曲】地名、【注】見天寶十二載

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作鑒、方建降基、爲上受命之祥、獻之、姚崇表

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司馬公曰、日食不應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書法】書識諫也、武氏書頒大雲經、玄宗書頒鼎銘皆識也

勑諸州修常平倉法

勑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劒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質實】劒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睃帥兵禦之吐蕃
萬屯大來谷睃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
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
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
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以其子忠嗣爲
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
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
和用敵國禮上不[賀]許[賀]自是連歲犯邊[賀]武街郡名注見漢後
主炎興元年洮水在
[賀]鄯縣入

以郭知運爲隴右節度大使

領鄯秦河渭蘭臨武洮岷廓疊宕十二州[賀]郭秦河渭蘭臨武洮岷廓疊宕十二州[賀]鄯秦注見漢
州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秦注見漢
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
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蘭安蘭注見太
宗貞觀十八年臨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武
注見漢武帝元狩六年武都洮注見高祖武
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廓注
見晉懷帝永嘉六年疊注見太宗貞觀
二十三年宕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

【異】立皇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立【質】當作以子上皇字羨嗣謙上當有立字【質】鄫王鄫封邑名本漢琅邪鄫縣【質】鄫州名注正義曰古鄫子國在東海郡【質】見漢光武

建武
四年

上長子嗣眞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俏進有寵故立之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帝林邑之鼎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書法】景雲之篇先書命太子監國重國本也此立皇太子也則曷爲先書鄫王誠也玄宗不勝其私舍長立少先書眞爲鄫王所以著太子之爲少子也

置幽州節度經略六使

領幽易平嫗【解詁】幽易平嫗【質】見高祖武德四年易注見檀燕六州【解詁】檀燕六州【質】見高祖武德九年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嫗注見晉愍帝永嘉五年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燕注見

【書法】景雲先書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矣此始書置何不常置也至是始有常除故特書

置且以志禍始也

乙卯 二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恇恇不能決庶務人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斷不能施於後脩能浚承其流隨時之宜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伊呂食則相同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爭因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嫉以殘其功懷戾以窮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泰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集覽 謁告注見漢武帝建元六年賜告委積注 見宋主昱元徽二年得色謂容色自矜爲得志也得或作德顏師古曰謂容色自矜爲恩德也娟嫉與冒疾通書泰誓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注見人之有技藝則嫉冒疾害以憎惡之寔能容之書泰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而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注皆樂善之志也是人必能容之 正誤 願有得色今按謂有自得之色 貲

實 齊衛定州義豐人管晏謂管仲晏嬰也管仲注見宋武帝大明二年晏嬰葉之夷維人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二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秦誓周書篇名

貶御史大夫宋璟爲睦州刺史

生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

發明 御史大夫風憲之長位漢爲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杖則非其職矣又以杖輕而黜之故書貶書爵而不書其罪以譏之也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爲朔州

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藩羅睺胡酋屢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發明 藩羅睺諸部之號也諸部落之號或曰本突厥嘶陸部也 賀魯 胡部屋本泥熟啜部將之名後以爲未詳處所或云即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

河南北之人流亡死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蝗而愈孫叔敖蝮而致福今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集覽楚莊吞蝗而愈疾貢蝗有禍臣請當之集覽詳新書楚莊王食寒菹而得蝗怒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臨而蝗出久疾得愈蝗音貢水蟲也張華博物志蝗三歲而成王物有石蝗草蝗泥蝗一名馬蝗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矣母曰無憂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

及長爲楚令尹資治通鑑山東通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資治通鑑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資治通鑑日食不應而宰相表賀則日食而應當表弔可也比而觀之姚崇語君之罪著矣、

○九月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諸無量更日侍讀聽屏與乘馬於宮中以無量蔵老爲慈

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
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賀賓 監官人
書法 侍讀之名
始見于此
發明 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
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
庶老充選書之于州雖
日幸之蓋亦惜之也
遣薛訥討突厥 考證 訥當作伐
書法 突厥叫蕃書擊此則曷爲以討
書突厥請和既稱臣矣於是復圖北
庭是叛也
故特書討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白杭徙
郴憲道卒 賀賓 杭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
郴州名注見楚義帝元
年
年
書法 刺史多矣卒幽求何志帝之薄也其
薄奈何方天星散落幽求實贊大計
睿宗踐立太子幽求力言平王太子逆黨
又幽求首發其姦有功如此而帝待之薄
則帝之私也蓋韋氏既誅帝有自取之志
而幽求則曰衆約令久其立相王何不早
定此曉帝乃催迎相王入輔少帝而已既
而幽求復白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若

此皆非帝意此帝所以終外之也書曰
佛刺史劉幽求卒綱目之意微矣

發明 韋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即
遭貶黜眾無少怨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求既不踰此而又
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慨於中是以輕於讓遲眾不念其有功當時
之人既不能如帝意所在而後來贊唐史者止謂眾共稱之太薄而已綱目推求其
實校於幽求之事特揭佛刺史書之以見斥逐意外之意不然當時刺史猶天下
何獨於幽求而卒之也

以郭虔瓘爲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以郭虔瓘爲安西大都護經略四鎮虔瓘
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馹熟食許之
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
小有盜竊當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
以强幹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累盡豈宜更募
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
遞馹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
口漸少涼州已往沃磧悠然儻稍天誅所殄
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姚崇亦以爲不
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虔瓘復奏奴八人有微
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曰虔
瓘特功傷法不可許也上從之 集覽 遞馹驛遞也

馹唐佐反驢馬駝載物曰負馹彊幹弱枝京師爲幹四方曰枝涉磧悠然唐志西州之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北庭都護府有小磧又云伊麗河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今曰沙磧則沙乃流沙之類自是兩名杜甫入衮首篇贈司空王思禮詩意無流沙磧是也悠悠眇邈無明貌

賈 安西都護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四鎮注同上年西城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秦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浙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安撫諸州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救四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

集覽 拔汗那拔或作跋誤也

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賈 龜茲西域城國名注見漢武建武二十二年

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

冬十二月貶崔日知爲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延奏曰若糾彈之可

使好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瑒上遽命檢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集覽）瑒丑亮反恐喝與揭通音許易反史記務以秦權恐揭諸侯顏師古曰恐揭相恐脅也（歙漢丹陽地初改鄣郡爲丹陽而丹陽都尉分治歙隋置歙州宋改徽州治歙縣歙失涉反

（質實）宋白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罷日知滯州靈昌人一統志云歙縣秦初所置屬部郡以縣南有歙浦故名漢屬丹陽郡爲都尉治晉屬新安郡梁屬新寧郡隋初縣省後置爲歙州治宋爲徽州治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徽州府

以韋玢爲冀州刺史

尚書左丞韋玢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汰之，擇救出玢爲小州刺史，姚崇言玢以奉公貶黜，議者皆謂郎官諺儆，恐後來左右承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乃除冀州。（集覽）玢悲貧及不舉職舉冊也記明堂位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受廢職之大罰（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以突騎施部將蘇祿爲金方道經略大使

突騎施守忠既死，部將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據有西方，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胡氏曰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於絀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於廢殺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音法】昕恃后黨毆大臣罪也帝罪之公矣其以無罪之辭書何昕信有罪罪不至死也而殺之其矣綱目實嗣之權衡故樊此書殺長孫昕書殺

【發明】玄宗初政清明深惡戚里撓權之弊故長孫昕有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昕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貶竄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以鄫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實】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音法】諸王遙領外鎮始此

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健爵位妃見

賢

主德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永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頻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遞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集覽 鵁鶄音交晴郭璞曰鵁似鳧脚高有毛冠背上有文晴赤色長尾喙交故名鵁鶄鸂音奚似水鳥五色小於鴛鴦好作雙浮戲天溪慈溪縣邪而還宋和若有勅令故名溪鸂

管窺 芍州注見周齊王二十九年大梁揚州注見漢武帝元狩五年淮南天柱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年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蝗之爲害益甚拒不從命崇勝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昔

十九年

青法 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爲之帝可謂知所擢衡矣自貞觀二十年以來網目書以爲刺史者四十餘人自狄仁傑外皆貶黜者以父母所民之職而以其所貶黜者爲之若此而求外任之重難矣書此益予之也

之良宰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集覽劉聰晉惠時擾儀。平陽僭號曰漢實錄埋之事在晉愍帝建興四年蝗不入境漢宋均建武中爲九江太守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書法三年書山東大蝗於是復見故書復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曰今殘選敍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銅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表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裴後有盧韋流陽武人嗣立之子醴泉縣名注李實集覽兄中宗嗣聖七年左遷注見漢宣帝

元康一年

夏六月太上皇崩○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時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遣卒頡質畧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雪偈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

連爲暾伽可汗以闕特勒爲左賢王專典兵馬集覽拔曳固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拔野古進卒頡質眛進卒散走之卒也名頡質眛子者人之嘉稱將者官稱也衆其官而獅子焉後靈荃改授郎將回紇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年僕固注同上年闕特勒突厥俗稱子弟曰特勒闕名也寧宥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太常卿太子詹事宗神主祔太廟

之、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突厥默啜既死突騎施蘇祿稽自立爲可汗毘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職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毘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好詐愈深願集兵衆徙之內地漸變舊俗脅成勁兵雖一時輕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命朔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晙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單于副都護張知

運不設備爲虜所擒將軍郭知運邀擊破之張知運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嗷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衆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嗷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便則進兵務則寓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稱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

[佳]河曲注見漢元朔元年

[質]閻謀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質]爲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冬十月泰陵[音]一統志在西安府蒲城縣鄧山

二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葬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荷鍤自隨以辦喪事[質]老蒼頭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閒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侍疾崇

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梁子彝異頗受賂遷爲時所議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曾曲赦京城特勅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遷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宏遠人莫測其際在釜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怨於上嗟歎良久益重璟范氏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張說重之可謂能知璟矣

張說

彝異梁二子風度凝遠風采度量就同

宋祁曰新舊傳天寶元年嶺南道名注見泰誓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同上年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申棖魯人孔門弟子孔子嘗言吾未見剛者或以張對孔子謂張也慾焉得剛後世追封上蔡象

書法

自隋世以來京尹不書書留守越王侗重留任也唐有天下且百年京尹無聞焉蓋至是四書留守矣房玄齡于謙輔張說梁嘉朱璟綱目於此致意管鑰之任夫豈輕哉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宋璟識張
廷遠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觀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幸以驕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璟與頲相得，其際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篤，國器也；獻可替否，則黃門遜其父矣！上嘗令璟及頲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監進。璟頲奏曰：名者，名子之始，善

崇善慶成務，璟善守法，特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獄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范氏曰：公生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寖安驕侈，求賢

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苟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鑄立銅象、璟請禁之、以革頌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璡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諛詞、諛文章者高官從來選不可以集覽僕射謂蘇瓌黃門謂姚崇璟門下省爲黃門省七子之均養別奏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七子之均養

詩氣風美七子能盡其才、考異曰、舊紀、開元初、禮祕大臣謂加密親以敬之、質曰、宋考武后

大明
二年

罷十道按察使○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書法 良法也故特書始

丁巳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考異曰幸二字當作帝如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正

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下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謀、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大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上過潼谷、道隘不行、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昱、昱下方事

巡幸令以此罪二臣、臣恐煬帝來民受其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賀[貝]苻堅累陽氏、人晉升平初、苻堅自立爲天王、太元中入寇敗績爲後秦王姚萇殺之、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渭谷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

書法　上書太廟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以行故矣、然則無譏歟、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況太廟方壞而行幸自如、則其爲忽宗廟益甚矣、姚崇賢相、於是凡三獻諫、惜哉、終綱目宗廟書壞三、漢宣帝本始四年是年五代壬子年蜀大水壞

其大廟

發明 春秋文公十三年書世室壞而左氏以爲書不恭公穀以爲譏不修誠以有國之君莫重於宗廟而至於此壞則其怠慢爲何如哉玄宗之時太廟室壞此莫大之變也彼姚崇者素以諂君爲事日食不應則表賀鼎銘偶合則表賀皆有以蓋其君之心矣今玄宗當此大變乃欲行幸始焉問之宋璟蘇頲二人對以三年之制未終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其說甚正崇亦能以此意告之稍或可以少警其君今乃以壞與行會爲言則是逢君之惡而遂成其說以合之也註同甚矣校綱目公

此書大廟四室壞於上書行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而唐人簡於宗廟不以時加葺治之罪又自見矣吁

二月復置營州

癸契丹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使慶禮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千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集覽 制置屬下句制勅也令置立營州都督

貝州 注見漢安帝永初元年 宋慶禮洛州永年人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考異 提要太常作宗政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頗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集覽 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字子陵、光武之故人也、除爲諫議大夫、光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正誤 南陽故人、今按光武南陽故人、功爲宮、不令與政、西漢得保富貴者、皆光也、不當專指嚴光、質實 諸將以權貴不全、諸將謂韓信彭越英布事、在高帝十一年、南陽故人以優閒自

人、謂鄧禹李通賈復輩、事在光武建武十三年、

以張嘉貞爲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乃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以明堂爲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恵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爲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集覽 大享奉上之謂、享大享、復就圜丘、通作饗、禮書大饗之、

禮正義曰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此言禮盛不作享味之

入享今按大享乃祀神之享如事

記誤

武后大享萬象神宮即明堂也

九月復置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五衛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事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皆背

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百官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集覽

豸冠豸音宅買反

聞史官依故事

集覽

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爲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纏爲展筒鐵柱卷對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專君西漢司馬相如傳道足以專君自損也注專古貶字史記本傳作貶君一本作專君

正誤

大臣不得專君今按相如傳音訓同專君自損本作專非專字也

此言中書門下奏事諫官史官隨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專乃專擅之專集覽不詳上文謂爲貶君何義

書法 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子之

發明 開創之君有典則以垂後清明之世無逸秘之私悟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治致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沮今宋璟輔政皆復舊觀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大書於冊蓋美之也

謫孫平子爲都城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於中宗之上也平子誣罔聖朝漸不可長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獻貞之從祖凡

集覽 議魯躋僖公春秋文二年躋僖

公注謚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崩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識之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都城康州邑名也城本作成史記戾者年表漢昭帝封金安上都成（質實）伊闕縣名注見漢戾索隱曰屬潁川（質實）帝亥更始二年祖禰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一統志云都城唐之縣名屬康州宋省入端溪縣故址在肇慶府德慶州東八十二里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分置國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爲之使無異卒國子祭酒元行沖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集覽）整比校次之也比毘至反

戊午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貿易（質實）貿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六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惡錢）謂鉛錫相雜及錢送少府銷毀（質實）摩質取鉛盜鑄者

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質實】【嵩山】【注見】

中宗嗣聖十二年【處士】【注見】

周赦王元年【盧鴻】幽州人

卒、各一、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書寺之也、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書不至者八、書不屈、不就、不受、不食而

○夏四月敕度【鄭毓】【鄭仙舟】爲道士

河南參軍鄭毓、衆陽丞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亦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河南】【府名】【注見本卷王元慶爲道士】【注】【今】【三川】【宋陽】

【投匭】【注見中宗嗣聖三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書法】書勅度何美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執左道以蠱惑其君者也、點爲道士、足以懲姦人矣、故綱目特書勅度、是時玄宗初政清明、故有此歟、後二十年則有玄學博士之置矣、

【發明】書勅度鄭毓郭仙舟爲道士、以文靚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官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胡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者古鄉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爲庠良學校教以人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婚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酒禮於季冬之月正齒位而已矣

集覽　鄉飲酒禮於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爲三賓爲衆賓賓主並飲則司正北面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爲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山堂攷索曰正義曰鄉飲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也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

質實　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倫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　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

一廢百、而綱目書之
其亦儉羊之微意歟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
多破產者、祕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
百姓常賦之外、微有
所加以給之、從之、

書法 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加賦何、譏也
國之有賦、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祿
也、唐初制賦、不爲輕矣、當是時未有養兵
之費也、而官俸又取之息錢、是常賦專以
給公上爾、人主之心、安得不恥乎、息錢既
煩、盡亦以常賦通融給之、又加賦焉、夫之
不堪可知矣、故特書始、終綱目官俸書所
出者二、是年代宗廣德二年、舊唐書苗晉卿給
官俸皆
議也

發明 官俸當給、則官給之可也、若官中歲
計不足、則當量入爲出、會計而均通
之足矣、今崔沔乃請於常賦之外、微有所
加以給之、則是公家有給俸之名、而其實
出於他人爾、取他人之物以示己恩、固不
不若不給之爲愈、然則書始加賦以給官
俸、豈不深爲可戒
而適足爲笑哉、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吐蕃請和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
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爲遠州刺史李朝隱爲大理卿陸
象先爲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器文詞、俱好是非、改變
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
惜、請以爲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解職、
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
以爲河南尹、皆從之（集覽）渝峽渝水在遼西臨渝東出
塞、隋置渝州、按峽州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即其地、周
以居三峽之口、因爲峽州（質實）渝峽二州名注見前卷

壬八年巴郡峽注見周
赧王三十七年夷陵

丁未 七年夏四月邠公王仁皎卒（質實）邠州名注見中宗嗣聖八年
義豐

仁皎后父也、其子蒭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
諶例築墳高五丈、上許之、宋璟蘇頲以
爲準令一品墳高六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
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
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爲之、臣等所
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
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
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集覽）陪陵

陪侍也陪葬於君后之陵墓者竇孝諶岐州人敎之後竇太尉謂孝諶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相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集覽 人隱隱幽也閒閒之

陋人主所難知者女謁耳託也言浮於行過也行言逸也謂所言超於所行也或曰浮者如物之浮 正誤 勤恤人隱今按人隱於水上不著實也 集覽 勤恤人隱民之憂戚也唐諱民字多作人

日食注見漢惠帝七年月食注同上年

秋八月勑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研思之厚乘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虐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集覽 則天改服三年高宗時議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厭降之禮厭損降下也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喪服小記注父在厭也、厭一妾反又於

盜
反

九月徙宗王憲爲寧王（質實）寧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容道中見衛士食畢而弃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嘗人過失而欲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遂釋之是日宴侍欽上自解紅玉帶以賜之

以吳湊蘇諒爲忠順可汗

庚申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

以侯敬忠爲相

上以王仁琮潘好古故吏墨勅與五品官宋曰仁琮暴緣舊恩已獲優收又是后族須

與言乞下吏部簡擇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徵官璟奏嗣先以親親之故固應徵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勅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勅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勅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曾天旱優人作厭狀咒於上前問咒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然

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頲施錢禁而惡錢復行矣胡氏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憾而慫使爲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頲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

集覽　大明臨御東漢焉融傳大明生東注大明日也今玄宗如日之在上故曰大明也臨御義取尚書臨下御衆斜封墨敕申宗時公主嬖幸皆依此用事於側門請謁受賕雖屠沽成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計

付中書時號斜封官矣不出正勑天子勑書須中書省宣署申覆然後施行謂之正勑玄宗覺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奏焚斜封之形狀也詩大雅旱魃爲虐注魃音跋旱神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戰國策曰必中於趙矣注猶射中的也甚

正誤　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今按知字當屬上文爲句璟謂望以薛嗣先事付吏部知之從王者施行不別其勑也正敕猶通鑑乾元二年肅宗所謂

質實　優人

正言也

高宗咸亨三年　卽伶官注見

嘉貞不罪告者以通言路

進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爲忠用之

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刑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頗放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貪鄙崔訓與諭

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源相公四俊苗呂崔員

員王問反姓也

釋名云才過千人曰俊又治也

六月瀍穀溢考異

溢上當有水字疑漏

瀍穀二水名瀍注見梁武帝大同九年穀注見漢王邦二年

漂溺幾二千人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勻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勻磨而

殺之、叛虜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流引二千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集覽 勾磨都督名 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未詳其義

質實 受也勾職各反

書法 凡書誘殺藏也書大使甚譏之也若曰以中國大使而行詐於降人可恥

發明 誘殺之非前已論之詳矣書大使而誘殺突厥降戶尤可恥也

冬十月流裴虛己於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强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質實 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 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先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突厥契丹、掩罷伽於奚落水上、罷伽大懼、啜欲谷曰不足

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苾相去絕遠、孰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嗟之約、必喜而先至、踰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苾兵不至、拔悉密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國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先分兵間道斷北庭、四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曰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張鷟）拔悉密北伏種名拔音跋輕而輕去聲左傳戎輕而不整注輕不持重也考異曰張鷟朝野僉載於張

辛酉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賀知章）

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二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融爲牙門（賀貴）河西郡名注見漢故曰牙帳安帝元初元年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簡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拍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還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論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八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

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陽翟縣名注見周安王二年）

突厥遣使求和

突厥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答以襲昔和親華夷安逸默啜無信數寇邊鄙人怨神怒頃身喪元兇可汗復留前迹掩襲其涼隨遣求好國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寧福不然無煩使者徒勞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可汗柔伏君長號注見漢後主號注二涼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武威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勑舉縣令

勑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治惡縣舉者賞之（四府上佐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太原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晙等擒斬之

初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黨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四夫集覽阿史那獻阿史那突厥三字姓名也質質酋長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光祿塞統志云連谷隋之鎮名唐改爲縣宋政和中廢故址在延安府神木縣舊麟州北一十里谷河關在太原府興縣北乃唐時所置麟州本漢之五原西河二郡地後周爲銀勝二州地屬雕陰郡隋仍舊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廢乾元初復爲州宋初沒治吳兒堡尋陞建寧軍崇拱初改鎮西軍元於此置雲州後改爲神木縣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九月朔日食○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晙爲梓州刺史

待寘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晙討之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救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晙爲責已由是復叛晙遂（質實）（梓州）注見漢獻帝坐貶（質實）建安十八年梓潼

梁文獻公姚崇卒（考異）此誤（書證）當去文獻二（考證）字分注謚文獻

崇遺令喪佛以清靜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秦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台戚脅滅周秦汝兒女子終身不識道爲負禪道士見

利於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質實）周毀經像而修甲兵事在陳宣帝太建六年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事在陳宣帝太建八年

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爲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虜下代之（集覽）君㚟（質實）虜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新作蒲津

橋 質實 蒲津橋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書法 西晉之初書作河橋矣於是復書蒲津皆津要也終綱目書作橋三晉初

甲午年是年憲宗元和八年吐蕃烏蘭橋

(一)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質實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子玄卽知幾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張說仗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譏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慁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情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質

史草撰史之草本 質

書法 別駕未有書卒者卒子玄何錄良史也綱目卒別駕一而已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蔡

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參星參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集曆一行名也姓張氏鄴國公公謹之孫爲僧隱嵩山詔新造曆一行於是推大衍數立衍以應之撰開元太衍曆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晡洛下閎造曆五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一行改造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大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乃奏曰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遂廢臣更造遊儀使黃道交於奎軫之間內旋白道月環簡而易從其儀以古尺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按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璇璣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最在內者曰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舜典璿璣玉衡下蔡氏傳頗詳南宮說南宮複姓說名也河南北平河南卽洛州也玄宗改河南府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縣是日晷樞要云日光日景日影日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極星是爲北辰其星有五在紫微中天運大窮三光迭曜而極星

不移〔陽城〕注見秦二世元年文公語錄曰今之地中與古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中宋朝岳臺是地中已自差許多〔浚儀岳臺〕岳臺在開封府浚儀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朗州〕朗本作閬秦巴郡閬中縣也唐改閬州在利州東路〔蔚州〕本代地周宣帝置蔚州今屬上都路飛狐縣在其南〔交州〕本百粵地漢武置交州隋改廣州屬廣東道〔老人星〕下象星天官書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夕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不見人主憂也其下衆星古未名者史云乃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正誤〕河南北平地今按此當謂於河南河北之平地上測驗日晷也〔質實〕陽城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一統志云浚儀漢之縣名屬陳留郡魏晉以後皆因之東魏於此置梁州後周改汴州隋廢陳留郡以縣屬鄭州唐於此置汴州以開封縣省入尋復舊宋初改祥符縣金元因之　本朝復以開封縣併入爲開封府治所仍屬焉七政〕書舜典篇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注曰日月五星也亦曰七曜〔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交州〕注見宣宗太中二年安南

〔書法〕書曆多矣唯太初書造於是復見云一行也後此則唯王朴欽天書作造

皆予之渾儀必書重象器也終綱目書渾儀四書儀一詳朱丙子年

壬戌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句上漏帝字幸當作如 ○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及鹽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夫宰相百官之首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是湖之 質實 夏鹽二州名注 漆未布如開元名也 質實 見德宗貞元三年

五月伊汝水溢 質實 伊汝二水名伊注見漢高后三年汝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漂溺數千家

六月博州河決 質實 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

書法 自王莽辛未書河決其後無書者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豈王莽不塞之私反足以便水之性歟

○制增太廟爲九室

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爲九廟遏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盡矣

貫實　七廟注見宋明帝太始七年

唐制何所取乎

書法　書議非古也古者天子七廟唐遷中宗而祀之別廟非矣於是復遷太廟而增爲九室則中宗昭穆之次必有所處而遏其如戾古何哉凡增者不宜增者也是故漢增塏場珪幣書增文帝十四年唐太廟九室書增是年　宗廟籩豆書增開元二十四年皆議也

貫實　安南府名注見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宣宗太中二年

書法　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爲輕國體重閹權爾尖之矣內臣總兵始此故謹書之詞曰內臣以軍功見者三是年十六年事僖宗中和元年楊復光

○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發明　春秋襄十八年諸侯伐齊師齊有寺人孤沙衛者連大車塞隧而殿

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習供戶庭灑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爲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嗚呼諸侯且爾況天子乎唐之玄宗削平內難與復唐室勳績爲治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爲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內臣爲之是以網目於此特書內侍以志其失其爲風沙徵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干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

辱軍政或

(一)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資治通鑑)(欽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於道(初)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於嵩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

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集覽 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西域國去京兆七千里而吐蕃西羌種名注矣其王姓沒名謹忙 質實 見太宗貞觀八年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强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過度，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實實 詳汝南鄧仙豫等州

詳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汝注同上建武二年梁縣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泚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伍未詳沿革豫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

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舊】府兵唐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後太宗更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不問色役七制作簡色後注簡簡省也色役謂雜徭役

【書法】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爲明堂【舊】【實】明堂法見漢武帝建元年

【書法】武氏毀乾元作明堂則新之矣帝以不依古制復廢爲殿似也別議新之豈無其地於是廢已六年復爲明堂則人神之瀆蓋甚矣又十六年而復毀爲殿謂之何哉故已卯復修東都明堂不書以爲不足書也故削之

僧一行入諫止創寺

○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以永穆公主適王鈞考異永上漏以字

敕以永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今以驕敗奈何以一統志云永穆階之為法乎上遽止之實一統志縣名屬巴州唐屬通州宋始改永睦元省之故址在夔州府達縣西一百里

書法於是敕資送如太平以一行諫而止書美之也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洛州給復五年以幷州為太原府置北都考異洛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堂書法洛州何潛藩也高帝之沛光武之春陵則帝鄉也潛藩而復焉亦濫恩矣故書議之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潤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暴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卑三品亦有微功泰何

以皁隸徒之事徙不可返豈宜復爾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容屢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質）

（刑不上大夫）注（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見漢文帝六年

祭后土於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雎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質）上從之（質）武帝元鼎四年（汾陰）雎上注見漢（質）（晉陽）祁名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漢后土祠）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

返王同慶爲贛尉

生爲平遙令廣爲（贛尉）贛縣之尉也漢儲備頗擾故也（贛）地志豫章有贛縣注

贛音紺如淳曰音感章貢二水合流漢即其間立縣因名焉晉立南康郡隋置虔州宋改

贛（質）一統志云（贛）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州（質）漢屬廬陵郡吳屬南部都尉晉始爲南康郡治隋初改南康縣後復爲贛縣唐爲虔州治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爲贛州府治仍屬焉平遙（平遙）古地名漢爲平陶縣屬太原郡東漢屬西河郡晉屬太原國後魏以太武名

憲改平遥縣屬西河郡後周省隋復置屬介休郡唐屬介州貞觀初屬汾州後屬太原府宋金仍舊元屬汾州本朝因之仍屬焉

以張說兼中書令○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至西京○夏四月以王晙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右司侍給候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尚學業降色令天下問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達也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皆美之也終綱目書書院一而已二書書院始此

秋八月勃州縣安集逃戶

勃前令撿括逃人慮成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爲獻祖光帝爲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而番、州縣集覽京兆蒲同岐華、京兆今西安府是蒲漢天水郡唐改曾得役使、

蒲州今秦州是同漢馮翊郡改同州岐漢扶風郡改岐州唐改鳳翔府華即華陰翊改華州集覽蕭嵩蘭陵人梁明帝之後一統志云京兆郡名本周之王畿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郡尋復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東漢於此但岐州尋罷二國翊改尹為守晉置雍州理京兆未幾為劉石苻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京兆尹隋初置雍州尋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州又改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于此唐末為佑國軍五代梁改永平軍後唐復為京兆府晉改曰晉昌漢改曰永興宋仍為京兆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 本朝改為西安府隸陝西道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蒲坂同州名本周之大荔國秦為內史地漢初置河上郡後為左內史武帝時改左馮翊三國魏為馮翊郡後魏兼置西華州西魏改為同州取禹貢澧水改同之義隋罷州復置馮翊郡唐初復為同州治馮翊縣天寶

初復爲馮翊郡乾元初復爲同州後爲匡國軍五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舊宋改定國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兆府元仍爲同州以馮翊縣省入　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華〕州名本周時鄭桓公始封之地其地亦名咸林秦爲內史地漢魏晉並爲京兆弘農二郡地後魏置華山郡又改東雍州西魏改爲華州隋唐後置華山郡唐復爲華州垂拱初改太州天寶初改華陰郡後復爲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爲鎮國軍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舊宋改鎮潼軍金改金安軍元復爲華州後以鄭縣省入　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　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

發明　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當衆其偏而補之足矣不是之思乃輕於變法果何意哉綱目前書始募兵充宿衛此書始置長從宿衛始之一詞所以志變法之端使後人得以推考焉耳任是責者豈非張說乎

十二月甲戌王晙爲鄯州刺史〔鄯〕州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齊昌〇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刻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由磧移牒令收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閻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賛】杜暹濮州人安西都護

【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於是都護閻暹以母憂詔起復爲之不書起復何金革事也綱目書起復皆譏辭惟哀慕叔國難杜暹以金革無譏與故不書

夏五月停按察使

【書法】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置三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不一甚矣

○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開田澤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書法】書復以何貳過也帝之興利始益急矣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由宰

其言可用

相侍郎署位而已洪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佳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質〔山東〕道名注見宋文異同說因是出之質帝元嘉二十五年

秋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考異楊字上當加內侍二字疑漏

溪州蠻覃行章反以思勗爲招討使擊擒之拔有是命質一統志云溪州古蠻夷地春秋楚國之境秦爲黔中郡漢以後爲武陵郡地隋爲辰州地唐天授初析置溪州或爲盧溪郡五代時爲楚馬氏宋初爲永順州及上中下溪二州寨祚中溪州刺史彭仕義叛臨以大兵仕義降黔寧中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潛自改爲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彭天寶又改宣撫司本朝初內附後陞爲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

書法自單超始書爲將軍至張讓再見力士三見然未稱大將軍也宦者稱大將軍始此自是高力士程元振大將軍楊復恭上將軍不可勝書矣綱目宦者稱大將軍三稱上將軍一○內臣爲將軍稱大始此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竣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考異〕〔薛霽本〕雷上亦悔之。〔實〕〔集覽〕〔猶豫〕注見秦所震之木〔集覽〕孝文王元年

〔書法〕於是后兄守一爲后祈祭書上名使后佩之則后亦不爲無罪矣，其以無罪之辭書之何深意也，自惠妃嬖而后有必廢之勢上之欲廢后數年矣不爲是也

綱目濟採其說故書曰廢皇后王氏

八月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稿，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ㄔ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集覽〕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括客〕括簡也，客人避役逃戶非土著也，籍外田見存籍內者爲正田，籍外括出者爲羨田，皆民所隱匿者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集覽〕〔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〇羣

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賈 賈 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書羣臣請何罪請者也自是帝之驕心始放矣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 晉法

乙丑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資 伝以

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集覽 彍騎 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彍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十二衛六番唐百官志入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別駕、【賀賀】【洛濱】洛水之濱【注見漢高后三年】【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睦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賀賀】【禁錮】【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諸官學士宴於集仙殿、因命遍閱之。於是得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書法】魏明更崇華殿爲九龍、不書書崇華此其書更名何嘉與賢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矣

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

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我秋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吉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番狗種奚敢幷吞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番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眞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番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稟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摩昭而遣之竟不與婚

【集覽】

【升中于天】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風雨降龜龍假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小殺突厥君長名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虜三字姓也

突厥大臣之官類九二十有八等頡利發其一也【寶寶】裴光庭開元二十八年【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歟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發明】是時玄宗政事猶爲精明故一時所書如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子孫更集仙殿爲集賢及禁奏祥瑞之類班班見於直筆者皆有足取使其始終若此豈不爲盛德之君哉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質實)

(水運渾天)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逐天而行。沴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發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辇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發。問禮。寺郎賀純亮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僊。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張說多引南北吏及所親屬事。禮畢。推恩。往往超遷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屈從士卒。但加動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前氏曰。玄宗于是後心未彰。方降詔音。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啟驕怠之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

張說私蔭質為朝廷獻怨

皆蹐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簡玉而謁之於天乎集覽〔玉牒〕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社首〕山名注見高宗麟德二年〔泥金簡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質實〔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賀知章〕越州永興人〔吳天上帝〕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五帝〕注見漢文帝十五年〔皇地祇〕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朝覲〕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案明前書蔡廷請封禪蔡專罪羣臣之諫其此書封泰山文無貶詞亦足見出於玄宗之本心安而行之者也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晉子以其時及其事觀之又可以知宰相之賢否矣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華夷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收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廄使張景順副之至是用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質實〔牝牡〕釋名云雌曰牝雄曰牡

車駕還幸孔子宅【質實】

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諸唐高祖太宗皆書蒞此其書幸何誤

【書法】幸國子監亦也或曰誠不足也故從其恒辭

【發明】漢肅宗時書幸何耶意者亦尊師重道之誠不及肅宗故變文書幸以見其過自尊大之意耳不然何以書法之異也

○至宋州

【質實】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襲洲宰沔供帳無錦綵宴從官於宋州館舍之外一無他

【集覽】【簒要】詩箋云雇顧也生曰雇小疏云牲可牽行顧是已殺告成以成功告天曰告成

【質實】姚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濟州注見晉帝紀太和元年高平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無常之明亦不能識此三人者

十二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集覽不對錢穀，漢文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不問，罔死，漢宣時丞相丙吉出見鬬死者，橫道不問。質實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書法 親決銓試判有司事也而親之下行其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者也

發明 人主之職論一相刀下侵銓選之事何哉故特書親決試判以譏之

大有年 集覽 大有年注見太宗貞觀四年

東都斗粟十五錢，青齊二州名青注見青齊五錢，粟三錢。質實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

書法 綱目書大有年四漢明帝永平九年，桓武帝乙酉年，太宗貞觀四年是也

皆盛時也舍是無
書大有年者矣

發明 自太宗貞觀四年書大有之後高宗朝嘗書大稔矣祖宗相望至是又書大有于時玄宗留意政事修心未動故其治効如此通鑑是年止述米斗賤錢之數綱目時筆以著其美夫以玄宗尚能致是人主觀之可不自強於善也哉

丙寅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入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武太后時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張說曰兩書不同太宗自視開部房玄齡等修禮六十一篇宜與開元禮二十篇並

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高宗顯慶間語長孫無忌等增爲二百三十卷故曰兩書不同

實 五禮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李元紘舊年人通鑑之子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勝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爲人且忠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乃

李林甫初見

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大士占星狗私納賂救源乾曜等於御史之强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但罷職集覽蓬首垢面髮如蓬亂而不理面中書令有摩垢而忘洗言懼之甚也詩首如飛蓬席藁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集覽崔隱甫武城人金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號金吾

岐王範卒贈諡肅宏太子

范氏曰太子君之貳宗廟社稷以界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書法

書贈太子何義也曰太子弘薨而皇帝爲贈官矣至武惠妃薨而亦爲贈官矣綱目悉書之所以議也

發明

太子不當贈諡先儒亦既論之矣然範乃玄宗之弟而又是時宮爲太子太傅頎以太子諡之其顛錯不倫一至於此書之于冊尤可笑也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

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八月魏州河溢○以杜
暹同平章事○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州置長史
渤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於
唐是必與唐謀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
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
之勢也武藝隱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
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
武藝知之上表請太宗示人以信豈得爲
此欺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
左遷皆遣門藝[illegible]南以報之司馬公曰
者所以[illegible]而已門藝以忠[illegible]
自歸天子當察其枉而賞罰之爲政之體
也若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而
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懷門藝顯爲欺誑以
取罔於小國乃罪鴻臚之[illegible]不亦可羞哉
[集覽]黑水靺鞨北狄別種沈括曰黑山在大
[集覽]慕之北有城在其[illegible]南名慶州予奉使
當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有水出其西所謂
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又靺鞨注見隋文
帝開皇[實]渤海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九
十八年[實]年沙門鴻臚官名注見漢武帝
太初
元年
丁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
卯

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秩與君奚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奚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奚入朝，乘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奚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乘水而度，或其後軍，或其輜重，事馬萬計，而還，君奚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兼知河源軍事，遷於甘州，甘涼河鄯四州各置節度使，以備吐蕃，自是青海之西，鄯鄯不金城之破羌縣地，以紓邊人，許之

寬也，寬邊郵之勞費，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河清，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河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金城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青法至青海西書識深入也是故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則書至魏主燾追柔然至涿邪則書至王君奚擊吐蕃至青海西則書至皆深入也玄宗自是益事邊功矣故謹書之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質實 東宮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質實 乘輿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夏至賜貴近絲八一綟 質實 一綟猶言一綠也綟郎計反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有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書法 絲一綟爾其書何重親蠶也、

秋七月冀州河溢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〇許世二年信都

憲公蘇頲卒 考異 此亦誤書謚 考證 當去文憲二分註謚文憲

○九月吐蕃陷瓜州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使請君㚟曰、將軍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 質實 瓜州注見莊宗同光二年玉門關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吐蕃西羌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盜殺王君㚟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君㚟數時往來其間爲所轄及默啜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惱合衆報仇會君㚟遂擊吐蕃於肅州集營中使漢相靈時尼朋護輸伏兵殺之回紇所殺之皆令西關驛密約勿聞中使（質實）回紇勿知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肅州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酒泉

（書法）王君㚟何人將軍也盜殺其以不書姓名也此其義何也君㚟以私怨殺其身自取之亂故削其官終綱目書盜殺十一詳見咸亨王十四年不書吏李輔國削之也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遣突厥毗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互市歲賚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肥（質實）西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冬十月帝還西京○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

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爲判官、
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
客本寒微小吏、以才幹爲君㚟厚心、嵩又奏
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除衆禁故
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
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
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
朝廷嘉其功、以爲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
邏威名甚盛、嵩欲圖於其國、云
與中國通謀、潛誅之、由是少衰、

宋文帝元嘉七年、收斂枯木作輓車、
所立兩木、輓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

裴寬聞喜人琰之從
子張守珪陝州人

中國國際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三 下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戊辰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嶺南獠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功然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斷去頭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戊辰後爽憚之始皇三十三年

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與没不息事多不就集覽

湖官來有不廉能者宜以為戒

陸運錢先是江淮漕租米至東都以車或馱陸運至陝以待水便其水運一斛得八斗爲成勞陸運率兩（貫）（貫）（九河故道）（注見漢）斛計庸錢千（成帝建始四年）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改殿騎爲羽林飛騎（貫）（貫）（羽林軍名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賓客）（祁連城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冬十一

月以蕭嵩同平章事（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

酬勳法

（即行所澄撫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曆）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巳巳）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

蕃拔石堡城

初吐蕃脂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

取諸將咸以爲石堡險遠難攻裨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石堡城在吐蕃中鄯山其城曰振武軍集覽堅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

質實一統志云信安本秦時會稽郡太末縣地名東漢置新安縣晉改曰信安屬東陽郡隋初屬婺州唐初置衢州治此咸通中改爲西安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爲衢州府治所仍屬焉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龍右道名注見秦王政二年隴西郡

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書法石堡唐故境也不書復故何義例也

鄯揚瑰二奈昌虔之聾千取士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大多則應諸色裁損又秦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

集覽流外杜佑通典曰隋置九品品各有之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明經所試一大經并孝經論語爾

雅、其他有差帖皆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進士〕所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道業〕道謂所蹈履、業謂所肄習、〔胥吏〕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謂流外人、通典曰凡府寺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諸色〕猶言雜科也、如陰陽筮卜圖畫功巧造食音嗣天文之流、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推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五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孤經絕也、〔帖平文〕試可以試人、故謂之孤經也、〔帖平文〕試以平易之文也、〔通俗文曰〕帖、

〔書法〕書限何義也、於是諸色入仕無所裁損、獨限明經進士、故書義之、

〔發明〕以天下之廣吏員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則取士之塗隘可知矣、楊瑒之言、非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于冊、其失自見、孰謂專得人爲盛哉、

夏四月帝于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等奏、如此則禘與祫無異、請序昭穆、從之、〔集覽〕〔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禘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縚他刀反〕

反（賈）（昭豫）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五月復置按察使○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駁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賈）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南郡（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陽）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宋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光氏曰、大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諂首以逢迎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爲名臣、（賈）花萼樓注見不亦異乎、開元二年

（賈注）生日宴樂舊矣、宋以節名也、源張導諛而倍費自此廣矣、書曰以帝生日

爲千秋節、咎以爲者也○後世以人君始生之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

發明 自唐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其後遂踵爲故事、內自朝廷、外及郡邑、張樂設宴、號爲聖節、而不知貪官虐吏、並緣爲姦、於是掊斂民財、強奪橫取、蔬果魚肉之屬、自市井以及村落、均受其害、宴席未設而吏卒之家、醉醢飽餘、已厭斯民之膏血矣、甚至拘牛民子女以爲效、否則漁取得利而後止、名爲臣下尊君而其實爲漁利之階、號爲祝延聖壽、而其實爲斂怨之府、號啼咨嗟、赴愬無所、椎剝烹煎、慘於虎狼矣、以是而欲增延壽算、吾誰欺、欺天乎、然承襲已久、雖仁人君子感頌不忘、亦未發一言以及之者、蓋其尊名甚尊、稍涉譏議、則人得以不敬君父之罪加之矣、必有英明果決之君、卓然知其爲民之害、出於由衷、奮發剛斷、罷而去之、法太宗勑勞之念、不爲宴樂、遵堯節之名不廢、而漁蠹之患斯泯、不舉於流俗之見、不撓於諛臣之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增益福祚、豈不既多矣乎、不然、幷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爲敬哉、況是禮不出于盛帝明王、而出于漸不克終之君、自我作古、不爲玄宗而爲太宗、豈不甚盛甚美、綱目於此特書以帝生日爲千秋節、益亦志作俑之始也任是責者、豈非張說源乾曜輩乎、惜哉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餓！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銅鉛價者，官爲市取。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侵欺其職，而上心遠

後百姓若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曾有飛狀告融賊贓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集覽 廣置諸使，時置立括田等使二十九人。飛狀，如語無姓名告狀者，顏師古曰：言不知所從來。資治通鑑 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巖州，未詳治革。

冬十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爲侍中○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或於曲江頭騎射賦詩以侍宴盡歡而去（旬休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選勝選擇勝景去處）

（考異）書初令何識教逸也欲逸人心之所欲起舞盡歡而去（旬休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選勝選擇勝景去處）

（考異）舊紀不免也十復令之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歲書初

（發明）書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之時君戒其臣以夙夜出納朕命允臣戒其君以一日二日萬幾夫以雍熙盛際至治之極君臣相與告戒者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開元之時雖曰民物阜康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驕怠之萌已駸駸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形見于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玄宗後大自滿之意爲如何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九旬而畢

可免譏議

無以處才俊選法從此壞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懲歎、求卿爭之不能得。集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如天寶五年選人集者以萬計是已。書法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何識也、用資格自光庭始、故譏志之、是故志能

四時選之失、則馬周以攝書志用資格之失、則光庭以兼書吏部尚書、綱目所謂書之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考證討當作伐

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說曰、可突干殺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弒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

一衆而況服叛情見此勝事

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質】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一統志云忠州名本春秋戰國時巴地，秦屬巴郡，漢置臨江縣，東漢末屬永寧郡，梁置臨江郡，後周兼置臨州，隋郡州俱廢，義寧初復置臨州，唐改忠州以巴臣夔子及郡守嚴顏皆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爲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爲咸淳府，元復爲忠州，併臨江縣入焉　本朝因之，改隸重慶府

【書法】突厥契丹自開元以來皆書擊，此其書寇何，討賊君也，利日之筆削嚴矣

【質】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洛水溢

瀍、澗、餘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謂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唐書，情懇，此何可拾，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寧能爲此，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財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洞悉彼弊與和親則不可

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論名悉獵從容注見貞觀二十二年

俗不言姓應王族皆稱論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辭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奸猾連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辛未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爲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奸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

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埶、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惕思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産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以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衛士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侵爲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達州、追楊思勗利用、皆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集覽達官、顧寘卿等小事耳、決於內侍、外

毛仲驕恣日甚 毛仲、睿宗女婿、故驕恣

福順倚其埶多爲不法 福順、內侍也、倚毛仲之埶、故爲不法

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 毛仲求兵部尚書、蓋欲以武臣而兼文職、以便其私也

上由是不悅 上、玄宗也、不悅毛仲之求兵部尚書

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 時、玄宗即位之初也、榮戟、門戟也、緡、錢貫也、畿、王城千里之內也、參半、謂參分之一也、玄宗即位之初、制宦官寺不任以事、惟延內掃除故稱奴官、

質實 福奏注見漢文帝六年

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 專達、謂不由中書門下而直奏天子也

黎戰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

參半 參、三也、半、半也

參倉反 三相參曰參、猶言太半也

北門奴官 唐分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

詳之、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名蒼漢明帝母弟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考異）上當作帝（質實）興慶宮注見開元二年

畫。二百步。

（書法）書嘉重農也、綱目舊田外書耕四、未有書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興章皆必幸于外、將有事者也、若玄宗則詭所謂重農者矣、是時玄宗猶有可書之善、安得

目詳之、躬耕興慶宮側、見書爰麥苑中則書、終綱目書耕四、蓋玄宗帝在位四年、舍是無書者矣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爰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爰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蘇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

集覽 有發謂發發也獻馘詩泮水食矣

集覽 篇在泮獻馘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音古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郎狙詐之家也太公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

賓宜 注見

漢桓帝永康元年稷高伊呂張良其先韓人也家世相韓秦滅韓良為韓報讐不果亡匿下邳遇黃石公授與姜太公兵法乃佐漢高帝滅秦天下既定封留侯因謝病辟穀從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卒謚文成侯先儒謂其有高氣象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唐高宗時

姜太公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孫吳起白起樂毅張良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十人為十哲配享廟庭孫吳謂孫武吳起也孫注見開元二十四年吳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書傳 書傳也謂史書傳記也白起樂毅事迹功效有此置而不論

發明 酒誥惠帝之時諸王府置官武號森列識者知其兵亂之未已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間而又致祭如先聖禮然則

兵戈之兆，蓋自此始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名將爲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上元元年，始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尤十八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叛，至於喪師二十萬衆，未幾，逆胡犯闕，四海分崩，流爲蓁藪，鎮之禍生民，屠戮幾盡。極於五代，然後已。其害甚慘，綱目書之，太公廟所以志厄武夫之禍，而亦漏帝之殺無辜者（此注亦當作如○殺無罪）

太公有知，豈無遺恨

冬十二月辛亥朔

（宪宗書作如○殺無罪）

都督張審素

或告寓州都督張審素贓污，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徵元禮發告者以兵圍江部曰：善奏則生，不善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遂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寓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張審素河南人）

書法 審素贓污，固無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贓罪未明而罪以反，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故審素書殺而不去其官。

審素之死元禮殺之

洛水

六句而罷

壬申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爲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虜剽疾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今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于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集覽 可突于契丹大臣名，奚酋李詩瑣高，平盧鎮名，注見太宗大曆十年。烏承玼，張掖人，承恩族弟。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奚酋李詩瑣高帥其衆內附，於上陽東州

酋者眉與以歸，相屬於路。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八月朔日食○九月開元禮成

初，帝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救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集覽（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上元救）記。喪服四制曰：家無二尊，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爲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救。

書法　書禮成何，成之爲禮也，故成之爲禮則前書命張說修五禮，後書開元禮成不成之爲禮則前書命蕭嵩定漢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故不命嵩和三年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考異

拔凡例還宮間無異事不書帝此閒有異事還上漏帝字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四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癸酉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考證

討當作擊

初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恣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集覽（渤海靺鞨王武藝）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

幅員（一統志云登州古爲斟尋國唐虞時爲嵎夷地春秋時爲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爲齊郡地漢屬東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城置東牟郡北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唐復置牟州治牟平又置登州治文登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州爲東牟郡乾元初復爲登州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金屬山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本朝初屬萊州府復升爲登州府屬山東道）

三月襲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訟之駁諡忠獻

發明 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已論之詳矣玄宗之世大臣卒者凡十一人而書爵者八盧懷慎王仁皎劉子元姚崇宋璟蘇頲張嘉貞尤濫是已其不書爵者三光庭仙客林甫是已以是觀之可以知其選也夫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宋諸人則不侔矣況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議者乎不書其官非過貶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歎薦畢構常侍王丘、丘諫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前，何不逐之？上勞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便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有供奉休儒黃幡上常憲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縣途逋負官錢，臣掠之，隘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亦可，憂有頭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覽]峭直，峭本作陗，音七笑反，漢晁錯爲人陗直，[覽]曰：峭峻嚴也，供奉休儒黃幡供奉官也，休儒，短小人也，黃幡，姓名也，幡，蒲眠反，記樂記及優侏儒，左傳我君小子，侏儒是使，[薛]薛休，長安人，[宗元]大智之子，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奚、契丹戰，敗死。○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晉泓 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綱目書致仕二十二、詳淡宜帝本始三年致仕書所歸者、一而已、

發明 當教之於後、

○齊諧韓休罷 考異 按分注此條提要當接下條提要共爲一條爲是、共

發明 用賢去奸、人主之能事也、然所用者未必賢、所去者未必奸、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察之耳、夫苟知之、則必能察擇矣、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直、且有吾用休爲社稷之語、然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知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爲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求若玄宗之異者、卽綱目之所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然見矣、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考異

此條當接上條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

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罷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能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胡氏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於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苫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切、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若

【書】金革無避、【不】書、【法】木昌元年、無所避焉之義、避木作僻、記喪大記爲金革之事無避也者、注見同上、苫次苫柏占反草也、孝子以爲廬室、以下總名、【質】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次、喪次也、凡言次者、倚廬堊室以下總名、【質】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同平章事一也、別書之何、重起復也、杜暹爲都護不書起復、此何以書、非有金革之事、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譏也、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

【發明】惟田布非議辭、書蕭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子志寧起復爲東宮屬、且猶不可、況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爲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複、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絕

而自見矣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簡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朝可、夕餘聽便宜（集覽）（京畿都畿京畿采訪使治京城都畿采訪使治東都六條準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以楊慎矜爲太府卿

楊政道之子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誰堪繼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濕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質實）

（太府）事物紀原云周禮天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漢武帝天監七年始置太府卿隋煬帝改爲太府卿後魏太和中改爲太府事始則云梁天監中置少府卿後魏太和中改爲太府

（書法）知出納未有書者書慎矜何志焉克也宇文融之後以興利逢君者稱慎矜焉故詳錄之

Digitized by Google

發明 前書宇文融爲勸農使爲九河使雖志在興利然其名猶正也至是書楊慎矜知太府出納則好貨之心著矣故特書以志之

戊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上亦漏帝字幸當作如

舊紀 玄宗於是五幸東都矣五年正月一書十年正月再書十二年十一月三書十九年十二月四書今年正月五書近者十月遠者三年而後還計二十四年之中在東都者居半非東都宮內有怪書幸東都亦已也白書還西京而後率皆幸清之歲月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月秦州地震 舊紀 秦州注見漢元武建武元年天水

壓死四千餘人遣蕭嵩賑恤之

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

林甫同三品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佑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兵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

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林甫素忌多役，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瑛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瑁）（壽州名注見泰妃德之陰爲內助，（壽）王政六年壽春

上爰麥於苑中

（考異）上當作帝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楚之，謂曰，此所以爲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穡）之艱難（穡）（穡注見晉高祖天福八年）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糶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

賢

漕運四倉

胡注以十錢爲千錢者以一兩爲千錢耶

貲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渭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泛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陸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缺之耀卿曰此公家簿緒之利耳奈何以市井事奏以爲市井羞錢

集覽 河口在鄭州武牢三門山名有陝州干陸

貲貨

名河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洛注見漢高后三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臧注

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柏崖倉貲解處所注懷慶府濟源縣境有柏崖城唐初王世充以懷州爲洛此未知是否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

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竟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集覽 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爲尸解得仙也又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形

解 【質言】恒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璽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於是帝頗信神仙矣、與鄭郭爲道士者如二人焉、書曰、以方士爲銀青光祿大夫、其褒名器甚矣、

【發明】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爲何物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深居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爲欺誕可知矣、況堯時尚未剏有所謂侍中之官、其事之更歷夏商周之世、何啻無所聞耶、秦皇漢武窮兵極遠、泛海求之、于時方士交騖於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爲銀青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誑世取寵皆具見矣、況未幾而遂死乎、

冬十二月朔日食○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于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

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集覽牙官我狄大臣之賜二子官賞甚厚集覽稱猶言達官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而人賞之以邑辭請曲賜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器以藏禮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愆爲民所信奚厥或解云奚與突厥也一本直作突厥

突厥殺其毗伽可汗 考異殺當作弒

毗伽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子登利可汗立集覽梅錄啜梅錄突厥別部之號啜其大臣之稱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考異耕上

漏帝字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蕩，上曰：懷州之人其逸，乘立以刺史為敝宦，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張鷟曰：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耕籍田，酺宴，酺注見開元元年。大酺，于蕩歌名，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其近道乎！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蕩新傳作于倜，此義未詳，今從新錄為羽委反。賢賢，魯山，縣名，注見漢獻帝紀。

平元年（元德秀，河南人）

書法：書耕籍何，重宗廟也，終細目耕籍田十，詳漢文帝二年，今是無書者矣。

發明：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玄宗之志，至是為益荒矣。呼。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

較杖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笮，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叢者多言二子稱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

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狥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詩、斂錢葬之、胡氏旦復讐、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

堅珍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孝不說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陳情必伤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使胡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集覽 不亦頗乎 注見太宗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書法 堅珍何審素子也、審素前以無罪死於是書復父讐而列敘二子義之也、而杖殺之甚矣、書曰赦病其上也、

發明 禮有復讐之文、然鯀既極死禹乃嗣興者、不政察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死書殺書爵、則死非其罪明矣、堅珍幼稚、能復父之讐、是其志亦可嘉、況二子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則當時盡與辨明是否、使審素果以冤死、則二子豈容誅殛、如其不然、是以王法爲讐、更相報復而已、不可赦也、今不此之思、乃止斷以相讐之說、果何謂哉、故綱目特揭以復父讐書之者、蓋予之也、而曲直當否

之別亦判然矣二
子之死可哀也哉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姊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其太濫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及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考異】【儉嗇】儉節嗇愛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注嗇貪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爲多費通作穡左傳昭元年大國省穡而用之

【書法】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獨書咸宜何譏私也咸宜惠妃女也惠妃方愛咸宜將下嫁特命加之因及諸公主綱目獨書咸宜所以誅其心也終綱目公主書加封二太平咸宜皆譏也

【發明】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明盛世之事也故書以譏之

冬閏十月朔日食○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妃故蜀州司戶玄琰之女也

【質實】【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州

【書法】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爲昭儀則太宗之篇先書

以武氏爲才人將書以楊太眞爲貴妃則開元之策先書冊壽王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

【發明】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卒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以契丹涅禮爲松漠都督

季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爲契丹王至是爲其臣涅剌所殺可突干寇邊因以爲都督且賜書責之且諭之曰無義於君長過折卿之王有冤未報爲北王者不亦難乎卿今爲王亦應防慮後患豈得取快目前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赦聽逃戶自首

赦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依進止聚限一不首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二月頒令長新戒

【書法】令長近民官也綱目每致意焉是故齊始用士人爲縣令則書唐承其弊縣令則書太宗貞觀二年玄宗即位既引見宗畿縣令開元元年又召縣令試策開元四年又敕以縣令爲衆者賞罰開元九年於是又頒令長新戒可謂知

所木矣故綱
目悉書之、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
忠王後改曰璵、

三月勑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僻之議、者以員外郎位果、不能服衆、故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考異 詩句件 擊後同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illegible]恤其才、救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毋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illegible]善羽雅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冑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出人事、今晉壽於前、食則死、不食則

不從九齡之言遂成天寶禍根

二逆俱守珪所養成

亦何嘗不以軍法爭論

任將新舊能無雄視中原

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上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後明皇外任賢相、內無盡惑、雖祿山焉敢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力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相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管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祖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誅、而愚謀養奸、安得爲盛德耶、

集論　張說　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年莊賈後期穰苴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宗女二人爲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黨胡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稱晉室、阿犖山新舊書、皆作軋犖山、按軋犖山、突厥所謂鬬戰神也、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爲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烏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安祿山、犖刀角反、史窣干、雄史名、窣干、窣蘇骨反、里閭開音汗、說文里門曰閭、行辟毗亦反、法也、

賈實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

康二年昌黎齊桓公不殺敬仲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事桓公爲工正其後世專齊政僭稱王是爲田齊楚成王不殺重耳重耳晉獻公之次子公信讒欲殺重耳乃奔楚成王納之獻公卒重耳返國立爲文公漢高祖不殺劉濞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濞率七國叛反戰敗自殺晉武不殺劉淵劉淵何奴左賢王豹之子爲任子在洛陽武帝拜爲左部帥懷帝時叛晉自立爲漢王有堅不殺慕容垂慕容垂前燕王皝之次子僞班所忌奔秦秦主堅以爲將軍後叛秦自稱後燕王

書法　書使何罪使之者也奚丹書詐則使之者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責之誅以至墮國典胎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尤功罪書使歸之其上也是故辟罪使之者則書張守珪使安祿山是年歸功使之者則書李光弼使田神功肅宗實

應元年

發明　祿山既有敗軍之罪援法行辟可也而撓法赦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矣又況他日亂天下乎故書以志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毋黨服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遍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

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甘肥皆充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於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俎豆可設。而籩豆之數、不可增之。縮又奏每室加邊豆各六、實以所司珍羞、從之。縮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緦麻、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詔。依古禮以爲成法。章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狥情所務者末、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

敖有司無或偷怠不必加邊豆之數也。上欲增之、縮又奏每室加邊豆各六、實以所司珍羞、從之。縮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詔。一依古禮以爲成法。章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狥情所務者末、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

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敎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集覽】於神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王弼注神則陰陽不測、不可以一方明也、文公本義曰、至神之妙、無有方所、又附錄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泥古泥、去聲、執不通也、當御、御、進也、用也、韶濩注見太宗貞觀二年、給事中魏徵上疏、言宮國之侯、所好靡靡之音、應侏離之節、祭統曰、本名放侯、吳越樂而溺志、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今樂工所歌、依琴造譜、聲音次以工人徒侯、或名放侯、後漢祠以放爲宮毛氏

鶩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薦其血毛、注所以法於太古也、玄酒之奠記禮運篇、玄酒以祭、注玄酒、井中水也、皇侃曰、太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清廟禮饌詩清廟篇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交于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記樂記篇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又禮運篇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在堂、盤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之祐、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圜寢

上食注見漢元帝廷昭五年寢廟園下祖冤音問記問喪篇或問曰冠者不肉祖何也曰冠至尊者不居肉祖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免者以可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褒尊服肉祖則皆免免狀如冠而廣二寸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文公家禮曰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免袒免祖謂左袒前枚於要之右免謂裂布或縫絹廣一寸從頂中向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如著掠頭也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記禮子爲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出告永光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忍也子路遂除之

賞賚 遺豆祭器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簠簋祭器注見漢文帝六年麴蘗酒醪注見陳宣帝太建七年蒐狩注見桀武帝中大通二年天功注見漢靈帝熹平元年小功注同上年

書法 書增加何義也遺豆有常數毋黨有常服於是又增加焉非矣增也者不宜增者也加也者不宜加者也

發明 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辨加禮之一字今遺豆之

薦有常數而增之、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苟其合禮、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胡氏曰 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畧之、於是帝生日則曷爲不書、九齡此錄、爲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豈一時嘅嘆之流哉、況不

書生日、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救以來、年一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揣知上意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賛於聽事而去。胡賓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飾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賓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誠知負恩、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非其人。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讀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尤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意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爾。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集覽 河湟使典 河湟二州並涼州地。牛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張賤言獨立無與。質實 一統志云、隴西縣、唐初所置、本漢隴西郡襄武縣地、宋立古渭寨於此、元祐中復置隴西縣、金元仍

舊、本朝因之、爲羣昌府治所以屬焉、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河湟二州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閻閻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玄宗志在邊功、故僧重邊賞、如仙客止能修其職業、而宰臣奚已至於此、故明

綱目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況求幾又使之相乎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

此開元治亂之分

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烏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上之在藩也、逼獲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獲妃等愛

若能格君心之非亦不徒以口舌爭

太子將廢不可謂非一木之撐

三子殺于林甫左官

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輕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姓滅爲仇讐，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陝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擢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洛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

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進嘗上書言事、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質實】鄠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豆光州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弋陽

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注見漢高帝十二年漢武帝信江充罪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晉惠帝用賈后之諧廢愍懷太子事在元康九年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事在開皇二十年伏臘注見漢宣帝五鳳四年下邽縣名注見晉愍帝永嘉五年

【書法】唐宰相罷書爲某官者錄賢也、賢之故詳之、非是則與左降者同書罷而已、

【發明】觀九齡罷相、與林甫兼中書令之書文無褒貶、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

此、蓋以林甫佞邪、九齡正直、卽人品而知之也、況又分注詳載其事於下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於官制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以丞相名官、蓋尤甚也、

丁丑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二月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塗、嚴其制以沮止之、催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曉然可知、此事觀之義自見矣、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青紫、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集覽帖誦誦帖俗曰帖誦、其大經十帖括而誦之、以求僥倖、大經十帖以左氏傳爲大經、一帖凡三百、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邏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奸人交閒其間搆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悉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上甚怒會希逸徵入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襲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往察事宜惠琮至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誨皆受厚賞吐蕃復絕朝貢希逸自念失信於邊境是誰之咎歎泣而退

刑白狗爲盟索隱曰盟之川牲賈逵曰殺白狗取血歃之

集覽 賤不同天子川牛馬諸侯犬猳大夫以下用雞徽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二年徽從

集覽 襲之者鄙惠琮矯詔耳揭爲以希逸書希逸始與吐蕃盟誓龍去守備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惠琮得以矯詔使之以失信於邊境是誰之咎歎泣而退

希逸生兵敝其罪於希逸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撾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試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慢徵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蔽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瀼州，瀼乃朗反，地理表在廣南，化外地，在鬱林西南，交趾東，唐太宗置瀼州以達交趾，徵祥注見開元十四年。

賓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杖流道辛耳，其書殺何諫心也，子奏彈仙客，怒之可也，而撾之幾斃其蘇也，復杖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明矣，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

發明　自古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宗何爲乃爾，蓋其驕矜已甚，其視諫臣，猶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況仙客之相，出已私意，漸欲掩蓋覆匿，子諒忽綱其實，故怒不可解，必寘之死地而後已，書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此奔竄失國，兩京覆沒之兆也，然其賠後王鑒，顧不明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楊洞又譖太子鄠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晉汲書廢太子、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矣殺一無罪不可也、況三子乎、

通鑑明義目殺之也、玄宗用林甫而黜太子瑛、又併瑤琚殺之、然甘無罪可書、其惡甚矣天理優滅、何以逃乎、

備

五月流柬州刺史楊濬於古州

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曰、決杖贓死恩則甚優、辭體受答事頗爲辱、且可減之徒康。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通鑑綱目　古州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募丁壯充邊軍

救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

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甯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巍梁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考證 甯州名注見漢帝建安七年河東

前注

考證 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延熹五年

書法 賜爵不書故此其言故何譏也有鵲來巢而二相受爵無譏甚矣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皆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以救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歲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足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賞罰 東都注見泰昌元年三川

書法 書和糴始此然則初爲不書初先是西北行之久矣至是始推之東西歲也終綱目書和糴三是年德宗貞元元年八年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考證 當去文貞二字分注謚文貞

考證 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

異書 此誤

謚法

武二
十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虢國溢具、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發明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謚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考異據大曆十年書貴妃趙氏薨、卒則此薨字當作卒

如彼止之女也初上欲以妃爲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正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書法 妃妾白宋殷氏始書卒、未有書薨者也此其書薨何、謚爲后也、自是而皇后爲贈官矣、終綱目卒妃妾四、宋孝武殷氏唐玄宗武氏肅宗韋氏代宗獨孤氏惟此獨書薨、

譏之譏也、

復以明堂爲乾元殿

命將作大匠康暨素往東都毀明堂暨素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爲乾元殿從之、

集覽 魯去乾反 箭支愈字

戊寅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爲侍中以王璵爲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福致報紙錢類本現胄禮者蓋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斯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盍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而海之而未知者之春不亦惠乎

集覽 璵羊諸反紙錢自漢以來喪葬有焉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明皇用之楮泉丑呂反穀未名可爲紙察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 賢案 現注見漢高祖乾祐二年

書法 後世用紙錢代幣始此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書法 武德曾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命太子少決于力士之一言自是其權愈重矣

賢

○夏六月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 考異 太上諱皇

字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豈爲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鄙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長詩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翰更名紹。又更名亨。孫甫曰太子冕之麼。雖由武妃林甫亦張先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益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益無密說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寖疏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集覽 儀注 儀禮 質

[實] 輅大車之名。若者以木爲之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興其制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考異 後當作弒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浸廣。遂不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集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

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集覽）莫賀達子莫賀酋長之名也按突厥大臣之官凡二十有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達于其一也（質實）酋長注見漢帝

玄更始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貶王昱爲高要尉（質實）一統志云高要縣名漢初所置屬蒼梧郡到宋屬南海郡梁於此置高要郡隋平陳廢郡以縣置端州唐以博林縣者入宋又省平興縣入焉金元仍舊本朝因之爲肇慶府治所仍屬焉

劾吐蕃陷安戎城而執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劾南節度使王昱棄而城於其側逼資狼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貶死（集覽）劾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册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脇服羣蠻遂破吐蕃從居大和城羣爲（集覽）南詔南蠻國本烏蠻別種也在邊患（集覽）永昌東五代時號曰長和五代

史四夷附錄曰南詔所居曰苴咩城（哀牢）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六詔）一曰蒙巂詔二曰越析詔三曰浪穹詔四曰遂睒詔五曰施浪詔六曰蒙舍詔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天和城）夷極貪（寶）一統志云南詔西南夷之山陂陀曰和（寶）國名其王本烏蠻之別種夷語王爲詔其渠帥有六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獨南詔（巍州）禹貢梁州之界漢武帝開西南夷此爲益州郡嶲唐葉榆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蜀漢又分屬雲南郡晉諸郡皆爲寧州李特據蜀分置漢州宋齊梁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隸德初於昆明之補棟川置巍州都督府統巍禮河賾開元末蒙舍詔皮羅閣併蒙巂詔遂析詔置寧

詔澄睒詔浪施詔五詔合爲一號南詔治大和城至閣羅鳳號大蒙國又至異牟尋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後鄭買嗣趙善政楊干貞五相篡奪至五代晉時段思平得之史號大理國元憲宗時收附立上下二爲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路　本朝改路爲府隸雲南省兼領邊郡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太和城注見天寶十三載

書法　自是浸盛大爲邊患至喪師二十萬則王昱之罪也故謹志之南詔見綱目始此、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凡十
餘間

書法 書議也終綱目書作行宮二、唐文帝
開皇十八年共二年皆奢欲之上也、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武軍、
以萬騎營隸焉、

己卯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爲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眞、陀羅、矜節度使張守珪之
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叛突騎施黑姜、不

從白眞、陀羅矯稱制指以道之、知義出師其
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
頗泄、上令內謁者監中仙童往察之、守珪重
賂仙童歸罪於白眞、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
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集覽）叛突國之叛者（正誤）趙堪

白眞、陀羅、（集覽）無注○今按新唐書張守珪
傳、劾書趙堪白眞、陀羅、下文前見上書眞
陀羅、當是二人、趙與白爲括州注見高
氏而堪與眞陀羅其名也（質實）宗顯慶元年
（羊盡軍）注見漢桓
帝永康元年青州

秋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

汗骨疫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奚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集覽】拔汗那【注】見中【音】【集覽】【磧西】【注】見大宗貞觀四宗景龍二年【音】【安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後王者之服冕、莫用冬懸

此謚未不可易、我嘉緒圖乃妄彙為主吹說先聖先師更改

聽、予爲褒成宣尼公、侯伯【集覽】【釋】褒【注】見漢武帝天監十七年【音】【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縣之樂

【發明】追謚先聖以王爵、正南向之坐而被王者之服、其禮正矣、然亦有說焉、是時既尊太公、又尊老君、蘇綽交樂、至於吾先聖則不可以同然也、是以禮典如此、書之于冊、識者可以觀矣、○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

宣之爲宣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末加聖人此諡之前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祔于大廟白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爲祭數則瀆請停祫祭白是遂

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當分注諡文憲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風度宋璟風度凝遠玄宗注風采度量凝固遠大也

書法 書惜賢也終綱目長史書卒三 吳張紘後趙張賓唐張九齡於九齡尤深惜之

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夏

六月以蓋嘉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傲逮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剪寃朝夕。豁非愛國愛人之心。乞速遣進途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集覽凶門、淮南子兵略訓曰、君命將、

臣辭而行、乃爪髮設祭衣、鑿凶門而出、杜甫秋日荆南述懷詩、凶門最少推、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初劒南節度使張宿支史、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副使剡、剡使將兵萬人戍其

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有爲光祿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集覽章仇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賀賀武帝中大通二年許遠新城人敬宗之孫

書法書發兵可矣、書關中兵何、譏也、於是內備始虛、而天下之勢偏重矣、故特書之、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爲突騎施可汗

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土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葛運招諭之，莫賀達干竟擊昕殺之，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濟法。

制曰：永前儉儲，振恤窮乏，遠倚救濟，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糶。

THE GENERAL LIBRARY

萬里無塵，當是後世諛詞之辭

安民

修備荒政，委行矣

閻寶（箋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書法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之政矣，其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林甫，則國忠也。貴妃也。書得玄元皇帝像，羣臣請加尊號，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追尊周上柱國大夫爲先天太皇，皇雖爲德明皇帝，始祖元宮貴神，帝開空中神語，改會昌縣爲昭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得寶真符，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皆惑鬼神也。書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廣運潭成，加堅左散騎常侍，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以楊慎矜爲租庸轉

運使、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以楊釗判度支事、帥羣臣親左藏、賜楊釗金紫、皆務聚斂也。書以安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入朝、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請奏契丹敗之、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賜安祿山鉄券、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以安祿山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安祿山入朝、爲安祿山建第於親仁坊、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安祿山辭不受、以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入朝、安祿山入朝、加安祿山左僕射、以安祿山爲閑廄使、安祿山范陽安祿山請代漢將從之、安祿山表獻俘、進中書令

止之、十一月安祿山反、自稱元二十九年至干書反、不書安祿山者、天子諱孔穎八年與十二載三年同、皆寵過將也。書以盧絢服投之爲員外置、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兼采訪使、楊慎矜爲太守、以韋堅爲刑部尚書、楊慎矜爲租庸調使、兼韋堅爲給事太守、皇甫惟明爲潘川太守、李適之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裴寬罷、兵部柳勣、裴善大夫社有都校北海太守李邑、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殺戶部侍郎楊慎矜、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殺成郡太守趙奉璋、皆爲林甫也。書流宋渭于朔陽制追復張易之官爵、賜楊釗名曰忠、免朝馬祖昌齋官、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

庫錢易惡錢、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上復幸左藏、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以吉溫爲御史中丞、楊國忠江淮人於都堂、追前李林甫官爵、復以魏昭隋後爲三省、以楊國忠爲司空、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貶韋陟爲桂林郡、吉温爲益州長史、皆爲國忠也。書門下如韋氏、以楊太真爲貴妃、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鉷爲戶部侍郎、以楊釗列侯、支事、以貴妃姊爲國夫人、皆爲貴妃也此外亦無幾事耳、大抵心惑溺於上。奸邪專恣于下。欲不亂可得乎。綱目詳書之、所以爲萬世戒也、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葺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商書說命上篇、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

集覽　盩厔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質實　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商書說命上篇恭默思道夢帝賚于良弼

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爲夢之，信之深，發而爲此也，然則其得之何肯意所在，不得不矣書曰得，宜得也，

書法

發明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自古治明之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亦猶大明麗晝，則百怪咸伏，暮夜晦冥，則羣愚交作耳，玄宗誕謾荒忽，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識之明矣，妖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賓侍之事，紛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而然哉，

吐蕃入寇

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仁軍，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

考異 殺當作弒

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專，誘右殺斬之，前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殺之，骨咄祿自立爲可汗，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集覽

判闕持勒，左殺名，骨咄葉護，骨咄當殺反，骨咄名也，葉護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洛水溢（質實）（洛水注見濮高后三年）

溺死者千餘人

八月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又賂乘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蓄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彈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傾巧）傾側機巧也。（質實）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書法）自是祿山每事必書，詳亂本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考異）

薨當作卒

憲薨上哀悼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因讓於我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

皇帝其子汝陽王璡爲唐太伯周太王
表述先志固讓不許集覽長子曰太伯少曰
季歷生子名昌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意欲
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今寧
王以讓玄宗此可爲唐之太伯也貫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書法以皇帝贈益自太子弘始矣於是三見書官書爵予憲也綱目謚爲帝書薨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壬午 八載 元年春正月以安西節度使哥舒翰爲平盧

是時天下舉敎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羅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隔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僚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招討處置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渠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

吐蕃盛於唐之末也！前已屢見茲復論其興衰

兵多備頻而爲之道

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筆削〕〔辭教〕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書爲〕

貢朔南暨聲教、蔡氏傳曰、聲謂風聲、教謂敎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就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蔣縻〕之州白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悉請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太者爲都督府、其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號曰羈縻、凡府州八百五十六、〔龜茲城〕即漢龜茲縣也、注見漢、〔和帝永壽元年〕堅昆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室韋〕注見隋蔡帝義寧二年、〔長樂〕郡名、今福州長樂縣是也、州南六里有長樂山、閩中記云、地名長樂、居者安之、〔東萊收捉〕收守捉、當是守宇與下東牟守捉同、按守捉、即團結營也、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貢賦〕〔靈州〕注見二十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掎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承郡、〔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長樂〕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閩中郡、〔福州〕注同上文、〔東萊〕郡名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萊州〕注同上文、〔東牟〕郡名注見開元二十年、登州

穿三門運渠 質實 〔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砥柱 ○羣臣請加尊號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集覽 〔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爲太上玄元皇帝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崔浩曰、尹喜昔爲散關令、接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可爲著書、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與老子服臣勝實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今田同秀故託言老子藏靈符在尹喜故宅耳、按列子注尹喜、字公度、 質實 〔陳州〕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尹喜〕天水人周康王時、爲函谷關令、東見紫氣乃占風知有神人過、老子果至、授喜煉氣吐納之術、三宮正一之法、復求著書、於是爲道德經以授之、後仙成、復與老子相會於罽賓、賜號文始先生、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質實 〔南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東北都督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爲也閒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令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秦之上亦不深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欺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詐令人獻玉杯質實清河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武城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四年

三月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惟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

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集覽）（事權）（史作爭權）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諷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樓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門生交遊責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擢遠官恐遷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悟謝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害林甫嚴挺之可用令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恐

召挺之弟翰以上意甚厚益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曰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爲員外詹事（集覽）（交廣藉才交廣）

二州在廣東春秋百粵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既定粵地置交州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休以交州上壤太遠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理番禺隋改番州唐置廣州藉慈夜反謂交廣邊遠須藉有才之人（賓詹）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勤政樓）注見開元二年（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州

（書法）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

怪甚矣其蔽也
故特書病之

發明　古人閫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非好爲是多事也所以通上下之情絕壅蔽之患耳。盧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蔽其聰明也故夫員外詹事不必書而特書之者所以著林甫之欺爲後世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爲左相

○突厥阿布思來降

初突厥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立拔悉蜜爲頡跌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胡咽持勃之子爲烏蘇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蜜等使攻之烏蘇西遁去突厥西葉護柯布思等帥餘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質實　王忠嗣鄭縣人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

宜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音裔)曳白也、一字不能書、惟對白紙而已、故號曳白。又云、即拖白是也、

三月追尊周王以來爲先天大皇帝、皇祖爲德

明皇帝

[illegible]氏曰、老子之後、書傳無見焉、唐人附會之說、而道流加號、不亦誣乎。[illegible]作王[illegible]

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皐陶)(賓賓)皐陶作士、皐陶舜時賢臣、詳見虞書、(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狄道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墓、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

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史卒褒賞有差、賜其渾名廣運、（渾水）渾或作渾、顏師古曰、渾水出京兆藍田谷、入霸、括地志云、渾水、即荊溪水猶柳之下流也、扁榜扁補典反署也、榜、標也、（百牙盤食）以牙盤進食至百數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珍饌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之產、（賀賓一統志云渾水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谷金谷水北流入霸水）

（胡注）凡玩役其心以成之曰玩、玩、習熟而不敬也、於是鑿苑東引滻水、迂紆而成、則其用民力也多矣、故書成、然則其事書者、譏之也、一潭也而書成、則多用人矣、終侍側曰、張淳反

三、詳洪明帝承平十三年皆久也、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

遣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胡注）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爲可汗○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爲

懷仁可汗

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酋，較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摧突厥故地，舊統藥羅葛等九姓，又併拔悉蜜葛邏祿，凡十十部，各置都督，俞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九月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於

是凶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己，復以爲中丞。

冬十二月貶裴寬爲雕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還，言於上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敦復亦嘗以親故爲屬，林甫迎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賂女官楊氏，令白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雕陽郡名注見漢後

主延慰十八年台明二州名台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明注見德宗乾符四年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倣天地

書法　始者何前乎此無有也帝之惑于神怪亦甚矣故書始漢之是故漢武親祀竈則書始元光二年亥宗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年是後崩宗祀九宮不書上元元年非創也緣其始而已矣

綱目淫祀自此始二而已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乙酉　四載辛丑月帝崩　亦神語

上謂宰臣曰漢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閒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君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己也

書法　書帝聞何識自欺也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爲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襲是而有妙實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發明　凡鬼神奇怪之事稍有識者耻言之惟巫覡託此以誑愚俗爲罔利之資

耳、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惝恍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乎、直筆書之、可愧甚矣

回紇懷仁可汗死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前日、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

非復人類

師尚爲之

備邊

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閒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質實

（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鄠韋昭訓女潤內、太眞宮中不甚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賜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

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銛、楊鍜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宗室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韋堅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膂、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爲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於鉛、銛曰、此章仇公所聞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擊刺、以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

何以爲天下乎

【實體】【新政】今閬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觀】儀容神觀也觀古玩反

【楊太真】【質實】

【捧蒲】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蒲博之具

【楊太真】按許子眞記太眞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玄琰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攜歸京、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爲貴妃、妃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一統志云【新政】唐之縣名、屬閬州、本漢之充國縣地、元併入南部縣、故址在保寧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書法】王妃不書、前書冊壽王妃楊氏矣、此其再書韋氏何、著韋之繼楊也、然則楊太眞之爲壽王妃明矣、武氏爲昭儀、書太宗才人、譏瀆倫也、此其爲瀆一也、曷爲

不書壽王妃、書太眞、書太眞所以志作僞之勞拙也、綱目冊王妃惟壽王再書、舍是無書冊王妃者矣、

【考明】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爲壽王之謂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大納役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妻之、稱者、深惡其自辱以求至於衛、而衛公篤書以待其至、特書人爲非幸歟、

九月以韋堅爲刑部尚書、楊愼矜爲租庸轉運使、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考證】討當作擊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質實】李適之京兆人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秦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
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
朝梁 北平郡 注見
產芝 寶實 秦王政三年

書法 丞相亮廟習隆請立也不書其請此
其書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
致鳥食蟲今奏夢從求食反廟梁產芝皆
欺也其誦若此猶以赤心信之不至於大
亂不
止矣

發明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
惟恐或後烏有反從求食之理其爲
誣罔益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
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自爲妖怪惑之
說故乘而誦之耳綱目特書奏立奏
在祿山而聽在玄宗益亦交misled之也

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

初鉷爲戶口色役使救賜百姓復除鉷奏徵
其羣逃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
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
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
不除王鉷皆以爲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
庸布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
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
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
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爲能富國益
厚遇之中外數怨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

承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搆蒲文簿釗按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集覽）色役使色科名也使鉄鉄因奏充判官（集覽）去聲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其賦役也租庸調（集覽）高祖武德七年初定租庸調（質）

丙戌（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嗜酒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永乖而與韋堅皇甫惟明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爲已禍欲動搖之陰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集覽）縉雲古縉雲之墟越地吳立與妃離婚（集覽）臨海郡唐玄宗改縉雲郡德

宗改爲處州、大曆間以處士皇見故也、播州本西南徼外蠻夜郎且蘭地、唐置播州、在潮廣溪洞中、〔踈率〕龐踈率略也、顏師古曰、踈率心不精、〔王氣〕王興也、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寶寶〕〔緒雲〕郡名、注見高宗顯慶元年、〔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莋〕莋侯注見周安王十五年秦莘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兼五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市足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擁制數里、天下驍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集覽〕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積石注見太宗貞觀九年墨離軍括地志云瓜州西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召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人皆自誣服、吁嗟成、救諸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面有

之、始太子文學薛疑薦溫才、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耳、不用也、疑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冀萬溫於林甫、林甫大喜、溫、頊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集覽】散地猶言閒處也、鍛鍊成獄吏入人罪、猶工冶陶鑄鍛鍊成熟也、

【質】吉温洛州河南人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司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令太平無事、已卑伺遂窺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質】【考異】【注】見晉

年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赦左降官、曰馳十驛

以流貶人在道逗遛故有是赦、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質】【考異】【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

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鞚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舆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舆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驛南馳驛致之嘗以婾惰不遂送歸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宦官言於上曰陛下向愛宮中一寢之地使之孤宛轉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敢毀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爲太子良娣其長女爲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結交豪俊潞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照之爲飛語告有隙妄稱圖讖斐楷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温鞫之乃勣首謀遂處有隣告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

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飛語猶言飛來注見開元十七年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指斥斥亦指也指斥漯瀆直言之也

潞川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東宮注見

宋文帝元嘉
二十七年

【書法】於是勣爲飛語以陷有隣，有隣以無實書殺，宜也；勣則易爲亦以殺書，罪不以其罪也。有隣女爲太子良娣，其巨女爲勣妻，林甫故實其事以陷太子，因使吉温奏勣首謀，故勣雖傾險，猶日舍勣所以惡林甫也，書之以殺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丁亥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

韋堅等王琚李適之白魚

江淮司馬干琦，忤宰相李林甫，與李邕皆白諸者流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特使氣，欲

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加兵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虧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與船夫，微制逼貢延及隣伍，死者甚衆。王林甫卒乃止。【集覽】干將莫邪正義曰：二劍名也，將無明音但人皆讀作鏘邪，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大夫善冶者，與妻冶子同師俱能爲劍，歐冶子在越鑄劍五，二曰入於

吳、一日盤鄧、二日魚腸、湛盧、吳王闔廬得而寶之、以故使劒匠作劒、匠作劒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今干將、乃斷髮剪爪與夫俱入爐、俱躍、遂投爐中、莫邪、陽曰、干將、陰曰、莫邪、作龍文、陰作漫理、終虞虎意也

所謂「遷謫者驛希爽所經過處應有坐遷謫者盡殺之」獨典主滯運案牘之吏

【宣】江華郡名、注見肅宗嗣聖七年、道州房琯河南人、宰相世系表、琯、見高宗儀鳳元年

【賢】不能盡其才、故以斯藥事杖死、不【注】書殺從輕減之也、楊為罪之、改復林甫黨也、雖於林甫而卒為所殺、亦自取矣、故不書、然則王鉷適之、亦為止以自殺

書、上書殺某某某下書某某自殺、則其自殺也、有迫之而然矣、

【發明】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公卿大夫、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楊劼杜有鄰以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搢紳、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皇酸於林甫、雖愛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子猶且不免、況大夫士乎、

儀父之論

書子之也、綱目郎刑之政書除

書法 十許漢獻帝四年皆子之也、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考異 提要嫁上有爲字 集覽 嫁母服三載嫁母、謂父卒母嫁、禮降服杖期今乃令天下爲嫁母服三年、文公家禮曰子爲父後則爲嫁母無服、

書法 嘗救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是又令嫁母服三載、綱目備書之得失昭然矣、

發明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自嘗其黨無定言者、今玄宗乃無故令天下嫁母服三載果何謂哉夫爲母於義已絕、猶增重如此、則逮事之母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而不可以強推者是不獨知母而不知父而已、大書于冊、可勝歎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徵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惡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奸惡、建言舉人卑賤、惡有佩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其名聞泰、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於是林甫報之覆試無一人及第者

【書法】則其書之何甚玄宗之暗也終綱目書衆經士六詳漢平帝元始四年其文無如天寶者矣

以楊釗兼判太常卿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今其將劉駱谷留京師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諧謔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欲以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臣愚不知有陛下一人不知有儲君也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對曰臣愚不知有陛下一人不知有儲君也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妄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鷄障置榻使半其前令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胡寶】【胡注見漢武上慌】【胡寶】【胡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發明】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足貽千古之笑也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妄
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
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
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因薦河
東朔方節
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考異 帝上
字
（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統志云：
溫泉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
之麓。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宮，漢武重加修飾，華
清宮在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其地有溫泉，故名
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湯殿凡七，環山列宮室，
每歲幸此，供張千乘萬騎，山下為飛霜九龍長生四

今湯存焉。

書法 未有書名其宮者，書名其宮者何，譏溺愛也，與前書更集仙為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以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

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擊其後夾擊之虜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嘗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屬兵秣馬俟其有衰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守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

責天子不遵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鹿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恍之以爲懼右節度使而韶三司於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

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黜勉奉詔而復挽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竝忠嗣思之未至耶○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固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篤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集覽　哥舒翰哥舒虜複姓元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爲氏焉大斗軍涼州有大斗軍因大斗拔谷爲名黠中上佐黠中注見開元十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指擿指示挑擿也埳其致反

質實　哥舒翰儀州柳城人柳石

軍莫詳處所惟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積石關唐置軍於此防守未知是否智者察焉膚兵珠馬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七年漢陽郡名本春秋鄀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安陸縣地三國屬魏後屬吳皆爲重鎮晉立沌陽縣爲江夏郡治後郡移治安陸縣宋齊梁並屬江夏郡後周屬竟陵郡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治漢陽縣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爲沔州寶曆初州廢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爲縣紹興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爲漢陽府本朝因之隸湖廣道按庭注見漢

光武建武二年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爲士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也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衛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陰楊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矜楊釗虐鉷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常抱抶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筆不答、敬忠悲請裹切、乃令答辭、還物慎矜引以爲證、慎矜皆引服、推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開中出語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喜識書、此何從在吾家、吾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集

鎮王鉷父中表兄弟、王鉷之父名普、中表兄弟、猶言外內兄弟也、爾雅、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又魏楊阜稱外兄姜敘、而皇甫謐列女傳云、姜敘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子爲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爲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爲內兄弟、

臨汝 河南汝州屬縣名、一統志云、臨汝縣、今汝州梁縣是、有臨汝店、寶

所置屬汝州後廢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西南六十里（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

書法 慎矜掊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甚林甫也慎矜私語讖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也誣而殺之甚矣

賢不意奸臣有此子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正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林甫子峴爲將作監頗以貪慢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

寬度自處騎從不過數人休浣日以多結賓客車馬常溢門巷日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爲也車左右翼曰磨右翼曰胠楚辭天問篇曰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文公集註云六韜曰其兩旁欹擊其後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綱目書賜金三賜銀器一賜錢一

賜牧二、賜帛四、賜服二、賜第二、賜錦綵一、賜絲一、賜物一、未有大於此者也、

發明 自林甫專政、至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所書者、初無一善可紀、而玄宗方日倚以爲股肱心膂、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歸室、甫蓋自古所無也、使林

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illegible]人、[illegible]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使、仙芝律[illegible]及其副二十餘國皆附吐蕃、[illegible]討之不克、初以仙芝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

堡破之、遣將軍賈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閣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俘、勿殺、吾將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總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而下、而吐蕃救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斷、盡一矢力修之、其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若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

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
益寖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
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
文臣爲將性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
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于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悦其言始用
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稍兵威
成此邊天下之勢偏重李林甫祿山傾覆天下
皆由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范氏曰明皇
蔽于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
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捐養
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見開元十
年節呼句絶第四也但呼之令其出也第通
作貌漢鄭食其傳第言之陳勝傳第令時所

以也何力奚必大復姓何力其名奚部歷
忠蕭結反慶忠唐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
亨並須節度不出閤一朝之功
一切注見漢順帝陽嘉元年
爾敕明之令按通鑑本文作第呼
出取綿帛賜之納曰倒出字也
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安西四鎮
注見高宗永淳元年青水注見宋武帝元嘉
六年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貞觀
十年率衆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戰勳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
年率衆內附授左領軍將軍

至是諸道節度多胡
人矣林甫爲之也

原起山之反由于林甫是史臣着眼處
此節總論節帥之制
正誤
晉法
質實
正編

郁郁堂

重刻資治通鑑綱目

末

末集

四十四卷　唐玄宗　肅宗
四十五卷　唐肅宗　代宗
四十六卷　唐代宗　德宗
四十七卷　唐德宗
四十八卷　唐德宗　憲宗
四十九卷　唐憲宗　文宗
五十卷　唐文宗　懿宗

THE DIGIT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漢太子兆呼力士父子相決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
盡戊戌唐肅宗乾元元年 凡十一年

戊子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爸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生隱客知上厭苦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故

中國國際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24540 v.71

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道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容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終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罪於上大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關中〕注見秦義帝元年長安〔郡名〕注見漢惠帝五年〔巡狩〕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五年羣臣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實〕〔鐵券〕注見漢高帝十二年丹書鐵券

〔甘注〕漢爲功臣鐵券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祿山之反帝之寵過實啓之書鐵券始此終綱目書鐵券三是年安祿山德宗興元二年李懷光明宗龍紀二年王行瑜昔終反昔也

○以楊釗判度支事　考異　據後書貴妃姊卽此　當書貴妃從兄釗

考證　以楊釗當作以貴妃兄楊釗、○謹按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戚權女禍、明皇以英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聚斂之祉、而天下大亂、貴妃與則天、傷人倫之教、撫相違者、幸而貴妃與楊釗不及則天諸武故內患小而易去、祿山大過昌宗易之故外患大而難平、雖平之唐室由是日微矣、綱目書貴妃姊爲夫人、旣又當加貴妃兄於楊釗之上、用昭遠監於方來也

釗等寵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聚惡、歲中須十五使恩幸日隆、蘇晃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綱之理、捨此奚據、須亟廣言利以邀恩多、使以示寵、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前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矣、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　考異　姊上當有諸字或三字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國夫人、與虢國夫人、秦國夫人、各賜甲第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

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恆成見法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侈

賈貴 韓號秦三州名韓注見高祖武德八年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書法 書封后女弟有之矣呂須元乂妻宋有書妃姊者也書封妃姊帝之寵濫甚矣

改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賈貴 會昌縣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新豐華清宮注見天寶六載一統志云朝元閣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上唐建遺址尚存

發明 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然以是歲觀之書高力士爲驃騎則見其尊用宦者書羣臣上尊號則見其淫侈自居書賜安祿山鐵券則見其寵信胡雜書楊釗判度支則見其任小人而窮聚斂書貴妃姊爲國夫人則見其寵女謁而輕名器書改會昌縣曰昭應則見其信妖人而事神怪矣以一歲之間畧無一善可書則餘歲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

豈一朝一夕之積、玄宗自恃太平、委政林甫、養成天下之亂、一敗塗地、其禍至于唐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蓋亦有不容已焉耳、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質實 青海注見漢和帝永元十四年西海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青法 赭圻斥漥伉也此其斥翰何歸功翰也自築此城而吐蕃不敢近青海則翰之功多矣故稱名、以臣築城一也有功書者、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中宗景龍

乙丑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考異 帥上漏帝字

狩元年 漢子閎羅鳳嗣、

雲南王歸義死 考異 提要云雲南郡名注誤作卒 質實 雲南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漢築應龍城是年 高駢築羅城、僖宗乾符三年 是也、有以伉書者、漥城赭圻、僖宗光啓三年 知誥城金陵、五代唐癸巳年是也、美惡不嫌同辭、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劍南
令羅綬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
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劍紫衣金
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集覽紫衣
金魚、高祖初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
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質實
左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京師注見周顯
王二十五年玄物注見宋明帝太始元年
書法凡書觀謁也自觀左藏而帝之後心
益張矣終綱目書觀十、詳漢武帝元
狩元年書賜服二、詳周顯王五年皆譏也
舍是無書觀者矣、舍是無書賜服者矣、
發明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玄宗非甚
昏憒者、然見貨賄而悅、非特有惑於

不殖貨利之君亦獨不思何自而得之、蓋
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國以利爲
利而不以義爲利也
雖欲不亡胡可得乎、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一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
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胡氏曰古殺忠諫
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
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
出位而言其死自取之也發明咸寧郡名
未詳沿革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古今同病

何不講學有備無患之術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郡督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兵廣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罷講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矣騎之法天寶以後情亦變慶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事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交見摘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衛矣 胡三省曰此論府兵之廢

衛亥當以儒相詬病注詬病猶恥辱也詬音遘又呼候反摘不齒摘亦也不齒注見開元二年 賈貴 折衝府注見開元十年府兵府兵注同上年騎騎注同上十三年市井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臣生白艸芽

晉汰 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終志之

發明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爲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況驍騎之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

下魚書其爲祐
備不亦甚乎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供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推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則于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議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張覽）

稱天以誄之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使名副其實而不浮記表記篇先王謚以尊名功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迹名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若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在上曰浮君子勤行（質實）一統志云太白山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九十里山極高上恆積雪望之皓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也

發明 加謚之非論者多矣然唐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書廟號獨高祖書神堯太宗書文武玄宗書明皇而已此固綱目筆削之深意不以無謂之浮名淆亂於方册之間者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集覽 石堡城注見開元十七年

哥舒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赤嶺西開屯田以適卒二千戍鹿

塢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宗龍朔三年

書法 拔石堡城雖不書復而城固唐城也

於董延光書曰攻吐蕃石堡城不克於哥舒翰書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繫石堡於吐蕃何也石堡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繫石堡於吐蕃所以見其不必爭也翰能得之士卒死者猶數萬則不克者又可知矣以一彼一此之城而每捐數萬人以爭之仁者不爲也繫石堡於吐蕃綱目之意微矣

羣臣請加尊號

http://www.guoxuedashi.com

凡十二字

發明 唐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至綱目止書羣臣請加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淫名無實故特削之耳或者顧謂綱目之於通鑑失之節畧豈不遡哉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始稱玲于太清宮 賈逵曰稱玲祭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庚寅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 賈逵曰西嶽注見

加安王十五年泰華○二月以姚思藝爲撿挍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撿挍進食使求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集覽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而品味未得盡聞八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非事也非名也書魂之

發明 嗚呼非飲食而致孝乎惡神所以爲禹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爲文王古聖人非固嗇於自奉也罷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豈必重爲後靡而暴

珍天物哉明皇以一口腹之微至於水陸珍羞列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而又置使以領之自以爲能享玉食之奉也未幾逆胡反叛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撾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當是之時回視前日珍羞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不求後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後靡遂至不能保其所有綱目特書以姚思藝爲簡較進食使蓋前所未有而明皇窮極奢侈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自見矣欲免糲飯之乎得乎

華西嶽祠災制罷封祀（寶）（獄）統志云西安府華陰縣東五里利有唐玄宗所制華山碑在焉國朝載在祀典

（注）制罷封祀何譏也封泰山非也封西嶽益非也又不得已而罷故書譏之

大宗詔封泰山以星孛罷高宗詔封泰山以有疾罷玄宗許封西嶽以祠災罷綱目歷歷書之所以譏也終綱目書罷封三許貞觀十五年書停封一貞觀二十一年

（）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寶）統志云潮陽本漢海陽縣地晉始置潮陽縣屬義安郡以在大海之北故名隋屬潮州唐永徽初省天寶初復置宋元俱仍正統

舊本朝因之

改屬潮州府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盡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劍奏而誅之、以慰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元年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書法 漢興初、賜爵止左庶長、宣帝以後皆侯、至唐初、猶皆書公、故輝等始賜爵王、則以功故也、於是而繼書祿山、濫已甚矣、經唐之世、書賜爵王者八、故輝等參祿山、僕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郭昕、韋皐、楊行密、武士彠、追賜不與焉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河北道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鄴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間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集賢國家宜承周漢周木德、漢火韓介鄴公德故木生火、今唐得土德、以

王代火安矣魏周隋皆閏位林翊至論曰自
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故崔昌遐去而
不用夫自魏至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
也魏周隋皆非命之運如歲月之餘分爲閏
也又秦爲閏位注見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三
恪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昏虞閼伯爲
周陶正我先主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閼伯堯之後
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嬀滿之子蒲也周得
天下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
恪凡三王後爲二國其禮傳隆示敬而已故
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
叢子禮之如賓客也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爲
二恪取其注謂今乃承漢周秦後爲三恪

介勳初封魏周[虞]王注見周滅王元
隋之後三國名[賓]賓[虞]虞韓介勳三州名韓注見
高祖武德八年介注見晉惠帝元康
元年介休鄭注見隋煬帝義寧二年

冬十月得妙寶眞符

山人王玄眞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儀洞有
妙寶眞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
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拾宅
爲觀以祝聖壽上悅尤信奉始皇漢武帝
皆雄才之主乃爲方士所欺況無異於嬰兒
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
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
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豁爽既奪矣此所

以養成
【增】寶應洞莫洋處所唯吉安府永
大亂也　新縣東二十五里石灰山有寶
應聖洞洞內有石天窻石羅漢石觀音又有
石鼓擊之有聲後有石龍噴泉又有後洞深
長踰半里中有石房石牀等類及有石乳石
燕其石色白而細邑人皆鑿取爲灰隨鑿而
隨合此洞未知是否
姑錄之以備參攷焉
【晉法】寶符藏符不書此何以書譏惑也田
崔之許人能言之帝亦知之是可以
悟矣再而至三反有眞符之得焉符豈果
眞乎哉甚矣帝之難悟也帝之惑至是有
不可得而恡者
矣故特書譏之

【發明】唐與至是已百餘載使老民果有其
神何不見於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之
間而獨見之天寶末年乎書得妙
寶眞符其誣罔妖妄尤可耻也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欲以良馬酒醉而阬之
數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
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
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華清宮以待之祿
山獻奚俘入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者
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爐祿山乃獻錢
樣千
緡【增】莫若酒莫若音浪蕩藥草名用以
釀酒本草莫若子味苦甘寒有毒

質實 奚契丹東胡別種注見唐宗太極元年
昭應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
戲水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云望秦宮在
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二里滻水西岸隋文帝
所建煬帝改曰長樂宮上
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楊劍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
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
官其子
質實 房陵縣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

發明 易之濁亂宮闈不容誅之醜旣行
誅制付之不問可也今乃下制復其

賜楊劍名國忠

劍以國讖有金刀請改之也
質實 國讖注見漢平
帝元始四年

書法 書賜名何譏不踐其名也賜名不書
據崔珙賜名寧程華賜名日華王延
實賜名處休何重順賜名弘敬韓雄賜名
允中樂行達賜名彥偃盧汝弼賜名思忠
並不書甚惡甚美書書國忠書正已書寶
臣書國昌書全忠書賛華其意也書茂昭
書弘正其美也并是不書書賜名始此終
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已張茂昭皆

弘王朱全忠書賜姓李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茂華不書賜書削奪一宋文通賜名李茂貞不書賜書復其姓名一李紹真復姓名霍彥威

南詔反陷雲南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鮮于仲通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怨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賓（翻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州三十二（賓）八年益州南詔西南夷國名注見開元二十六年

辛卯 十載春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質）

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年

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救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救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益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黃門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子

名分不雜

明皇悖逆至此歸平阿異于中原

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閒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矣！【集覽】神器，顏師古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質實】伸馮曰：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已。【集覽】中使，注見開元十五年。禁中，注見永泰元年。【集覽】天奪其明，注見漢殤帝延平元年。

【書法】梁冀貴昏賜甲第矣，此則昏爲以起第者歟？書起於是，帝命窮極壯麗，不限財，故特以起書，然則賜第未有書其地者，書於親仁坊，何義也？擇里處仁，帝蓋有義矣，仁者固如是乎！書於親仁坊所以甚帝之不知人也。綱目書賜第二漢桓帝元嘉元年，晉安帝義熙元年皆義也，莫甚於此矣。魏徵第書賜，賜不與焉。

憲宗元和四年

高儉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葛師王親附吐蕃，而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儉芝遂破葛師，虜其王，又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掠得駝馬十餘，解黃金五六

棄驍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僭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剖耳毀面(集覽)竭師西域國名猶留已制復留之(集覽)丘刻反瑟瑟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最好者一顆易一良馬杜甫詩雨多往往得瑟瑟注益州城西每雨過人多得(質實)吐火羅西瑟瑟博雅云瑟瑟碧珠也(集覽)域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安西郡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集覽)歌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可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質實)中書注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甚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揄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憲嗟我死矣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

內極主奉
分其三鎮
輔以腹心
永千何所
顧忌而不
反

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舉亦有可喻乃姑徐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襄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健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商胡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何史那承慶爲爪牙尚未名不危頗有陰

謀潛河朔貧困不得志常嘆曰高不危當發大事而死豈能齧虼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問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集覽能姓也音奈磨寶河東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亥更始二年涿郡河朔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三鎮潞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田承嗣盧龍人

夏四月劒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

以敗爲功　益于指鹿爲馬

失人心

復募兵以擊之 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擊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閣羅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請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懸金，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僊芝擊大食敗績

西洱河注見開元十七年

帝開皇十七年

高僊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告僊芝之敗，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僊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僊芝宜近別將設奏實訴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不仁也。辛而得達，猶無愧乎！固業執其手謝之，而拒退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僊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已判官。 質實 大食西域國名，注見開元三年 判官 注見高宗永淳元年李嗣

業高陵人〔段〕秀實汧陽人

天不佑唐遂令兵器祿山益無忌矣

秋八月武庫火〔質實〕〔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燒兵器三十七萬

〔書法〕於是祿山已蓄異志而武庫遽火燒兵器三十七萬書曰火人爲之也終

綱曰武庫書火三書災一洋漢安帝元初四年合是無書武庫火災者矣

〔發明〕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有三鎮已蓄異志武庫之火安知非山爲之不然何以而書火而不書其故乎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考異〕討當作擊〔考證〕討當作擊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癸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癸復叛與契丹合攻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儉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喜犹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歸使早出已與哥解并〔質實〕契丹共秋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斬矣〔質實〕二年平盧鎮名注見代宗廣德十一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師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玄宗銳志吞滅四夷，然以綱目觀之，殺明鮮于討南詔而敗，僊芝擊大食而敗，祿山討契丹而敗，則是初未嘗有寸功也。夫以三敗計之，士卒死者十四五萬衆，驅無罪之民，死於鋒鏑，以至於此，循欲喜事邊功而不已，朱詳而書之，其禍著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 十一載 春二月，以粟易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賤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收，則一月不輸官者之家是尚貴不以爲患，遷陽夏忠爲白丁，忠爲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完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乃帥所部突厥（非）叛歸漢北，祿山遂頓兵不進，（賓）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漢北）沙漠之北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〇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鎧伏誅

鎧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鎧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恕害也鎧弟戶部郎中鍔內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鎧恐事洩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詰之私庭鎧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鍔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課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鎧使捕之鎧意鍔在縡所先遣人召之甲午召季鄰等捕縡縡帥其黨皆拒關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鎧必預謀上以鎧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上乃命特原鍔不問使國忠諷鎧表請罪之鎧不恕上怒舍陳希烈極言鎧大逆當誅救希烈與國忠勸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其鎧賜自盡鍔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鎧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與利之臣鮮不爲敗自桑弘羊以來未

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何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集覽耿反

韋會話之私庭韋會於私居庭中說任海川被殺之因經作代反龍武萬騎龍武與萬騎兩軍之號實實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裴冕河東縣人系弘羊洛陽人漢武帝時領大司農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賜爵左庶長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管仲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李悝注見漢平帝元始三年耿壽昌注見漢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增價而糴減價而糶以利農百姓便之後賜爵關內侯

唐法唐得天下百三十六年矣京兆尹未有書者於是始見則以伏誅書鎖其人也鎖之罪奈何窮聚欲以逢君鎖之罪也故自天寶以來書殺書誅者鎖而已然則自王鎖外帝之用刑亦多濫矣哉

發明林甫媢嫉起大獄死者不可勝數而王鎖之罪乃反爲之辯解何哉彼其窮聚欲以毒民任私意以專殺因事而死益亦天殛之耳故特書伏誅以正其罪

以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楚圻相傾幾無一席之安何其著也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爲大夫，不悅，遂漸探那縛獄，令引林甫奏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譖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爲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左藏 考異 上當作幸

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綵物示宰相。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爲殿中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凰賀。賀 格物論：鳳凰，神鳥也，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鷄喙，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考異 辛當作死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爲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朽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

李林甫斷

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發明　林甫窮凶極惡，綱目削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俾削官足以盡其罪哉？蓋隱之也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爲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讓祿抳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謝之。彖曰：吾聾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水也。耳若皷目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質　陝郡　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泰山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嵩山　注見中宗嗣聖十二年

以吉溫爲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爲溫輕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尹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自是爲怨愈深、

癸巳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滯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

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塡之、集覽過門下省審省息井反高宗時定銓注法始集而試已試而銓已銓而注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黃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謂之過官

書法於都堂何議專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於都堂唱注而召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奪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書議之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告李林甫與番思葉護上信之下吏案問林甫請誅議大夫楊齊宣懇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點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賜希烈國忠爵許魏國公集覽阿布思突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年來降抉含珠挑出也含胡紺反說文送死口中珠也周禮典瑞共含玉褫金紫褫丑爾反奪衣也剝去名注見秦始皇其金魚紫衣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黔中郡名注見周顯王七年許魏二州名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許昌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　書剖其棺何甚國忠也林甫有罪綱目於其卒也削其爵矣此則曷爲甚之國忠以謀反誣林甫非其罪也故林甫信可罪罪以反而剖其棺則甚矣終綱目書戮棺三詳漢平帝元始五年

發明　玄宗信用林甫至十九年之久使其移此以用宋璟韓休張九齡亦何不可之有當其在位既任以腹心迨其死也乃始加誅責何哉且夫林甫之罪死有餘辜若誣以謀反則亦非其實矣故書削爵剖棺而不書其罪反以譏之也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

（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以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從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莫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還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集覽　（九曲）河西地名、屬鄯州、初以金城公主嫁吐蕃、遂以

其地爲公主湯沐邑吐蕃因就畜牧自是復叛今哥舒翰悉取其地(質實)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問閻)注見昭宗天復二年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部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朔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監子監衆明經裝服不及

禮部侍郎達奚瑜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道暗上策(其實)未知稅駕之所(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注稅駕猶解駕得休息也謂吉凶未知安宿在何處杜甫詩星駕無安稅(達奚)盧(華清宮名注見天寶六載)椒複姓也(質實)房注見漢昭帝元始四年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領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

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喬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集覽載梁有九德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載采采蔡氏傳曰載行采事也亦言其人有德之見於行者有九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舜典曰三考九載也九載則賢否可見於是黜其幽而陟其明徐庾徐陵庾信皆陳人喬不若喬夫漢文三年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乃喋喋利口從旁代對甚悉集覽禹稷皐陶舜之三臣名詳見虞書典謨徐陵東海郯人蕭之子八歲能文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梁太清初爲通常侍陳太建中爲尚書在僕射及代

文帝軍書受禪詔策皆其所製爲一代文宗時稱爲聰慧之相庾信羅陵人肩吾之子幼

邁絕倫博覽羣書尤善左傳仕梁爲抄撰學士與徐陵同僚詞並綺艷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爲洛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

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卽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

翰林之名侍詔之始

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質實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書棊基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分翰林而北職始分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技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慢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爲異同也而可乎哉集覽翰林院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院而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

奉案韋執誼翰林故事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與宸居密邇故杜甫詩曰翰林通禁籞待詔漢書待詔金馬門注顏師古曰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名待詔不與士齒記王制出鄉不與士齒注疑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私人之目內相之稱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班矣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以安祿山爲閑廄羣牧使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選良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馴之、

書法 書羣牧使何病帝也國忠始以召激祿山欲其速反院而泣訴帝欲加以平章則復沮之而除僕射然後祿山之反愈急矣於是請兼羣牧其欲反可知也從而命之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其欲反又可知也則又從而命是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然則祿山之反雖國忠激之而帝之閽亦甚矣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皇上亦加尊號曾至十四字、

以楊國忠爲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安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垍均官〔質實〕〔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發明〕邊將入朝還鎮乃常事理而祿山必謹書之者志其反逆之階也

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明皇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食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日十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爲寵楊夫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衛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

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已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他華而正之其燮亂爲治易危爲安猶反手耳

【質實】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商書湯誓篇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孟子離婁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日新其德天學傳二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書法】先是日食不盡如鉤矣開元十七年十月綱目不書書日食此其書何日君象也帝之閽至此已甚有不可揜者矣故書終綱目書不盡如鉤二中宗嗣聖十九年是年

【發明】他晦書日食多矣至於不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此特揭書之者所以著明皇盛滿之極天下將亂之漸爲後鑒也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癘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尤氏曰李蔵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攻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

辛國四十餘年自以爲有萬世之安而不
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愼
哉○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
師幾二十萬高僊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
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
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予之臧也
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
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
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
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
何以制之臣愚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
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曰明皇之
言未爲失也其失在非其人也誠使相如
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爲賢
良思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
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
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
李宓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姓名
一統志云太和城在大理府城
又音謐
南一十五里南詔徙治太和城
即
此

晉法之禍及於民且及其家而不之悟也
故備書
識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去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白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晝言對曰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關中注見秦始皇元年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爲桂嶺尉吉溫爲澧陽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污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爲溫訟冤且言國忠忌疾之兩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統志云桂嶺唐之縣名屬賀州宋因之元末省故址在平樂府城東二百八十里賀縣境內澧陽郡名注見高宗上元元年澧州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七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或謂自古聖王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討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瘥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焉盡矣明皇戶口雖多而身自蹙之猶亂階平幾夫其半徒以有一楊太眞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爲乎可不鑒哉 集覽 札瘥左傳注大疫曰札小疫曰瘥才何反 晉法於是戶九百六十一萬可謂盛矣盛極而衰固其宜也

乙未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

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佩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傷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琳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琳受祿山厚賂還盛從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集覽 翽呼外反

書法 書從之何誤不悟也祿山之心至是益可見矣而猶不悟故書誤之

發明 祿山求領三鎮則許之兼群牧則許之於入請以蕃將代漢將則又許之明矣而明皇亦竟許之豈天固欲使之速爲亂者之戒耶不然何迷謬之甚也

據事直書

其失自見

哥舒翰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蔭陳武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故辱手

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寬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馬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劾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之必反而不爲之備可謂迷而不悟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爲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通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況祿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積神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稍定尚在數月之後冀河非復擾亦安有潛還之厚哉蓋安祿山之姦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質實 中使注見

開元十三年 五年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質實 華清宮注見天寶六載

發明 前日玄宗不知祿山之反今既因事知之自宜急爲之備可也而乃恬然不知何哉綱目上書祿山表請獻馬下書帝如華清宮若玄宗者亦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哀哉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雄武而南步騎精銳皆聚於

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非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楊楊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癸酉命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高帝十二年大同軍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河非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非京注同上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東京即東都注見

三道謂范陽平盧河東晏駕注見漢

泰莊襄王元年三州河陽
橋注見漢和帝永元五年

書法　祿山之反固其獸心亦帝寵之大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以速其反其求兼舉牧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將軍五百補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繇後悟又不悟之備焉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編目詳書之其爲萬世戒深切矣○書募兵何譏無備也祿山反狀非一宜有以備之矣帝乃恬不加意倉猝始於東京募兵亦悔矣哉書曰以德之言其無備不能以謹罪致討也綱目上書反不書據前一面之

發明　與治同道閨不興興亂同事閨不亡玄宗英明之君固當脩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黷武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九廟之人骎骎受戮影絕踪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爲反已久

畧無留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用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爲兵其爲後王監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資】郭子儀華州鄭縣人○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資】河南節度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陳留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十二月以高僊芝爲副元帥統諸軍東征

以榮王琬爲元帥高僊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僊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資】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資】榮州名注見高宗永徽六年

祿山陷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

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紅船收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氷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繼數日祿山至援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怨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

李廷望爲節集覽靈昌郡屬古滑州今滑州
度使守陳留集覽是經約徂居登反大索也
約束質實靈昌郡名注見唐
也集覽恭帝皇泰二年

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質實隴右注見秦
西○祿山陷滎陽殺其太守崔無詖質實滎陽郡名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
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介然爲前鋒常清
所募兵皆白徒[illegible]

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
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
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進知
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
皆潰憕坐廳事整衣冠東向再拜謝其母妻
妾訣曰不能守節以辱命負恩深矣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
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孫訪判官
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磔賊黨口凡
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憤
憤之子也祿山以其
黨張萬頃爲河南尹集覽憕直
陵反質實武牢關名注見

肅宗至德元載

肅宗至德元載

肅宗至德元載

者七劉沈魏紹謀登庸珉王雋吉郎幸寔有唐之中否也書兌餘亦六人焉季世盧奕賴杲卿張興張巡許遠世亂識忠臣信矣哉

高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僊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衆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僊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臨汝名注

漢光武建武二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塞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濮陽郡名注見周安王五年宛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儒爲雍陽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先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祗褘之弟也單父尉賈賁師夷民擊斬通儒有衆二千詔以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集覽唐制皇兄

弟皇子皆封國爲親王，親王子承嫡者爲嗣王，祇名也。乃太宗子吳王恪之後。晉紀 雖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濟南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單父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書法 於是書討賊凡六。吳王祇旗兵卿頹果卿張斐太子冏竟等祇其唱也故重與之

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賴王璘爲劍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崔圓副之。集覽 源洧姓名出源羽軼反元和姓纂云晉未南涼禿髮傉檀之子賀大後魏。太武謂之曰與卿同源可姓源氏。晉 永州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山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潁州名注見梁武帝大監七年。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蜀郡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注見晉州人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

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倘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書法　於是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貴妃銜土請命事遂寢，可以不書矣。其書之何議闇也。事機交急，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

發明　天下之事多沮壞於婦人女子，其來已非一日。唐高祖欲立秦王爲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宮以宮嬪之言而止。玄宗欲傳位太子，亦以楊氏之請遂寢其議。肅宗遜位不沮於太平公主之說，益高祖於宮嬪，玄宗於楊氏，是其所私者而慮宗於太平，是其所親者，是以從否不同耳。彼婦人女子初無見識，止徇目前自非剛明不惑，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向使高祖、玄宗胸中卓有定見，則安有隱巢之殺靈武之立哉。綱目書制大子監國而分注載徇主請命之事，識者可以觀矣。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卿孫山甫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徐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

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詰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齊李憕盧奕蔣清首狗河北諸郡、至平原、眞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滿身槌欽瑩之、祭哭受命、祿山以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使五十餘船携其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詰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千餘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質實　平原

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顏眞卿迎琅邪臨沂人師古五世孫景城郡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滄州一統志云清池古地名漢屬浮陽縣隋改曰清池縣徙滄州治此唐因之宋省故址在河間府滄州東故城內鹽山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高城清河縣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廿陵饒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郡名注同上年博平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

殺高僊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遂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益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僊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遣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徐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退敵而退死則宏矣謂我益減糧賜誣也將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成名且素與李山不協召見斥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若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拜僊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集覽 火拔歸仁火拔虜種姓突騎施首領火拔石火畢即歸仁之父

渭南縣名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六年

青法 前書常清敗績遂陷東京又書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罪二將也此其以無罪書殺何今誠譖也綱曰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

然則何以不書官不書
所以微示奔軍之貶也

發明 徐山以百戰驍勇乘銳驟起而玄宗
乃以庸人當之其敗必矣綱目前書
常清武牢敗績次書儀芝退保潼關則二
人不為無罪然玄宗特囚宰者誅哥而殺
之非其罪也是時大盜飛驃唐室勢甚累
卵固當澡雪精神改紀其政猶恐弗及而
乃任用讒諛昏蔽益甚自非天奪其魄使
之大壞極弊為後王鑒何以一至是哉二
人書殺而不書
官罔可見矣

徐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考異 按北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此當書討誤作擊

實實 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僕固懷恩鐵勒部人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書法 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為子儀屬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壹者過矣之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

祿山之至蒙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以備西軍杲卿歸至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襲其西人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

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酺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捕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紛旗爭鋒

候朔方軍至併力夾進傳檄趙魏燕薊齊脊彼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固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同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旬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時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郭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

有漫[缺]蠡城縣名屬恆山郡陘燕薊要脊而還[缺]陘音短截也燕薊並禹貢冀州之域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漢昭帝改燕國爲廣陽郡今大興府是也薊屬燕秦置漁陽郡唐高祖置薊州要與腰同脊脊骨也謂趙魏乃要害大鎮猶燕薊之要脊

鄚城徐廣曰縣名屬涿川正義一統志曰郚音爽今汝州郟縣隸河南[缺]云蒙城

漢之縣名屬真定國晉省後魏復置北齊改爲高城縣置鉅鹿郡隋初郡罷置廉州後復爲蒙城縣唐初置廉州省栢肆新豐安安三縣入蒙城貞觀初州罷以蒙城屬恆州後更曰蒙平天寶初復改漢城縣宋金俱屬真定府元初爲永安州奉復爲蒙城縣[缺]本州之改屬真定府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潁果鄉琅邪臨沂人師古五世孫井陘[缺]曰注見泰王政十八年幽州高祖武德四年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趙魏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燕薊二州名燕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薊注見泰王政三年漁陽郡名注見泰王政三年涿注同上五年漁陽郡名注見泰王政三年涿注同上六年朝歌鄴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猶豫注見泰孝文王元年郟城縣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順陽馬遂汝州人悅之弟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考異] 據提要死[賈]吐蕃西羌
[注] 名注見太
[下] 貞觀八年
子裘
悉立

丙申 十五載 肅宗皇帝 至德 元載 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書法] 未有書僭號者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與爲逐之時異矣終肅[目]

書僭號八祿山恩明朱泚李希烈尚詔黃巢秦宗權董昌

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許遠爲睢陽太守。[賈]

睢陽郡名注見漢後
[主] 延熙十八年宋

[書法] 自書貶蕭瑀爲商州刺史太宗貞觀十年書以爲刺史者四十七惟狄仁傑起復倪若水還任其餘無非貶出者自改刺史爲太守天寶元年書以爲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與以選升是年四月其餘亦無非貶出者若遠者可謂無負矣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

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借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毫卜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殺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倾真可不逾

旬時坐乎大慈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愼於未然之前若車幷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政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僭也夫天之於人安能錙銖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哉要之人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祐爲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蓁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

【大慈】晉康誥元惡大慈注滋惡也大惡之人尤爲人所大可惡【作仁】【洛陽縣】【集覽】名注見

周顯王三年【魔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信都】郡名注見

秦二世二年

【發明】杲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宏矣然袁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焉迎賊賴杲卿感悟相與起兵令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比是以杲卿書于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考異 擊當作討 質實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善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鋒銳大激、恐未易當、不如後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集覽 九門徐廣

曰在恒山郡正義曰恆山九門縣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爲九門（並水並步浪反近也）（正誤）（並水）今拔並音傍去聲義亦同循傍也（資治通鑑）統志云（九門）漢之縣名屬恒山郡北齊省隋唐復置宋省入藁城故城在眞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石邑）本戰國趙之邑名漢始置石邑縣屬常山郡北齊罷隋復置尋復置鹿泉縣唐改名獲鹿縣屬恆州宋以石邑省入金隆爲鎮寧州元改爲西寧州尋復改獲鹿縣

錄眞定路 本朝因之改屬眞定府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遣眞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巡又以千人乘城巡東嵩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軍聲大振（集覽）（賈貴）姓名貢彼義反辟易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辟音頻亦反（賈貴）（譙郡）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賈貴）（眞源縣名本春秋楚之苦縣地晉更名谷陽隋改爲仙源唐曰眞源縣屬亳州宋併入鹿邑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七十二里（張巡）（南陽人）（雍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李懷仙）（柳城胡人）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賈貴）（河北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叛。（魏郡）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之。（考異）（當書討擊當作擊討）（考證）（擊當作討）

（清河）客李暮等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皆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豪在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咎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戶七萬口十餘萬衝討朋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暮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夢年少輕慮必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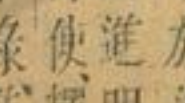
成眞卿不得已舜之蓼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輓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强敵公能無懼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四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翼交等將其兵合清河陳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集覽〔默啜〕突厥可汗名克魏郡軍聲大振〔輕虜〕輕率正反謂輕易也左傳戎輕而不整輕則寡謀崞口雁門郡崞縣地名有崞山崞音郭〔輕虜〕今按只如字貝實〔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崞口〕崞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漢以此山名縣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魏郡〕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幽陵〕地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孟津〕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博平〕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東鄙（堂邑）縣名注見
陳後主禎明元年

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

時非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賊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拾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傅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父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胡氏曰：眞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委曲其

乃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蘧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眞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賊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眞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須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持角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賀蘭虜虜復姓非周孝閔時有賀蘭祥其先有紇伏者與後魏俱起爲賀蘭莫弗因氏焉第五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自湔音箋洗雪也以不

情與之謂質蘭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郭李倚角郭子儀與李光弼也倚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正誤 不情今按謂不 質實 非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第五琦長安人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艸馬食鷹鵰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軍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次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 集覽 珍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

薦蕃薦席也猶今藁薦身之所依口藉渾瑊姓名也渾胡奔反瑊古咸反拔戞勤諸部傳渾瑊渾釋之子或云出自渾沌氏之後 質實 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博陵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以來瑱爲賴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薦瑱以爲賴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

脅質實來瑱永壽人曜之子蕭昕河南人張鎬博州人賴川郡名注見漢後主建

興十年

苻昌

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赍璘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眞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頲才十餘歲才頲才十餘歲才與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

秦及玄志拜官有差集覽頲才十餘歲才猶言財纔通頲才猶言僅正誤眞卿時惟一子頲才十餘歲今按顏方眞卿傳頲乃其子之名集覽誤甚

以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鎬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質實吳郡名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虢州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

之復河北十餘郡。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非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伾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則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

張通儒之曰汝敎我反以爲萬全今寧滯關數月不能進非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敗曰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孫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定

[批]戰注見漢王邦四年一統志云沙河在貞定府新樂縣治南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縣界至博野縣與滹沱合恒陽古地名漢置上曲縣於此屬常山國以在太行之陽轉曲處故名東漢屬中山國北齊改爲曲陽縣屬中山郡隋改爲恒陽縣舊定州唐初因之元和中復名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初改爲恒州尋復爲

爲曲陽縣掾保定路　本朝因之改屬眞定府嘉山在眞定府定州城西四十里唐郭子儀敗史思明於此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孤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安祿山將反狀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宜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後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敵國忠疑翰謀巳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頻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巳擁兵出關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非阻河臨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非皐望之鼓鼓

東成之功
東十四卷
子不能
爲此
所拘

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澤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輜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穴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非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揚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孫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其地對曰將臣盡力上恨不

誅聖人孫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軫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顛覆乎項背相望顏師古曰謂前後相顧也望賓西原望賓縣屬陝州縣南十里奉函谷關在焉高平之地曰原薄山薄范

各反迫近也〔阻河〕阻恃〔潼〕潼上〔法〕見秦王也河水限截以爲阻也〔賈〕賈政二十二年潼水〔陝洛〕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逗留〕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寧寶〕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桃林〔華陰〕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華州〔馮翊〕郡名注同上年同州〔上洛〕郡名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杜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敗績書賊遂陷東京哥舒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扳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爲不書賊之入關繫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重洋國忠也

行賞者爭棄弃郤城四出流死不足贖罪

帝出奔蜀

哥舒翰陷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祿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避令誠掌宮闈管鑰旣久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萬餘匹黎明上餌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衆爲備而動則不至于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

王食萬方看乃至此

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上過左藏閱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崔光遠遣其子東見豫山令誠亦以管鑰啟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於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何絶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宰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糊飯雜以麥豆皇孫

華爭以手捧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亦不四十

四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遷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閤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集覽平安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烽燧

鑒比請較次之也比毘至反閑廐馬禮夏官較人天子十有二閑六種注每廐爲一閑拔唐制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左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武后置仗內六閑亦號六廐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鷄四曰鳴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羣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神主【資】六軍同濛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禁旅之名也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黎明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黎旦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使諸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望賢宮未詳處所【左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九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岷州金城縣注見楚義帝元年麾丘

【書法】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吐蕃涇卒變起倉猝則避寇而去不足深罪也祿山反謀已久而恬不爲備以至狼狽是故書募兵書出奔皆罪無備之辭也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代宗陝德宗奉天昭宗石門華州書出奔四秦王堅燕王寶是年唐主從厚書奔九秦主丕東海秦主崇湟中燕主寶會軍燕主弘高雇魏主子攸河內魏主修長安齊主綽鄴德宗梁州僖宗梁州書走六齊君地夏主勃勃齊主緯再書僖宗

與元如故開書掛二像宗寶鷄昭宗厚陵
○玄宗即位以來奢欲固未免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濟法而後始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發明　禮曲禮曰天子不言出竊梁傳曰王者無出出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爲家京師爲室故所在曰行在所而巡狩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也玄宗躬臨大寶垂五十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盜起乃棄宗廟委天屬獨携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故劉昫書出書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檢揚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譁譟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誅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倘

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圖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儁誅之

【集覽】馬嵬地名也在咸陽西按輿地要覽今安西路興平縣正西一十五里有馬嵬驛

【質實】馬嵬坡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韋諤爲平原太守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二年

陳倉縣注見漢高帝元和四年

【音法】衆怒殺之未有書伏誅者書伏誅何罪宏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網目一人而已矣

【發明】國忠及楊氏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爲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發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網目正名定罪不以其死於亂兵之故而未減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苟不肯留某等願陛下與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走寧王俠與李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願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作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向必區區晝夜爲兒女子遺乎廣平王以赤

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徐徐上馬馳向上日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輩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彼必得其用且宜盡節以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僕俠皆太子之子

（跋馬跋馬回也）（至鄴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延秦）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

將士論之曰朕昏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爰涉至此勢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那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集覽爰涉通作踫留草行曰踫水行注見漢帝紀更始二年倉猝急遽貌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皆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候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彭原郡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寧州平涼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寶）（河池，那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州）

陳倉令薛景儁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考異：投作誅）○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孫孝陷希烈以疏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脇汧隴，南侵江漢，非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貨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寶）（邑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汧隴）夏爽曰汧縣名，隴州名，以汧爲隴治所，故曰汧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江漢）二水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賈]之、[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井陘地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書法]不克矣何以書予義也正臣殺賊偽帥以平盧歸國正也於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爲國矣綱曰前書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此書襲范陽不克後書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叛雖前書叛皆予之也、

帝至普安以房琯平章事

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宰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曰以琯爲相陳希烈罷相下詔以垍代之垍拜謝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賈]

[統志云普安古邑名漢爲梁置安州西魏改爲始州及置普安郡隋初郡罷州存後改州爲普安郡唐初因之後復改爲始州尋又改曰劒州宋初置普安軍紹熙初陞爲隆慶府元復改爲劒州屬廣元路

本朝初因之後又[redacted]普安縣省入改屬保寧府〔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考證〕太子當作太子亨

初太子至平凉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金李涵相與謀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非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繪朔方士馬田兵殺鼎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凉亦勸太子之朔方迎太子於靈武以鼎重之

[illegible]盛冷宮室輦輿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盧簡金知中書令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用漢以來孝同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

忠而以叛父是過矣

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啓玄之禍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犬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閣面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鄴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參猶之際爰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速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北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隆之【張瓊】平

散地平涼舊屬隴右今平涼府有平涼縣在陝西散地注見漢高帝十一年靈武漢朔方郡也今寧夏州是括地志云靈武即肅關也董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奉晨展表誠書也徐廣曰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質質】魏少遊鉅鹿人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李勉京兆人良娣女官名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青決】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焉繼書以裴冕同平章事薇其責於裴冕

六許高祖武德九年惟於太宗肅宗無見

也

發明 舜之嗣位也受終于文祖禹之繼統也受命于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況君父在上者乎此見之命固當宣告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遮立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爲哉是以前史載裴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而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壬皇制以太子兗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之

下皇帝

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光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質實 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三年盛州名未詳沿革豐州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音法 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歟蓋也馬嵬之變也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天下兵馬元帥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

所以示
誡也

發明 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爲帝
哉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
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子之
命下未及於肅宗故耳父不父子不子書
之于冊豈非來
世之永鑒歟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

質實 巴西縣名注見漢後○賊兵寇扶風薛景
仙夫典元年洛陵
擊破之

考異 當書詩誤作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攻○

安祿山遣高尚高使河隴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

考異 新當作詩 祿山遣其將高尚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英乂勒之 一統志云大震關即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南七十二里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迤簡可按唐志汧源縣西有安夷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太中間防禦使薛逵徙築更名疑即新舊二關也者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

崇中興之業不振委任李鄭族之故也

秦後隱居潁陽上自焉兗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鄭族帝之故人也方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與總卅遊從遣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永泰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集覽]李泌董衡釋泌薄必反爲賓友者也。[集覽]或音兵媚反非總卅總聚兩髦也卅音貫頒師古曰束髮爲角兩髻相並也詩總角卅兮[質實]鄜名注見閻元十一年馬嵬改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補]徐孫名注見唐肅宗太遲五年洛昌潁陽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鄜族李泌封鄜族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爲不書召泌非可召而至者也此綱目之特筆也。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

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集覽特進稱謂業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集覽也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質實綏德府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折衝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改扶風爲鳳翔郡質實鳳翔郡注見周顯王八年岐至成都質實成都府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走之考異令上漏城將二字舉走當

以忠義激人心兵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師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奮城中矢盡巡縛槀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等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

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還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大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胡氏日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取[集覽]相勞苦勞去聲慰勞軍守城而已乎[質]釋云恒其勤苦也[課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書]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俌[考證]按俌當書殺當作討

太守王俌誅之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殺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親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儼運迎承恩謨常山承恩謝以無詔命儼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勛盛烈就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儼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

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据四通而自突譬如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信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克疑不決、【考異】信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烏承恩張掖人承胤族兄、河洛二水名注見開元二十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考異】於是侃欲降賊諸將殺之特書計子義也、杲卿之風義其在人者深矣、【發明】王侃雖未降賊然其志已決矣故特書討殺以正其罪、

以顏真卿爲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欲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留處之、至軍事以讓九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故書亦以讓九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猶固之心益堅矣、【集覽】讓先以讓爲九罭表其中所謂讓書也、【考異】平原郡名注見肅宗至德二年、【考異】陳宣帝太建八年、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非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非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

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衆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牧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郡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止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集覽　茅土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疏爵土史記惠

帝使僕射郭子儀李光弼分兵討之僕射官名漢書音義曰統分也

集覽　僕射注見晉文帝開皇二十年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書法　助者何非借也故止稱助則書致助回紇吐蕃於肅宗則書請助致助者德至請助者得請而後至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入討悉稱助請於玄宗則書致助者矣

發明　武王伐紂羣庸蜀微盧彭濮人皆在列漢祖伐楚非新造騎來助亥宗難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夷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

此則知天命在唐
逆賊不足平矣

上皇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
上皇悅以爲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上皇遣給事中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聞知俟克復上京然後歸命嗚呼上京方蒙塵奉冊寶

國寶及玉冊 舊書劉秩等注見晉武
請靈武傳位 舊書帝泰以知八年益州

書法 奉冊寶何以即位之辭也故不書傳位書奉冊寶而已終綱目書遣使奉冊寶如某二是年昭宣帝四年皆不得已之辭也

發明 按肅宗以七月甲子即位于靈武至八月己亥玄宗邠韋見素等奉冊請靈武傳位首尾僅三十六日耳盡少待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況肅宗居儲位有年玄宗素有傳位之意特爲貴妃國忠所沮爾今二人既死帝發馬嵬又有留東討賊之命其天位不歸肅宗將誰歸哉獨理不明欲速而見卜

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嗚呼天理人欲之間幾不容髮可不畏哉

史思明陷藁城（寶）

藁城縣名屬趙州天寶十四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慨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樂樂工雷海青等皆梨園弟子往往獻欷歔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爲樂故雖昇平不忘憂勤況亂離乎

土階憩衣薄食不趾其陋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明皇特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盛在前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祿山間嚮日百姓棄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非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非方鎮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泰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

無纍皆薛景仙之功也。

集證 霓裳羽衣夢溪筆談曰劉禹錫詩三鄉陌上望儒山歸作霓裳羽衣曲蓋謂玄宗在三鄉驛望女儒山所作白樂天詩注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所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曰霓裳羽衣曲諸說各異今蒲中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否或謂令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所獻仙音乃小石調耳亦未知孰是又楊妃外傳開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曲終皆遍此曲將畢引聲益緊也 集證 雅樂譜見於帝中開三年

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犀獸名格物論曰狀如水牛豬頭大腹痺脚三蹄皮黑一孔三毛行於江海水爲之開頭有二角一在額上爲鼻犀一在鼻上差小爲胡獨犀牝犀亦有二角角之貴者有通天花文犀自惡其影常欲渴水經好者有百物之形最大者爲墮羅犀重八九斤此牯犀額角也其花多作椒豆班色深者堪帶胯班散而色淺但作器皿耳兕或以爲雄犀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鎧象獸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一統志云凝碧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千里唐禁苑中王維詩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按維爲給事中爲安祿山所得祿山大宴凝碧池維聞悲甚賦詩悼痛後賊平或以詩聞維得減論下遷太子中允黎園注見開元二年獻祖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支解死刑也謂以刀鋸分人之肌骨故曰支解竇爰注見太宗貞觀十年肇輿注見宋明帝泰始六年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雲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先是祿山取百官宮女送洛陽不書此不可以書書所以爲示後誡盜

者識察之於初

老之戒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 肅宗寶應元年 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

○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

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俟聞之謝泌曰。此固俟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除。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叩謝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陛下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令與臣及元帥參謀軍國。庶幾萬一有補。上從之。泌每奏事。必先呈元帥。然後奏聞。皆行之不可者。輒

心所屬非鄴侯不

特軍政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曙。無虛刻上悉使送宿泌先閱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開禁門繪奏。泌皆隨事裁決。

契悉雲俶與泌掌之。（考異曰。吳太伯注見漢紀。後主延熙十五年。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烽火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烽燧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考異曰。討當作擊）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益擾邊地。上遣使宜慰之。降者甚衆。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胡數

僕固懷恩是時未叛不書義

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計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賀]突厥、比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天德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酬王守禮之子承寀爲嫩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輸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回]回紇州名、注見漢和帝延熹十五年
[徵]嫩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音義]蕃夷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徵兵、曰發兵、尊辭也、曰以兵至敵辭也、曰請救急辭也、曰乞師、卑辭也、終綱目書借兵八、詳漢王邦四年而書徵發者二、是

[發明]貴華賤夷春秋之法也、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前史皆以請兵爲言、故分注亦因而述之、至綱目則書徵兵回紇、徵者徵發召命之詞、不使中國屈於夷狄、此正春秋之意也、立法若此烏有首下足上之咎哉

唐宝应元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屏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鵝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范氏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未，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振]，乾樹雞，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菇，叫稍堅刻以爲棋，擲[賓]庸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彭原之不[賓]都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寧州

寶册至自成都

靠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上不肯受，曰：此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寅，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通鑑綱目 卷四十四 唐紀 肅宗天寶十五載 十一 正編

鞫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從曰此賊皆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舉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彼而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姦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拔誅王敦故事悉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越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讐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

集覽

定省之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文公

家禮曰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此禮之最省也既夜父母舅姑將寢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禮之昏定也（質實）據慨注見漢高帝五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誅王敦故事事在晉明帝太寧二年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而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聞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慮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質實）分直政事筆承旨令宰相分番當直秉筆決斷政事承上旨也

（書法）於是革前弊并一端書此舉重也臣壅蔽皆類此一改新之綱目所予也故書

（發明）天子以四海爲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餙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奸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譴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

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豈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賀賀 日食既注見漢

惠帝
七年

青法 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漢惠帝七年皆人主中年未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即位則其召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達李泌閭巳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為之戒也至其治日食再詳則大答遣之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派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涼上從之

琦作榷鹽 賀賀 洋川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法用以饒 賀賀 十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江漢二水名注同上中 權 注見漢武帝天漢元年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非海太守賀蘭進明請行在、上命琯以爲御史大夫、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疎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請以李揖爲司馬、劉秩爲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畏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范氏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譎見疎、而猶以討賊爲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illegible]

中原板蕩、詩篇名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注板板、反也、癉病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召穆公

當此任使之時而所用非所信乃疏遠之宰相也

傷周室大壞也爲王無道天下蕩蕩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蕩唐岡反曳落河初安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曰曳落河胡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曳羊列反陳濤斜杜甫詩血作陳陶澤中水注陳陶唐書作陳濤斜咸陽地名也斜或音耶非晉用王衍爲三公王衍琅邪臨沂人戎從弟戎嘗曰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物表爲元城令終日清談每持玉柄麈尾謂之談柄與手同色而縣務亦理累遷至司徒後爲石勒所害麈主注見新莽天鳳元年鼓噪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救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使南黔齊民書以招樂安卽時來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部命不從常山諸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若用仙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饒陽神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銳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詢曰將軍真

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永思明曰試言之與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永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雖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張鷟曰燕巢于幕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注云子孫休戒也詩休戒作

質實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張興東鹿人

以叛故季札謂林父猶燕巢于幕喻至危也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鏐等爲之謀主以爲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救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東南節度使韋陟

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
肅言平隙璘詰之、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
郡、季龍遂襲廣陵、破其兵于當塗、江淮大震
高適與來頡幸陟會于安陸、結盟誓衆以討
之 質實 高適滄州人 金陵 郡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 吳郡注同上 建興三年吳
國 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淮南 當
塗縣名注見漢順帝建康元年 安陸 郡名注
見周世宗
顯德五年

書法 遣討者肅宗也書上皇遣何病肅宗
也 肅宗 趣取大物故永王璘保有江
表之心 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
致自反不縮之誅也此特筆也 終綱目一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
擊同羅破之 質實 回紇 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
觀元年 同羅 非狄種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
七年救勒

書法 入援何順辭也終綱目書入援十五
詳皆懲帝建興四年而書夷兵者三
是年回紇及于闐王
肅宗寶應元年回紇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頴川執太守薛愿長

史龐堅殺之

涿山遣兵攻陷頴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就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捨長安四將也從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子儀勿攻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賊下軍于伏渭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遮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益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牽制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還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卑倓于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入子所言願王置之泌不從

張鷟

並塞並步浪反依也近也

兼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

乘微（賈逵）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于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逆擊，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收馬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者使品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惜與，拒而不給。告身三十（集覽）空名告身空若官及書寫官，巨竟不應（集覽）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空者不填，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授（賈逵）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碭郡也（賈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東平郡名注同上，元年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寧陵縣名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賈逵）于闐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殿中監

（發明）于闐遠絕之國，不乘中國危亂侵邊，又不聞唐有召兵之事，其酋乃能自

將赴難、可謂知義者也、故特書爵書入援以嘉其節、所謂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其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

吐蕃陷威戎等軍

凡陷軍七、城三

丁酉 二載 考異 按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此年歲首當大書肅宗皇帝至德二載蓋傳錄闕漏據廢宗即位于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分注廢宗皇帝景雲元年而次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此則當于二載之上仍書肅宗皇帝至德六字 考證 當書肅宗皇帝至德于二載之上○讀按姓氏曰睿宗景雲二年下分註玄宗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至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至德元載明年惟書二載未當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矣 書法 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于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何識也何識識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

以初喜不事事為其所制故其實祿山者李猪兒也

質實 彭原郡名注見上元元年寧州

書法 于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爲誥矣而又以李麟同平章事誠有所不得已也然則靈武之遽益可憾矣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閻賢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箠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謂莊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莊曰汝不行大事吾死猪兒亦許諸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所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欷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僞號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氐儜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兒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書法 不書弒賊之也凡蠻夷盜賊書殺不書弒故太子臨書謀殺恭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 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報大道昭昭固已甚明綱目于此書殺而不

書其父者祿山既不君其君亦安能復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詠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狂胡反逆梟惡滔天曾不惡期其子踏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臨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爵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嘗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陰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恢上前詆訐二人并惡之人諸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誅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胡氏曰肅宗爲太子厄于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于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集覽飛龍小兒輔國本出自飛龍故云然飛龍注見漢注見去年閏廚馬質實良娣女官名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書殺殺無罪也上書安慶緒殺祿山天未絕于唐也而下有此書肅宗之閭如此唐之興復幸矣哉

發明 是時兩京覆沒社稷爲墟肅宗既乘危自立正宜卧薪嘗膽克清大慙庶可功過相補而乃寵信夔佺溺愛祖席聽信讒邪而殺其子重尊覆車之轍其不遂至滅亡者幸爾建寧之亦書殺書爵可哀也矣

帝如保定

上聞安西非延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胥宣 安西鎮名注見高宗

肅宗元年非庭節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大食西域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三年涼鄯二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涇中保定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壍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

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非。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難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遂軍中有小技皆取之。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衆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衆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汝、慶諸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寺閭人帥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illegible]擊軍戰石也張晏曰范鎰希德退走[illegible]石重十二斤爲機

決行三百步弩蓋起此字俗作砲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恒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圍城。巡督厲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

接而已戰圖籌晝一出于巡賊遂夜遁（集覽）歸檀二州（質實）歸檀俱隸漁陽

二州名歸未詳滑革檀

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子儀引兵趨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非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爲安東都護王（質實）年盧節度使注見代宗玄志所酖也

大曆十年安東都護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非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擒其腹心而更引兵東非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

不用鄧侯之策兵禍何時而已

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向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實】陋越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書法】賊僞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所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使思明守范陽深惜之也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李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

已驚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恐于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銑遣兵擒殺之 質實 鄱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江西道名、注見梁

孝元帝承聖二年

書法 璘書反矣、書討宜也、于是皇甫銑擒璘殺之、不書伏誅、何帝有慊也、故再書討、以正謀保江表之罪、不書誅、以致趣取大物之譏

三月、韋見素裴冕兗罷徵苗晉卿爲左相 質實 苗晉卿

(一五)關人(一)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靚有言、使管仲而不卒、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于友色、而又能盡其心于賢者也、于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矣、及讒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祿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于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集覽 張九齡之先見開元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玄宗不聽、至曲江

祭之」九齡家在曲江故于曲江致祭焉由江縣隸廣東始興郡按始興今韶州是杜甫故相國張公詩相國生南紀注師尹曰韶州正嶺徼near粤之地在江漢以南故曰生南紀王洙曰九齡父爲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今爲曲江人「李靖」字泰伯盱江南城縣人仕于宋嘗著周禮禮論五十篇「禍亂不自范陽可耳」謂有此女子與小人不能免其禍亂若禍亂不起于范陽之亂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亦必致亂也

正誤 「禍亂不自范陽可耳」今按張九齡言雖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故胡氏論正使明皇用九齡言而發祿山但可免范陽之亂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亦必致亂也

質 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一統志云曲江漢之縣名屬桂陽郡吳爲始興郡治隋廢郡以縣屬南海郡又廢浈陽縣入焉唐于縣置番州貞觀初改韶州又以臨瀧良化二縣省入宋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爲韶州府治所仍屬焉「內嬖六人左傳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曰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事見說苑

書法 書惜之也易爲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漢殤帝永寧四年

宦者敗而後祭陳實漢靈帝中平六年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玄宗貞觀十九年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是年皆事後之思也然則祀魏徵書姓名此其書爵益何予賢也九

令之卒以長史書于是爵謚既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漢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 無甬東之禍胥子胥之諫不驗無泥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驗太宗思魏徵于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于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爲國遠慮而人主常患于忽其言而不用至于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告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九齡之卒綱目以荊州長史書之今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而不思九齡于林甫之用爭之尤力故天寶之亂雖起于祿山實皆林甫啗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

其二玄宗猶未爲盡知九齡者也綱目于此書爵書謚其所以尊敬九齡者爲如何哉人主觀此其亦聽用忠謀于無事之日毋徒思之于有事之後矣呼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此耳但念諸君損軀力戰而賞不酬勞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權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

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歪（集覽）劉蒿爲矢刻以冉反銳利之也易繫辭刻木爲矢（質）南霽雲魏州頓丘人

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

賊游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爲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季歸仁以銭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晃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于

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施于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于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集覽閫內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譚釋老或騎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偕數百人爲道場于內、鎬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大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奔襄陽

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衆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實實山南東道節度使、見漢獻帝南夏得全建安十二年襄陽南陽郡名

注見周赧王
十七年宛陵

貶郭子儀爲左僕射

子儀詣闕謝罪、
貶以爲左僕射

發明 前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移舍容姑息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赦免死自効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鈹赦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令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啜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于彼恃于縣君而不恃于天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犬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質實】賈至洛陽人曾之子【干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四年侯郡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書法】書有罪讓失刑也是咎也肅宗任之故特書敕

【發明】四海分裂兵交然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也是時逆胡反叛兩京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王去禁以部將擅殺本縣令罪逆當誅況朝紳論列尤爲明切肅宗乃以一敕之能徙而赦之是使反逆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網目于此書有罪書敕免死以深貶之蓋謂之敕免則其咎固在肅宗而非出于他人也嗚乎決罪舍旦免之泥下于

者乎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牛蝨置積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端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抵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鑺扳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應機立斷非忠義之心變化無窮

巡餘金汁灌之賊又以上衆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斷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坐擁强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固辭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至寧陵與城使龐坦同

莿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攻傷之外僅得千八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初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于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遲疑畏懦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爲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

集覽

〔登道〕登丁鄧反與燈通飛陸曰燈西矣

都賊曰陵燈道而超西塘注燈陸級

也（揭落一指）通鑑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云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霽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嗾此足矣。今從舊傳（取人羣禮天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注凡言馭者所以防而內之於善也莊子天道篇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賀賀）（臨淮）郡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程千里（考異）蔡上淅賊將二字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攻城下先戒千里飾百騎開門突出，翦擊之，會救至，還，僵壕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賀賀）（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挑戰）注見漢王邪四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

城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儀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儀爲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遍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踰牆而出、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巢穴在此、請以三百騎追之、適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俟明旦圍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城之兵自城南過、當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回紇不願俘掠之事太宗之時嘗見之

葉護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葉失涉反澧
水索隱口按地志無文而水經以澧水出
非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入洛十三
州志澧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北過上林
苑括地志云澧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南山澧
谷中禹貢澧水攸同蔡氏傳曰澧水地志作
鄠
一統志云澧水源出西安府城南五
十里終南山下合太平高觀谷水東
至咸陽縣入于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老子云豐水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
形見于外子遺注見齊王昭業隆昌元年商
祖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通鑑注見隋文帝
仁壽元年灌水注
見文宗大和二年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奉上皇
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
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
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
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
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
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
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命中使奉以入
蜀因就泌飲酒酒闌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
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外同
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
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

曰臣過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循不得請況異日乎察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暴日待臣如此。臣於事循有不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慫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

請用廣乎建寧若有此心當涕泣辭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太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魁明既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裘瓜辭黃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稱得上表彷徨不

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子君臣哉正生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于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何如矣烏乎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考也 集覽 炎庭瑤啖姓音徒敢反頴通前奏錄有將軍啟鐵冶陵每祖于殿下設香按羣臣奏事於其前

居舍人二員秉筆夾香按分立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引番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俘百餘人。賊皆斬之。李勉言于上曰。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 集覽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華陰 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華州 弘農 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阨 獻侯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俘 戮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紙既盡，遂食馬，馬盡，雖雀鼠又盡。巡出愛妾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眥碎齒，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二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幸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見問婦孺各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致賊，幸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書法 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抑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翺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發明 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于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爲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輿其親也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郡慶緒懇降共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把官軍步騎前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頓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二十餘人而去詐遠死於饒陽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惹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未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猶務欲速不爲遠謀至使

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若與之共事（偃師）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爲患者也（集覽）括地志云偃師縣河南按盤庚治亳殷鄭玄曰洛於亳之殷地故詩亳殷皇甫謐曰今偃師縣是微盧彭濮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注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羌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非（發明）南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併開一統志云（偃師）帝嚳所都之地名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即此後盤庚亦徙都于此改號曰殷周武王伐紂還思偃師徙遂以爲名秦屬三川郡漢始置偃師屬河南郡新莽改師成東漢復爲晉入洛陽隋復置唐宋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發明）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爲多然綱目累書無一詞及回紇者何哉夫以狂胡逮逆宮闕爲罪肅宗苟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憤使大義以討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以縱虜肆掠重爲民害則是中國反聽命于夷狄而收復之舉爲無人矣故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

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書法若此其爲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宋）一統志云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二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于南嶽周職方氏荆州之鎮曰衡山即此其山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六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峰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宋）祝融爲最高（明）泌在憲宗時陳謨獻策補益弘多方收復西京遣詔還山不少逗留然必有不足于中故也肅宗于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己乃欲強挽之留豈乎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惜泌之去亦以譏肅宗之不悟耳夫去讒遠色乃勿賢之首務先儒固已論此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覩於愛子且猶敗之況實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噫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宋）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嚴帝天祐二年于縣

菲來降以爲司農卿 考異 嚴上漏賊將二字

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

書法 史思明降封王爲節度不書書嚴莊司農何譏也祿山之反莊實導之非他從賊者比矣況又與聞慶緒之逆乃大懟也既不能誅而又官之其失大矣書病

唐也

陳留人殺尹子奇翠城降。 考異 殺當作殊 質 陳留郡名

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考異

按巡行例曰帝至某據上書帝至鳳翔此入字當作至

上入西京百姓出訓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蹈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頃首請罪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質 見太宗貞觀八年合元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蜀郡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 上皇書還西京此其書入何還者故當主之之辭也入者自外而主之之

辭也前未嘗書出此
固不得以還書也

安慶緒走餘鄴郡 賈賈 鄴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蔡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爲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吉釋之、尋勑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徵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宣政院、令受岐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一級志云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賈賈 嚴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三十里上有水簾洞、唐甄濟嘗隱于此

書法 秘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其書例、賞忠也、故特書之、

發明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出乎前遽反君而臣賊則狗彘之不若矣魏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爲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汚當其引首待刃之時豈預知不汚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忻忻圭儵爵立人之朝既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伏節死義之守甘事逆胡靦然無耻原有本心特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當朝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於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六等定罪誅殛流放則是生死皆可羞耻其罪著矣當是之時雖欲再死于亦不可得綱目書以魏濟爲秘書郎文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爲固士君子之所當爲者若以魏濟爲特與則希烈等罪亦可少從末減矣此正書法之深意也後之君子不幸而處事變之際者豈亦知所擇哉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重由馬少請貿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爲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市方重 集覽 餘孽孽音臬也中 寶 寶憲宗元和十受之 集覽 庸必有妖孽

四年(沙苑)注見梁武帝大同三年(朔方)郡名
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
玄更始二
年涿郡

書法 書于宣政殿何傷之也曷爲傷之因
門列其人也終綱目書宴十六詳漢

高帝五年書宴蠻
夷者一而已矣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爲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集覽)(更以栗爲九)廟主更易也
王謂神主也自古天子七廟玄宗開元十年
增太廟爲九廟過其制矣何休曰虞主用
練主用栗系者衛喪也期年而祭謂之練
易用栗木爲主取其戰栗也神主注見漢光
武建武二年朝享(鄭玄曰禮人)君每月朝于廟有祭謂之朝享(質實)(彭原)郡名注見
上元元年寧州長
樂縣未詳處所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
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犬利所在嫌
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
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乘何必發精騎邪
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却遷者興慶之不
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俯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請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父兄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屑屑爲來禮以眩耀于衆豈其誠乎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諱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

(貶)露亦而劫遷者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元元年李輔國將射生手露刃遮道奏曰以興慶宮湫隘劫上遷居西內(碑)殺之不得考其死上皇自遷西內因不豫輦舁殺不食浸以成疾而崩是不得考終命也碑敎注見宋主義符景乎元年(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貿貿)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書法)於是帝累表避位請還東宮不許削之也其削之何以爲不近于情而已矣

救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棲筠爲詳理判官、捕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美譽、質實世居京兆呂諲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爲楚王考證立當作徙質實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楚州名注○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

追階勛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扈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非張巡以守睢陽不去、啗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并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

皇尊號○以良娣張氏爲淑妃【資】事物紀原云淑妃婦官名魏明帝所置齊永明中有司奏淑妃舊擬九嬪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加比三司

【書法】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考異】史上漏賊將二字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强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氏者逭于內禍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玭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柰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隘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衆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還之因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施恩撫衆安深德棣等州皆降獨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集覽】烏承玭烏

姓也班賜（瀚安深德棣）六州名滄注見且禮反（暫）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安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非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陷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貶嶺南遠惡州刺史次貶上州刺史次貶下州刺史次貶上州別駕次貶下州別駕次貶上州長流次貶下州長流

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流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壅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埔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爲肅宗者正均埔之罪而爲說置後其〔集覽〕策名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委質帥臣〕〔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陳力〕馬融曰謂陳其才力也〔棄忘寇〕手爲寇賊所殺也〔醢〕醬所和細切爲醢也

粉謂碎之也言到骸之如此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曰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集覽〕元從子弟〕初唐高祖以廟號曰英武軍、〔集覽〕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二萬人號元從禁軍

故妃韋氏卒

〔書法〕故妃耳何以書離不以罪也故錄之終綱目卒妃妾四詳玄宗開元二十

戊戌 五年惟此無識為

戊戌 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書法】堯舜禹湯名而已未有號也至周而後有謚則既沒而後誄其行耳然猶以為臣子不敢議其君於是稱天以誄之未有生存而為是虛美者此本世臣子之諂也今也以父而加尊號於其子則肅宗毋乃有幾微之不可揜者歟至此有可悲者矣故書之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考異】按凡制官者字此以字上【考證】當加官者于浦官者二字【考證】李輔國之上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書法】李輔國何官者也宦者有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書令至誉書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賊將能元皓與所部來降○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書法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書改元何譏也何譏肅宗至是三赦矣即位嘗大赦常事也故不書上皇還西京又赦以爲非常宥赦也故書至是未兩月又以改元赦不已數乎書曰大赦改元譏在數赦不在改元也

三月徙楚王俶爲成王（賈）（成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下辨）○立叔妃張氏爲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成權又言潞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白志貞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集覽）中要中謂中人宦官（賈）潞州注見也要謂有權勢者（賈）隋恭帝皇泰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白馬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荊州注同上十三年南郡

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伷幾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
伷容謂知制誥李撰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
立爲太子卿意如何撰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李
撰隴西人從容注見泰二世二年

崔圓李麟罷以王瓊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與專依鬼神以求媚伷
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

贈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孫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謀竟撫襲
贈顏真卿爲御史大夫遣訴於上上爲之言

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爲
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
并袁履謙尸棺欲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
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
久乃得之請紀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
其子遇艾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
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
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
衾儉薄發棺視之卒
杲卿無異乃始悔服

校注

前書追謚死節之士矣雖張許不如
也此則詳爲詳之譏前代之闇也死
終綸日書贈官十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

而書謚曰某者三顏杲卿忠節睢陽秀實忠烈顏真卿文忠皆死節者也顏氏兄弟居其二焉

六月立太一壇

從王輿之請也上嘗不豫十云山川爲祟頃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頗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蠱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貲數十萬貫以狀聞請以其貲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貲貨 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

行新曆

山人韓顗所造也

貶房琯爲邠州刺史

琯既失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貲貨 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

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
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
服諸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
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
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
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
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
其黨二百人因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
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
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取仁智張不
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
就太原誅之不然思明及將入函仁智事恩
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恩
明久思明怏怏欲反之仁智大呼言曰大集會

有一次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及
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
之范氏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
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
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
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
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
之臣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事捷則反
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非所以弭
亂也既失信于已降之虜又歸罪于忠事之
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鐵券注見中宗
部曲

肅宗皇帝
天寶元年

注見陳文帝
天嘉元年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冊回紇葉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葉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勿以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損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衆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集覽可敦猶言皇后也。可克盡厥安慶緒。集覽突厥之俗。亦號其妻爲可賀敦。寶寶回汗突厥。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一統志云寧國三國吳之縣名。本漢宛陵縣地。晉爲宣城郡。隋省入宣城縣。唐初復置寧國縣。屬宣州。尋罷。天寶中復置。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寧國府。

冊回紇可汗爲登里可汗。

牙帳注見玄宗開元八年。李撝冊回紇有功于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寶寶回紇之歸之者。易詞也。異乎其他結昏突

以子壻傲婦翁坐。損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衆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集覽可敦猶言皇后也。可克盡厥安慶緒。集覽突厥之俗。亦號其妻爲可賀敦。寶寶回汗突厥。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一統志云寧國三國吳之縣名。本漢宛陵縣地。晉爲宣城郡。隋省入宣城縣。唐初復置寧國縣。屬宣州。尋罷。天寶中復置。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寧國府。

冊回紇可汗爲登里可汗。

牙帳注見玄宗開元八年。李撝冊回紇有功于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寶寶回紇之歸之者。易詞也。異乎其他結昏突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橫暴衙事以緒臺沼酣飲爲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諧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爲用上命潮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薛嵩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

勳相統爲敵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蓋兵臼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闕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爲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屬人可知矣肅宗四復兩京衆六十萬衆乘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收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鄭相統屬者但召入朝面授前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次矣不然伸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宜慰處置夫何意乎

集覽

風沙衛殿

齊師薄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風沙衛齊靈公閻人也薄綽郭最皆齊靈公勇士殿都練反軍居後也左傳襄十八年晉伐齊齊師遁風沙衛殿薄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薄綽中肩綽之其右貝丙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顏師古曰亦謂之縣後此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閻人〕綱紀注見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閻尹〔質實〕宋文帝元嘉元年〔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滑僕軍名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鄄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鄄

金軍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鄭城蔡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河南〔鄭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澤潞軍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書法〕於是始命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動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其實專行誅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倒不書宦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

儀爲可以統光弼也其言深矣唐世宦者綱目書宦官者三魚朝恩呂太一劉克明皆非常也

發明 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于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史朝義兵皆合于衛州慶緒悉衆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二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質實 獲嘉縣名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柏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詘也既死衆無鬬志光

遠院身走還汴州、思溫
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集覽】李處耕姓名也 【考】姓名也

【質實】【汴州】注見開驛二十九年大梁 【魏州】注見歡成和二年魏郡

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令其臣民者、人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

汴遣唐中裔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鎮四方、而徐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悉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一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于禮、令、唐蔑之、使士幸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塗炭、凡二百餘年、大率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延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集覽】【八柄】注見漢順帝嘉三年 【一介】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 【姑息】苟息安也 記

檀弓注言苟容取安也伏斧壁注見秦二世二年不庭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高麗東胡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書法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始此故謹志之

曰是楚州殺刺史河東殺節度行營殺都統不可勝書矣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己亥唐肅宗乾元二年（）盡戊午唐代宗大曆十三年 凡二十年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未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騁，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中國國際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24.541 v.72

嗣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招徠於道

【集覽】荔非人復姓

【貫】〔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貫】〔燕〕國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嘉山〕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鄴城〕注見漢獻帝初平四年

【書法】李於軍必書嘉死事也終綱目書李於軍人皆其馬使諸將皆到

賢

段文振仕唐相宇嗣業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月食既

【考異】提要作日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幾誤我舍人幾誤我舍人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質實】〔月食〕注見漢惠帝七年日食既

【書法】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陰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厭之此其應也終綱日書月食一而已

自鄴軍容使所以無統御

發明　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數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雜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之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共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

叔父黃眉兄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大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蓋盡、卒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亦引而去、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竊官軍裝號、私竊效其衣服及每夜姓號、令其不能辨識、質水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抄掠注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澤罪上皆不問、集證

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魏郡（襄邑）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孟津

書法 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帥也。無帥也則前者爲首子儀書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其旨深矣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爲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正猶凶此苟法之所以有邪之後也今以九節度之（而無所統又以宦官臨之是弟子輿尸而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爲文若曰九節度之衆無有能潰之者由自潰也）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漸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咤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怒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

率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集覽（唅音彥平）質實（鄴）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壘、今置羽林、蓋南北牙、文武區分、以制奸宄、今以羽林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金吾）軍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實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

爲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中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賈】

靈武郡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靈州

【書法】書子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問宰相一也、制停中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發明】制敕皆本中書、若旁溪捷徑、則吏書取何用哉、況於以中敕而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覈、其爲悖謬不可勝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蓋亦譏之也、

以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賈】

李抱玉營州柳城人鄭陳潁亳四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潁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

李光弼神將李抱玉屢有戰功、自陳耻與安孫山同姓賜姓李氏、

【書法】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姓譏也、抱玉耻與逆臣同姓、

則賜姓安矣、故不書、綱目書賜姓三事、
徵羅藝徐世勣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
李茂勳
皆譏也

回紇毘伽闕可汗死（質實）（回紇）匈奴別種注見
夷狄吾長號注見
漢後主景耀四年
子登里
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夙翔馬坊押官爲扶天典尉謝夷甫捕殺之
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教益察御史

[illegible]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
皆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
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等
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
貶嶺南尉、鑒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
爲黨貶、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
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峴言直、非
專權、陛下寬之、恐益聖德耳、若（集覽）（鑒）余
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質）傾反
（胡）（胤）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天興）縣名
（實）注同上年雍（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
三年南海（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牂牁（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榮慶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衄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子儀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肅然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頗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以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放罷兵田乡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飾乃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貢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賢案東都注見泰昌裏王元年三月汜水縣名注同上年成皐

以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薦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

思禮而解之、即往謁宋及言思禮挽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爲故人拾之、即日握光晟爲兵馬使、【實】（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代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雁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京蘭州金城人（麾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賜僕固懷恩爵太寧郡王【實】（太寧郡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浦子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十一國公主歸京師【實】（鄯國縣名注見至德二載）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書法】書歸何無子也終網曰公主嫁燮夷書歸者三漢立帝井蒸四年烏孫公主是年鄯國公主武宗會昌元年太和公主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脫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張嘉延襲破荊州、【實】（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荊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安十三
年南京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軍旅洋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實】

【書法】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怊怊貪矣書更鑄重傷之終綱目書鑄大錢六漢後主建興十四年延熙元年丁亥年來唐肅宗乾元元年是年已未年唐書書濫大錢一戊子年非書大卜錢者當一書一當宗寶應元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乃巡諸營、問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西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非惟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崎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棄河南尹帥吏民避

賊而帥軍士靖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庚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頗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彌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逆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北走、孝德追及、斬之以

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朝日出於河北洛濱、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於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置巢鐵叉、當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偪之、既久、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顏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頓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資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顏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兵知 光弼出所知而得所長 能 神料

既已知彼
且戰且退

軍二戰
而後水
也

得希顏、吾必矣。必遂請降、希顏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謂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日陷。抱玉紿之曰、吾力盡矣。明旦當降。賊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千人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入道。開柵門。光弼使間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門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踊躍而出。賊死士矣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非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則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偏。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僕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聖吾旗而戰。吾旗偃、縱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步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鞅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

人必死厲衆

還光弼鶯命取其首延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郎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吁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輩皆遁去胡氏曰中興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掎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河洪重厚不能爲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大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爲國平賊蓋亦小貶以濟事爲務而形見主角自取疑疾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不本朝恩以固權位雖冷明平河北未免怏怏而直尺王良之所爲而謂子儀爲之乎光弼之見安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集覽】亂流【正誤】安問貌論惟貞【正誤】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正誤】尋而直尺【正誤】尺小尋大不可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正誤】王良之所不爲王良以詭爲御而順就變奚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王良【正誤】象馬亂流而進今拔橫流而渡之用譬【正誤】曰亂書亂干河詩涉渭爲亂是也集覽【正誤】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誤甚【集覽】梁洛陽縣名注同上三年渭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澤路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嶺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箕山龍門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石

橋溝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七里澗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河清縣名注見漢帝亥更始二年孟津南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中潭城注同上文非城注同上文猗氏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荊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男女二百餘口還荊襄皆平

【質】【實】

【商州】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上洛

貶第五琦爲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輕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漆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殺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于睢陽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爲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質實】【忠州】注見玄宗開元足以服人心乎

十七年一統志云漆州唐貞觀中所置憲宗時嘗以珍州省入宋熙寧中復置漆州又置漆溪縣景炎三年廢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二十五里【雖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郝之【考異】

提要陝下有衛伯玉三字

擊却當作討破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賈）（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庚子 元年 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五萬逼邠州將過京畿乃分邠寧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西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張晉）（邠州）

（公劉所居豳州玄宗以字類豳改爲邠州寧本秦北郡魏置華州西魏改爲寧州鄜坊）鄜本秦上郡洽鄜縣隋置鄜州坊本周之馬坊地唐置坊州坊北去鄜百一十里（賈）（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宗（賈）（豈）注見太宗貞觀五年（邠寧）二州名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豳寧本公劉邑後爲夏渠戎所居秦置義渠縣始皇時爲北地郡漢爲泥陽縣地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爲寧州又置彭原郡宋復爲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路　本朝因之以安定縣省入改屬慶陽府（鄜坊）二州名鄜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梁搜中部都尉治此姚秦置中部郡後魏改中部縣大統中改曰內部隋屬上郡唐初復改爲中部縣後置坊州宋仍舊元廢坊州以縣屬鄜州 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書法 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有無帥而聽朝恩之讒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爲掎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受其屠戮而後僅得成功哉書曰領節度使病肅宗也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拔之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流夷州

戒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韋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襄州將張維瑾等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制以倫爲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謂輔國乖改奉州防禦使以來瑱襄陽瑱至維瑾等除集覽〔來瑱〕姓名也通鑑釋文瑱音他甸反質少陵詩注瑱音陟刃反未詳孰是質實〔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奉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閏月以王思禮爲司空

武德以來不爲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集覽〔胡廣〕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實實行宦始此書法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爲人求官於諲諲爲補官事覺上言杖而諲罷集覽〔馬上言〕馬姓也上言名也

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質〕〔劉晏〕曹州人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質實〕〔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西原蠻注見代宗大曆六年○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

○救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救開元錢與乾元小〔集覽〕〔榜死〕榜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集覽〕〔榜與榜通〕劉伯莊音蒲庚反、〔質實〕〔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典王侶卒

侶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侶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集覽〕〔侶時招反〕〔侗徒紅反〕〔質實〕〔定〕州名注見周成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考異〕太宇衆按至德元載書尊帝爲上皇天帝無太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儷媛、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

贈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陳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狥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翁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吒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其執上皇馬鞚得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匝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勑仗更選後宮白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成安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脩祉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癌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御覽

如僖嫒倘雅美人爲嫒注所以結好嫒也唐制九嬪之中有貴嫒修嫒充

媛按如僊必媛之名（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爲射生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好在乃存問之辭也（視服膳）察視衣服及所食膳也記文王世子篇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茄葷）茄音加飲食也葷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道家以韭薤芸臺胡荽蓯爲五葷（辟穀爲句注見宋主）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天明宮）注見義符景平元年

大宗貞觀八年（黎園弟子）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六軍）注同上天寶十五載（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一統志云蓬州本漢巴郡宕渠縣地晉屬巴西郡梁置伏虞郡治宣漢縣後又置蓬州治安固縣隋州郡俱廢唐初復置蓬州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爲咸安郡孝改爲

通山郡乾元初復置蓬州宋以蓬池縣爲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爲蓬州治仍如縣本朝以州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巫州）本秦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陳爲沅陵郡隋爲辰州唐初因之乾元初置巫州尋又爲沅州又改爲潭陽郡大曆中改爲紀南來復改爲沅州治盧陽縣元初改置沅州路尋降爲州隸辰州路　本朝初改爲沅州府尋復爲州治盧陽縣入焉隸辰州府（爲安成宜）二縣名未詳治革

（吉法）市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

發明　甚矣小人之爲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謀似密而又亲行叛人易於聽受白非剛明不惑鮮不爲其所移況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强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爲人子位居九五一文一武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通去

制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資實　安史迭安孫山史思明

書法　不果行何惜之也金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那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侯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請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來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遣屬吏李椿徇淮楚王昭器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

集覽　偪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屈突代非複姓也駔況遠反北固山名在鎮江城北一里廻嶺下臨長江山上有北固樓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雲中鳥道相去五十里昇潤昇州古金陵也今建康府是潤州即京口也

【質實】淮南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宋州注見漢爰盎傳八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京口鎮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一統志云徐城在鳳翔府泗州北五十二里即古徐國也濠楚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楚注同上三年山陽白沙山名在鳳陽府城東八十里其山遍是白沙故名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北固山名在鎮江府治北下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登此山乃建樓亦其上遍名北固天色清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雲中烏道相去五十二里下蜀港名在應天府上元縣北一百里俗呼曰官港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二州名昇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入廣陵徇濠楚畧淮西陷昇潤諸州是無反矣然激其反者上不信也以官爵誘人而圖之其爲不信也大矣綱目書其新命曰江淮都統所以病其上也然則江淮之荼毒上之人實爲之

李光弼援懷州擒安太清○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尊位食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留宣蘇潤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郭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甲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

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遣精銳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潰陵

【寶】〔三〕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五〕湖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宣〕蘇湖舒和滁廬七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蘇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吳國湖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舒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和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滁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南譙廬注見漢景帝三年廬江〔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田神功〕南宮人〔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炎興二年

乾元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

考異 據上書劉展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田神功使楊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昭於淮南孫待封茆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蘇矣范氏曰那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溝中肝腸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集覽 羅茶毒胡雅音義遊也茶苦菜名言民之苦毒如茶也賈賈隱革原人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父戍思明土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悍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

侯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開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賈實

帥使 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洛陽 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邙山 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 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 安德 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開喜 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建安十四年

太元十一年

貶李揆爲袁州長史以肅宗同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惡其復入相，陰使人求其過失，諲上疏訟揆冤，揆乃懇揆 賈實 注見高宗儀鳳元年 荊南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南郡

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劉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謂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從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尚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己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故等夷〕故舊等輩不至、畧相羈縻而已、集覽夷平也平謂平爻

貶李光弼爲開府儀同三司

實實〔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段子璋號前、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奉替之、子璋率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虢王巨、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留綿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奐共攻

新實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之實〔梓潼〕注同上年梓潼縣〔東川節度〕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浩縣〔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梓州〕名注同上、十二年革〔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鄭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復以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實實〔臨淮郡〕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

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荅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醋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實】言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至德元載嘗書日食既矣於是再書食既而又加暗焉綱目書日食既

有二未有一世再既如肅宗者以玄宗之惑溺諂見於天一而至一猶皆不盡如鈞

閏元十七年天寶十四年肅宗而再至於既何也曰者人君之表也玄宗溺於貴色君德固已昏矣然君威猶未奪也制於小人女子則威柄胥失君之不君甚矣食既之再夫豈遽然此天之示戒一見再見則禍至必矣故再書日食不盡如鈞而明年徐山反又明年玄宗出再書日食既而明年肅宗即世張后亦兇殺可不畏哉綱目書日食既未有無其應者免者其惟漢明帝乎詳漢惠帝七年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爲宰相、亡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輩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非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集覽】天成地平節、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孔氏傳曰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菩薩梵語菩薩華言普濟也按釋典云菩之爲言了也薩之爲言見也謂智慧了見也非門武士左右羽林將軍掌統非衛禁兵口非門釜

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膜拜胡人禮拜也膜音謨胡反會要曰胡人拜稱南無穆天子傳膜拜而受甘云長跪拜也

【正誤】天成地平節今按此乃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以是日爲天成地平節

【書法】書置道場譏也於三殿甚譏之也曰食百既不聞恐懼修省之實加佛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爲之汙褻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甚肅宗之築望仙書禁中皆譏之之義也